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期

民國廿四年五月廿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一周簡評

使節昇格

本星期外交上一大進展，爲中日中美中英中德使節之昇格。

昇格之事，始於中日，此本宿案，本月七日，日本通過閣議，中國立表同情，兩國正式宣布，在十七日。

日本於通過閣議後，並通知英美等國，英美乃立表同意，德國旋亦贊成，法國亦決計昇格，但時機稍有所待。

日本少壯軍人，頗反對其外務省此舉之過早，在閣議決定後，軍部頗加攻擊，卒以已成之局，不可推翻，但警告外務省，此後務與軍部聯絡。

日外務省之解釋，謂今番乃領導歐美，可謂實行對華自主的外交之一成功。

使節昇格，爲互相尊重之表現，中國自表歡迎，我外交部曾發表聲明，盛稱道之。同時英美德之昇格，足爲中國對各國一般外交上之佳音。

惟中日宣佈昇格之後，華北地方事件，未因以減少，形勢未因以轉鬆，此數日中，有熱河日兵到遵化進剿孫德勤事，此外暗潮，尚不在內。其較好現象，則日方最近確協助取締私運白銀。

日外務省近已研究如何增進中日經濟文化提携之方案，第一任大使有吉氏到任之日，當有所表現。今且保留全局之批評，佇看事實之演進。（一記者）

剿匪軍事的進展

這一週的剿匪軍事，頗有進展。最顯著的是，朱毛渡越金沙江之後，黔滇兩省全告肅清，軍事重心集中於四川一省。朱毛圖攻會理不下，現更北趨禮州，而有繼續北竄之勢。窺其企圖，似欲與徐向前合股。不過自此以北的地勢，山脈綿延，匪衆雖善跋涉，也有相當困難。在川北方面，江油已於本月二十日解圍，中壩同時收復，涪江東岸肅清，平，江，彰，綿，打成一片，聯絡貫通，形勢一變。官軍現已渡過江油河，向西追擊。徐匪於十六日進據茂縣，他的目的自然仍在進擾松潘理番，達其握有松理茂的企圖。蔣委員長於二十二日飛返重慶，日內或更往成都坐鎮，在賞罰嚴明，軍紀振肅的情況下，共匪當不足平。觀楊晒軒的守江油，劉元璋的守會理，以視從前徐匪橫行通南巴，五路軍總崩潰之時，可見川軍風紀業已一變。只此一點，已足樂觀。（草人）

二十四年度總概算

審查數月之二十四年度總概算，本週始經中政會議通過決定，詳細分配，尚未經立法院審查，未克公佈，無從比較。據聞黨政費減少八百餘萬，敎育實業費增加三百五十餘萬。關於目前財政情形，外間不明眞相的，時常傳佈不少損害國家信用的言論，現在概算案決定，已足證明國家財政情形，是有進步的。

但是二十四年度，中央既採取緊縮方針，何以歲出總額較上年度增加三千餘萬？中央雖注重文化敎育與經濟建設，其增加之數祇及黨政費減少數之一半。又按十七年以來財政

狀況，總是每年不敷一萬萬餘元左右，二十四年度概算，用何方法抵補？擬議中增稅的收入，將來能夠抵補不敷之數嗎？在全文未公佈前，暫且保留不論。

美禁銀幣進口

本週美國突然下令禁止銀幣入口，據說是為墨西哥而發。美國此舉於中國，有無影響，以連日上海匯市及標金無劇烈變化觀之，即證明對於中國，亦不過「善意的姿態」而已。

美國假若不禁倫敦大條進口，則各國銀幣——中國當然在內——將紛紛傾入倫敦銀爐中鎔化，不是英國煉銀廠獲利，即美國獨占此項利益。

現在海外銀價仍比中國高，中國存銀難免不有外流的危險，而華北素有「不明國籍」者私運出境，防不勝防，聽說已有法管理，可望不至再發現此類人物。最近政府決定用最嚴厲的法律來懲治私運犯，雖然不是根本抵制之法，但是為安定金融計，也不失為治標之道。（稚言）

日本政局

日本政局，在本週內有一件大事，是內閣審議會的成立。審議會是網羅重臣及各派領袖而成，目的為審議對內對外的國策，增强內閣力量，處理當前的重大問題。該會是諮詢機關，無拘束內閣之力，但是因為委員都是有重量之人，自然也有一些權威。

該會中無少壯軍人，但另外有一調查局，是供給審議會材料的機關，調查局內，卻有一個著名的少壯軍人參加。

政友會二三要人，參加了審議會，因此除了黨籍，政友會一派想同民政黨提携，結果未成功。現內閣的做法是要分化打擊政友會。日本的總選舉快到了；一種希望，是在新選舉中，變化政黨的大勢，或者再藉以謀政黨內閣的再生。

大勢還是軍權中心的政治，問題是少壯軍人，還嫌不徹底。他們不只是對華積極，在內政上也有急進的主張。政黨的離合昇沉，彷彿成了不足輕重的問題。（一記者）

歐局一轉機

法俄，捷俄，羅俄各條約的締結大有使歐局不得不踏上一九一四年前故轍的趨勢。但是據本週的情形觀察，歐局的開展，似乎又發現了一線希望。第一，德國的態度，不出我們前週的預料，已比較緩和。看希忒拉的十三點宣言，如準備限制軍備，遵守條約義務，締結不侵條約，擔保不併吞奧國等等，但是與歐洲的安定很有裨益的。第二，英國發表的國防宣言，對德表示好感，力主集合安全制。德方對此宣言的輿論，亦很為滿意。根據上述兩點，苦悶的歐局，似有打開之望。

但是我們再仔細地把希氏的宣言分析一下，發現他的對英，義，俄，法各國親疏關係的表現，確有很大妙用。至於他對於德國一向的政策，詞調儘管緩和，主張却仍舊强硬，所以很難令人發生過多的期待。至於英國的宣言，則一面盛唱和平，一面又擴張空軍軍備，他目前注重的一點，在想藉此和德國開談空防協定。這個去實現集合安全制的目標，距離也是很遠，不易令人樂觀。所以本週德英兩重大宣言發表後，歐局能否藉此真有轉機，還要有事實去證明。宣言儘管說得響，也是無益。（素）

讀財政報告

稚言

研究國家的財政狀況，必得先讀三種重要文書——決算，預算，國庫收支報告——在中國；決算從未編製過，預算雖按年發表，因執行時缺少統馭的方法，其內容不盡確實可靠，所以要研究中國財政實況，祇有靠財政部每年度發表的財政報告書了。近來關於財政情形，一般莫明眞相的，傳佈不少有損國家信用的言論，不是說財政如何嚴重，就說快要維持不了。這樣使人民對於財政當局信用上發生疑惑，其影響很大。廿一年廿二年兩會計年度的報告，財政部最近才發表，在時間上已嫌過遲，且有明日黃花之譏。我們讀過報告書後，對於財政問題，比較上得一個明確的概念，因此証明中國財政嚴重程度，并不是沒有法挽救。在目前內外環境惡劣情形之下，財政上有如此收穫，不能說沒有進步，而財政當局今後理財方針，能另覓途徑，要從國民經濟建設上着眼，這是值得令人佩服的。茲先就報告書內容，摘要研究，略述吾人之觀感。

財部發表的國庫收支報告，爲研究中央預算上最重要的根據，其內容祇是財部所管國庫，在這一個會計年度裏的出納總數，都是實際收付的數目，有的應該屬於上年度，到本年才由國庫收付，其中難免有挪扯縱挫之處，并不是本年度的實際財政狀況。即如此次報告，『收支實數仍以財政部帳爲憑，收支報告表所列，即依據兩年度內接到之各項收支報告爲編訂之材料，並非將應收應支之欵，一併計入，故表內數字含有屬於前年度之收支而在本年度報告者，至本年度未據報告之收支，亦當遞列於次年度表內』。又如鐵道交通兩部的收支，其數目很大，因另有特別會計，并未列入預算內，此種辦法，學者主張不一，但在研究整個的財政收支上，很覺不妥，而監督上亦不甚便。報告書中雖列有『國有鐵路收入』一項，僅係運輸軍隊及軍需品的轉帳，在財政部帳內不過一收一付而已。此外由鐵道部直接撥付供給軍政費，又各省墊撥軍費的數，又有不明來源——如特稅之類——之收入以供軍費者，在報告書內，都不列入，所以國庫實際收支狀況，很難得窺全豹的。

就報告書中所列舉收支項目而論，收入方面，仍以關稅爲最重要，約佔三分之二，統稅約佔五分之一，鹽稅約佔十分之一。此兩年度淨收入，比較以往有很顯然的進步，具見當局整理稅收的成效。此二年度正值世界經濟恐慌嚴重之時，財政上能有如此成績，已很不易。惟二十三年度恐怕不能有此好現象，因爲美國白銀政策實施後，我國存銀大量外溢，工商業一蹶不振，農村經濟崩潰，國庫實際收支情形恐與報告書中所列的概算數不能符合。總括說：此兩年度的收入比以往都有進步，雖然在這兩年內，失掉東北四省，關鹽兩項稅收損失五六千萬，二十三年度概算書所預計雖增加，實際上恐不能如預期之數了。

關稅收入，雖逐年增加，一半固由於改訂稅則，提高稅率之故，但是除指撥債欵外，國庫所得眞是微乎其微矣。近年來由關稅撥付債欵的項目，計有三種，（一）償還外債，（二）償付庚子賠欵，（三）償還內債，外債內先付英德借欵，其次付賠欵，及善後借欵，按現在匯率計每年約須一萬一千萬元左右償付外債及庚欵以及以庚欵作抵押之借欵，償還內債約一萬萬餘元，每年關稅收入除撥付債欵外，實際政府所得亦不過五千萬元左右而已。

關於徵收關稅，尚有一嚴重問題，即走私盛行是也。因稅率提高，致走私捐失，約佔應徵數百分之三十左右，華南以香港爲中心，華北以大連爲根據，而近年華北尤甚，因此海關增加查緝走私的經費，不在少數，此是很違反經濟原則的。此項損失之數，無形中已不知有多少，況稅則所提高的項目，尚有考慮的必要，將來重訂稅則時，望當局要先事調查，不要「爲淵驅魚」才好。至統稅一項，逐年均有進步，而經徵費用亦不大，惟財部以水泥火柴『尚能抵抗舶來品之競爭』而提高稅率，像這樣完全佔在財政立場着眼，很不合理的，以後若有能與舶來品競爭的出品，政府就要想法多抽稅，眞不啻「爲虎作倀」了。就目前經濟情形看來，要想在統稅上多增加收入，恐不可能，紗廠營業，已不能支持，麵粉廠亦是奄奄一息，水泥火柴還勉强，而政府要加稅，以後統稅沒有多大希望。鹽稅收入雖增，而緝私費用擴大，也是不合理的。烟酒印花兩稅爲數太少了，而徵收費用之耗大，亦有可訾議的地方。今後中央稅收，除另闢新稅源外，應切實整理烟酒印花稅，而徵收費用之耗費，應竭力想法減少，否則增稅之結果，政府所得無幾，而民有「苛政猛於虎」之感了。

現在每年收支不敷之數，恒逾一萬萬元，財政當局抵補方法，即是舉債。就兩年度支出項下而論，軍事費債務費竟

佔歲出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二十分配於國務費普通行政經費，而普通行政經費項下之財務費，竟佔行政費百分之四十五，佔歲出總數百分之七以上，這樣畸形的分配，無論如何巧辯，總是不合理的。軍事費雖然龐大，較之日本之十萬萬日圓，相差很遠，較之歐美諸國，亦甚懸殊，不過八家每年花這樣鉅額的金錢，都充實國防，有備無患，而我呢？却用來清剿國內殘匪，國防上可說私毫未能顧及，其實中國那能容許有國防呢？按現在國際局勢觀察，即使剿匪軍事結束，國防用費，尙需要大宗欵項，預算上軍事費不會有低減的趨勢。債務費在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度約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二十三年度概算則減少至百分之二十八·〇五，玆列表比較如次，

年度	軍事費 元	佔歲出淨數百分比 %	債務費 元	佔歲出淨數百分比 %
民國十七年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八〇	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三八·三〇
民國十八年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五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二〇
民國十九年	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六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五〇
民國二十年	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五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九·五〇
民國二十一年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九·七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六〇
民國二十二年	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五〇	二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〇
民國二十三年	三二二·九九〇·九一〇	三六·二七	二五七·五三〇·三二一	二八·〇五

軍費與債務，互有關聯，軍費不減，債務亦不會減少，因軍費大，所以每年有不敷之數，因爲抵補不敷，所以又舉債，如此循環不已，債務日積月累，利上加利，其結果預算上終久沒有平衡之日，而報告書內，愆期的債務，還未列入，此問題之嚴重，不減於收支不敷之數。據沙爾德氏報告：「政府現有多種債務，幷未按期償付本息，致本息累積，債務日增，此點應注意。蓋中央收支報告表所列不敷之數，祇國庫實收實支，不敷之數，而並未包括到期未付之款，究竟此種到期未付之款，共有若干，甚難確定。……依以上所述，中國政府除現在不敷之數以外，尙有不在償付中之各項債欵到期未付之本息。……中國國債數額並未見同樣增加。一九三二年之新訂債劵還本付息辦法，就其影響於將來之每年負担觀之，實等於每年消失二萬萬元。……惟利息之高，足以顯現最近財政之弱點以及籌欵耗費之鉅，此種情形，比收支不敷數目，實更爲嚴重。』沙氏見到這樣情形，在近來時賢討論中國財政問題者，都未注意到。沙氏慨乎中國政府籌欵耗費之鉅，認爲比收支不敷數目還嚴重，依目前情勢看來

，收支不敷之數，財政當局除仍用舉債籌欵方法外，並無任何新辦法，可見此問題之不易解決。至於減少政費辦法——的確現在國民政府的政費比以前北京政府大——裁撤駢枝機關，淘汰閒散冗員，固是切要而刻不容緩的，但是中央政費除去黨務費外，不過佔歲出百分之十而已，將來至多再減二成，實在不可再減了，而財務費一項，在行政經費中竟佔百分之四十五，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七以上，據說現在正整理稅收之際，財務費不能減少，否則有礙稅收。按財務費原則上分徵收費，經營費，出納費，公債費四項，在中國財務費內，如經營費，可說未有，最大宗的就是徵收費，比較各國，足以證明中國財務開支之浪費。孔財長迭次表示，今後中央財政非取極端緊縮政策，不足以圖存，但最近中央討論二十四年度概算時，中央政費都準備核減，獨於財務費一項，仍不能減少，不知孔氏何以自解？

吾人讀財政報告後，認爲孔氏結論中所述經濟建設九項綱要，有先後緩急之分，一時亦不易做到。惟目前最切要問題在報告書中幷看不出，即愆期債務與籌欵方法是也。現在清理愆期債務，勢必每年由收入項下提存一部，其數亦很難確定，有人主張所有愆期債務，先付利息，本金約定分期償付，預算上自能騰出一筆欵來作準備。此種辦法，能否得債權人同意，自不敢斷定，各國不乏先例可援，此關國家信用，吾人未便置喙，財政當局當有良法善其後。至於論到財政當局的籌欵方法，例如不發公債，而取簡便籌欵的方法，由中央銀行墊欵，一時固可救急，但是遲早總要還的，將來還此筆墊欵時，仍要發行公債，而公債是要照市價折算的，因此政府所負債務，反日益增加，而利息且要超出年息一分以上，政府所受無形損失，眞算不清了。現在談中國財政問題的人，都着重在裁撤駢枝機關，核減政費，其實都是枝節問題，最重要的是財政當局應如何改革籌欵的方法。



考銓制度與行政效率

張佛泉

(一)

二月十五日大公報登了一篇「卑勿高的行政改革論」。行政效率半月刊上前後發表了三篇文章，對這篇社評有所辯駁。我想這完全是由于那幾位朋友的神經過敏。我以爲他們如肯再仔細讀一讀那篇文章，他們很可以在裏面找到他們後來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不過我認爲注意這種行政改革問題的人，和關心國內實際政治問題的讀者，全應該對我們那篇評論裏面的一點觀察加以分析。所以現在我再將這個問題提出，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解說。

對於我國行政(Administration)改革的問題，我們有這樣的一點觀察：現在目前吏治中最大的問題，是親朋援引，胥吏把持，分贓與貪污。爲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對現任公務員厲行考績(或抽考)，應認眞實行行政緊縮；這樣一面澄清仕途，一面再以考銓法規登庸有新式訓練的人員，樹起歐美的事務官制度；這個階段發展至相當程度時，然後方能再講經濟與效率(Economy and efficiency)的推進。在這種改革過程中是有一個先後的秩序的，到某一階段祇應當多注意某一階段的問題，而不應惑於名詞的好聽，不顧事實，將應該加以鑑別的問題，混在一起亂談。(請參閱二月十五日大公報「卑勿高的行政改革論」，五月七日「行政整理與厲行考績」，五月十六日「由減縮政費到行政改造」等社評。)

在這裏我願一再聲明，我絕對沒有反對行政效率自身的意思，我更絲毫沒有反對研究行政效率的意思。我只說在目前這個階段中，尙沒到實際促進行政效率的時候。我說現在講求行政效率是近乎一種高調，有兩種含義。第一，我認爲講效率的整個社會條件還差得太遠。我們應當明白，懂不懂講效率，與能不能講效率之一事，須視社會各方面發展之水準如何而定。人類眞懂講效率是很晚近的事 。祇有當科學昌明，先進國家工商業有了急迅的發展 ，整個社會動轉的Tempo，得到空前的速度之後，人們才認眞講求起效率來。

所以工商業愈發達的國家，愈能講效率。譬如美國工業化程度最高，所以他們也最講efficiency。(Efficiency與business兩字是常聯在一起用的。)在工商各方面都講起效率之後，夙來不想講效率，夙來無須講效率的行政機關，於是也不得不隨潮流講起效率來。並且有人主張將行政的事務放在business principle之上(參閱Herman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p. 1166 足註)。工商業上講效率給行政機關上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但一直到現時，即在歐美各國，一般人的印象，還是政府機關的效率遠不如工商業上的效率。雖然有人以為政府機關可以同工商機關(尤其是大規模的工商組織)一樣講效率(參閱W. F. Willoughby: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 1--6)，但是在實際上政府機關的效率仍未能達到商業效率的水準。由上面簡略的討論我們可以見到，目前在中國講行政上的效率實是一種過早的企圖。在我們完全沒有講效率的背景，沒有效率的訓練，甚至在各方面都還沒有效率的觀念的時候，而獨想在素以腐敗著稱的行政機關裏求得效率，如非是癡人說夢亦必是在舞弄時髦的名詞，自欺不算，還以之欺人。

第二，就改造我國吏治組織之過程中，在今日講效率便等於躐等。我在上面已經指出改革中國吏治應走的幾個步驟。這幾個階段的劃分雖然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可依從，但是階段卻總要劃分的，劃分出階段之後並應予以不同的對策。所以我說在謀吏治改革的途中，應循一個邏輯的(Logical)及時間先後的(Temporal)秩序向前推進。我們大可以仿孫中山先生對政治制度的改造分為三個時期，將改造吏治也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為澄清仕途時期，第二為樹立考銓制度時期，第三為講求行政效率時期。這樣三個時期，如同軍事，訓政，憲政三時期一樣，雖劃不出一條截然的清楚界限，然而在大體上卻很有這樣劃分的必要。因為依牠的程序施行起來，可以得到許多方便。在今日最急待進行的當是澄清仕途，因之至多亦不過能以樹立考銓制度為目標。若冒目講求行政效率便等於躐等。譬如有人中毒，用藥之第一步當然須先清毒，毒去之後，然後方能飲食滋養品以求恢復健康。若毒性正發，反爭先講求榮養，吾知雖庸醫，亦不出此也。

換上更清楚的話來講，在我國的吏治下是根本不能談效率的。依那種登進員司的辦法，胥吏把持的慣例，他們的理想即在貪污，即在分贓，即在有飯大家吃——他們的目的恰與講效率的目標相反！在現有的吏治下談效率，幾乎同在清庭上講憲政是一樣的。依牠們的組織，依牠們的理想看，是不能並立的。欲實現憲政，則專制必先推翻(最多能保留牠

的形式）；欲求行政效率，則必先打破現存的行政制度！在今日若不能將注意力放在澄清仕途方面，而竟高談其效率，簡直便等於與虎謀皮！

（二）

有一個問題，急待回答的，即是：請問「效率」一詞到底是怎樣用法？我以為「效率」可以分成廣義與狹義的兩種用法。假若依牠的廣義來講，則一切的改進，能使一種工作產生較多較精的結果時，都可以說是有了效率。所以依這種廣義的用法，則我們這裏所說的澄清仕途，樹立考銓，及講求效率的三個時期，以及行政學上所研究的組織，人事，庶務，財政等問題，當然都要包括在這一名詞之內的。

但是我們如果對于這種廣義的用法稍加分析，至少可以發現牠有四種不便。（甲）因為意義太廣汎，所以不能由這一名詞中找到解決我們行政問題時應走的先後的次序。主張用「效率」兩字的廣義的，必同時否認我們上面所提出的改革行政制度有階段的說法，而不知對先後緩急加以鑑別。取這種態度的錯誤，我們已經指出。（乙）如「效率」兩字包括行政學中所有的問題， 則不如以「行政學」（Public Administration）一名詞來代替「行政效率」。「行政學」一詞已為習政治學的所通用，不宜再讓其他名詞與之相混。（丙）就「效率」兩字在政治問題中的歷史來看，牠之被採用，被確定，被公認，實是很晚的。譬如積極講行政效率的可以首推美國。然而美國祇有到了一九一一年塔夫特總統時，才成立起那「經濟及效率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一九一三年在「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內成立一個「效率司」(Division of Efficiency)，一九一六年脫離「文官委員會」成立一個「效率局」(Burean of Efficiency)（參看G.A. Weber: Organized Effor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ethods of Administration in U.S.A.）。這比起「文官法案」之於一八八三年通過，相去已三十年了。（所謂「效率測量」Efficiency rating 一名詞及方法也是這時才正式應用的。）由這裏可以清楚見得文官制度與講求效率在時間上是有先後的秩序的。（丁）就目前行政機關組織來看，若說「效率」兩字包括所有行政改進的意義在內，那末國府的考試院恐怕全應該劃入「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員會」了。這是與事實不合，恐也不是事實所許的。因此我們可以見到所謂「效率」兩字，牠的意義一定不是極廣汎的。那末我們再看一看現在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委員會的實際工作如何。

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委員會自去年六月起始籌備，本年二月正式成立。提倡襄贊的是汪精衛先生和甘乃光先生。到由行政院參事徐象樞，內政部參事張銳二君會同主持。總幹事是僑務委員會的李樸生先生。職員和經費都不多。我月前在南京時專到這個委員會去參觀過。牠們目前的主要工作，據該會的當局說，有下列幾種：『（一）公報問題。據聞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發刊之公報，每年共需經費十餘萬元。編製體裁，殊欠一律；材料重複，在所不免；出版日期，亦不一致。如能集中編製，統一發行，則經費人員均可減少。且格式改善，較便檢閱。（二）檔案整理問題。各機關檔案管理方法，雜亂無章。前者內政部曾試行改善辦法，仍未盡善。現正由效率會對於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檔案管理實況，做詳細之調查。候調查就緒後，再根據事實，擬具改善方策，加以試驗，然後再由院通令所屬遵辦。（三）公文改善問題。國內機關，大都以文爲治。而公文格式，確有改善之必要。例如政府布告民衆，起首照得，結語切切此示，中間駢四儷六，而一般民衆則茫然莫名其妙。效率會正對此問題研究合理改善辦法。同時希望能使每道公文可省若干字數。（四）庶務問題。各機關庶務購辦制度之不良，盡人皆知。現效率會正在研究如何推行集中管理公開標購等辦法。據效率會已得到的統計，中央各機關之公用車輛每年消耗合計在九十萬元以上。而各機關因管理方法不一，每輛車之消費，每月自一百三十元至一百八十元不等。（五）考銓。效率會現對分類考績等問題，亦正在研究中』。

雖然主持行政效率委員會的人，表示願對行政大小問題兼籌並顧。但依牠的組織而論，實恐除了一些不關大體的小問題之外，牠是沒法過問的。這是事實問題。依行政效率會所進行的工作來看，我們可以說「效率」兩字不是指廣義而言。

現在讓我們把我們的觀察重新說一下。「效率」兩字如係廣義的，則汎談效率，而指不出改革行政應走的先後步驟，實是沒有甚麽意義。如亦贊成我們所劃分的幾個時期，則不如將「效率」兩字當做狹意義用。但如「效率」係指狹義的，那我們便以爲現在有更重要的問題當前。我們應將主要的力量集中在肅清吏治方面，而尙談不到講效率；我們需要的是猛烈的瀉劑，而尙談不到服用滋補的藥丸。如謂祇有藉講效率方能去貪汚，我們亦已證明，在現有的分贓制度下這是做不到的。現在的組織，根本不是爲講效率的，牠也是不能講效率的。祇有改造了現存的組織，打破有飯大家吃的惡傳統時，才足以談效率，至少祇有到這時再談效率才會發生

具體的效率！

（三）

還有一義我們也要在這裏指出。這便是，我們所說的考銓問題，並不完全是今日行政學上所說的「人事」(Personnel) 問題。行政學上所說的人事問題多半是文官制度已經樹起之後才發生的。所謂人事問題，泰半是注重怎樣補缺，考核勤惰，升降方法，請假，告老，職員之進修，訓練，組織等問題的。這些問題都是在新制度上了軌道之後，才正式發生的。在離這種新制度還遼遠得很的政府，除了學者應先做一種研究的準備外，我們站在實際觀點來主張行政改革的，似尚不應將精力放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有更實際的問題．更嚴重的問題，立待我們解決。這便還是貪污的問題！舉例來說，我們今日的問題，不是已經施行了文官制度已有幾十年歷史的歐美諸先進國所有的「人事」問題，我們的問題是一八七〇年前的英國的問題，是一八八三年前的美國的問題。英國沒有正式採用公開競爭考試之前，他們吏治上的仇敵是「援引」(Patronage) 制；美國沒有通過「文官法案」之前，他們吏治上的仇敵是「分贓制」。這種仇敵未能克服之前，其他謀改進吏治的方法，都是不能奏效的。

尤有進者，英國當時的援引制，與美國的分贓制，未能與中國的貪污吏治相比擬。我們所受的毒比他們還厲害，我們生病的歷史比他們還長久，我們的仇敵比他們還頑梗！中國人愛財，但又輕視工商業，所以陞官便成了發財的唯一途徑。陞官何以能發財？貪贓，受賄，刮削！常任胥吏的正當報酬，每低到不能維持生活。政務官自己帶來的親信朋黨又多清閒得沒有事做。在這些人的重重包圍之下，大員欲不貪汚每不可得。即自己不貪汚，也有太太，親友，僚吏代貪汚！這一點實是中國最特殊的現象。這種等視作官與發財的態度，與公認做官即應發財的國民心理，我敢說是任何國家也沒有過的嚴重問題。這種深固普遍的卑劣心理如不能悛改，則我國行政改造是難期成功的！

中國吏治問題有這種複雜的背景，是這樣的嚴重，所以我才說牠不能與文官制度早已樹穩的政府中「人事」問題相比擬，即幾十年前英美的貪污吏治也未能相提並論。所以我更認為這時尚不能抬出「效率」兩個字來。已經得到高官顯爵的，已經將親友位置妥當的，這些人來高談「效率」，眞未免是欺人過甚！這些人談「效率」簡直是仙人摘豆的障眼法，簡直是煙幕彈。貪污制度得着效率兩字，便可以在暗中延長了牠的壽命。中國人是健忘的。國民革命軍方推倒北洋

軍閥時，我們常常聽到肅清吏治的口號，近三數年來新局面已經粗定，講效率的呼聲又高入雲表了！中國人不但健忘並且容易被催眠，所以我們願在這時立起來提醒國人：我們的吏治問題，仍和以前一樣嚴重！

（四）

但是論到行政效率之研究，則完全是另一問題。三四十年來是我國政體改革時期。所以國人多注重憲法，總統，內閣，民主，獨裁等問題之研討與爭辯。這些問題當然是最基礎，最重要的。但如果想建樹一個所謂現代的政府，祇有上層制度的變遷仍是不夠的。現代政府是一架機器。其中有許多基本機構是絕對不可少的。這種基本機構便是文官制度。也就在這方面是我們近來應當將注意力轉移過來的。所以我說學政治的朋友大可以由「憲法」轉到「行政學」上來。因為我們覺得一個現代政府的機構是我們所亟需的。我在旁處已經指出事務官在政府中的重要（參閱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四十七期，拙文「考銓制度亟應樹立」）。現在我祇願再用一個譬喻，來說明文官制度的重要。我們都知道今日的軍隊多半是現代的，打仗再不用空拳或刀劍。牠整個的組織和器械都是合乎科學的。各國軍隊的上層表面組織儘可以不同，然而祇要稱得起是現代軍隊，則牠的基礎的設備與訓練，各列強在大體上都不能相差過遠的。文官制度也正是如此。這種基礎機構就等於軍隊，牠的組織與訓練能擺脫舊有的方法，換上新式的方法時，才稱得起是個現代政府。英，美，法的民治國家也能，俄，義，德的獨裁國家也能，但他們政府的基本構造卻大體是相同的。

這種新制度建樹好了之後，即使大員及所有政務官再想肆意剝削亦必不可得。事務官在這時不但不再助紂為虐，並且因為自己地位的穩固，待遇的提高等利害關係，甚至可一變成為政務官的監察人！

現在稍稱得起是文明國家的，民主政治也許還不能運用，但是新式文官制度在大體上全已樹立成功了。我們在這方面還差得太遠。今日的吏治與遜清的吏治究竟有多大分別，我們很難看得出來。但在正需要建設的我國，新式的行政組織卻是需要更急的條件。所以我們很希望研究政治學的，肯對行政改革問題予以切實的注意。我們在目前雖然所最急需的是澄清仕途，是為考銓制度開路徑，而在實際上還談不到行政效率問題，但是對於我國整個行政（不祇包括執行executive。司法，立法——如果我們有立法可言——等機關的行政都在內）系統做詳細的分析，對既往的吏治徹確監罰

研究，爲未來積極的行政改革做充分的準備，這無疑地也是有必要的。

對現在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員會，我以爲應當提高牠到相當獨立自由的地位，可以容牠獨立做研究，自由發表批評以期喚起國人注意，自由提出建議以期能對行政有實際改善。政治專家沈嘉偉氏在「改進中央行政管見」（見行政效率半月刊二卷八期）文末建議現有的行政院行政效率委員會的職權應當擴大，最好能將該會直接隸附在國民政府之下，我們認爲這是最有見地而又最合理的辦法。至少效率會應當改隸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及銓敘部掌理實際考銓事宜，效率會（或改稱行政改革研究委員會）則專對改革吏治問題作科學的研究，爲實際改革做準備。站在國民的立場，我們大概都覺得考試院的成績過少。所以然的原故，恐怕考試院的組織和主持人都須負責任。現在行政院行政效率會內的職員，據我所知道的，幾乎都是有過現代政治科學訓練的，他們並且對於效率問題有自動的興趣，這種現象實是最可喜，最值得社會予以鼓勵的。考試院如能得到這些新份子，我相信牠可以增添許多生氣。效率的經費也應當增加。國外對行政改革有經驗的專家，也可以聘來做研究指導。比如像 W. F. Willoughby 這樣的學者與實行家，又因爲同中國關係深，早即明白中國情形，如果要請他，我相信他一定肯來，並且能比一般的專家或顧問可以有具體的供獻的。

另外，學術機關，如各著名的國立大學的政治系，也應鼓勵牠們研究行政改革問題。已經起始這種工作的，社會上更應當設法補助他們。比如在美國，研究行政改革及效率問題的公，私，國立，州立，市立的機關不知有多少，我們現在祇就這方面還沒有偌大的需要。不過像他們在一九一六年私立的「行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也大可以由一種文化機關撥出欵來，公推對行政學研究有素的學者出來做指導，仿效成立同樣的一個研究所的。我想這樣一個非官式的機關對改造行政一定可以帮許多忙。

（五）

還有一點在這裏要指出，這便是改造行政制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吏治系統，不但牠本身是齷齪的，並且將陞官看成發財捷徑，已成了整個民族的牢不可拔的心理。所以要想改造牠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時常有許多人責備考試院的活動與成績太少。嚴格講起來，考試院也不能負其全責。因爲整個社會背景使得牠欲有所爲亦

不可得。整個政府之組成都未能脫離舊吏治的窠臼，社會上如沒有大規模的行政改革運動作考試院的後援，在考試院任職，也是同旁人一樣在做官，試問他們究有多大力量能推動行政改革？甚至他們究否有這種熱誠，有無這種必要，都不是完全沒有疑問的。

就旁的國家改造行政系統的歷史看，有的是由負政治最高責任的人自己發動的，比如十七世紀時的普國 Frederick Willam，便是這樣地完成了一個有軍隊紀律的文官制度，成了德國最寶貴的一件遺產。但這一條路，沒有絕對負責的領袖是不容易走的。另外有許多國家的行政改革便完全是由於公衆意見(Public opinion)的强迫。比如英美便是好例。他們都是在政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相當上了軌道之後，才注意到行政改革。目前中國的政治革命恐亦不能即承認已經完成，在這種光景之下，行政改革究竟能否成功，我們實在不敢預言。就近幾年來的歷史看，使我們對行政改革很不抱樂觀。不但考試院做不出顯著的成績來，即監察院有許多彈劾案也極使人失望。今日腐舊的勢焰之盛，恐怕絲毫不減於我們所常咒詛的時代。最近還有很重要的機關，因爲長官的更換，便由一個會館變成了另一同鄉會館。又，今年因爲預算不敷，日前中央行政機關於是有普遍減薪之議。這種不肯裁冗員的辦法，恐怕多半是出自有飯大家吃的心理的。站在國民的立場來看，我們既認爲薪可減，而員亦該裁的。現在已改定裁併駢枝機關。但我們看了他們所定的裁併機關的原則，真可以使人氣得發昧！(參閱五月十六日大公報社評)祇待政府自新，恐怕至終是個失望。

爲今日計，我主張我們應當立刻發起一種行政改革運動，提出澄清仕途與樹立考銓制度的猛烈計劃，喚起全國人士的注意，在各地組織「促進考銓制度委員會」對各當地的當局與以堅强的迫促，嚴格監督用人與行政的實況，逼牠非採用文官制度不可！非這樣，我相信我們再侈談幾年行政效率，敢說仍是無結果的！

現在我將全文結束起來：我認爲改造我國的吏治最初步的工作是在怎樣澄清仕途，爲考銓制度開路；講求細小的經濟與效率問題爲時還過早，講這些問題如非無關大體，即亦少實現可能。但研究效率問題，做改造行政的準備却很有意義。就現實來論，若干年來行政改革無成績，今後似非發起全國輿論總動員，强迫政府刷新吏治不足奏效。

建設新四川的展望

周開慶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兩句話，成了歷來批評川事的『名言』。直到現在，在社會上還有很大的力量。其實呢，這兩句話不惟誤了四川，而且可以說也誤了中國。我們以爲：縱然歷史的事實是如此，但到了今天，到了大家都覺得有建設新四川之必要的今天，我們必得先把上述那種觀念改變過來。我們必須對於四川先有一種新的認識，然後新四川的建設才更有其意義，才能够因爲大家的心志齊一，步趨整飭而更趨於順利，這是我說建設新四川應先有新認識的大意。

拿地勢來說：四川北連青海甘肅，東接陜西湖北湖南，南與貴州雲南爲鄰，西界西康而通西藏，差不多居全國的中心。且我國的富庶之區爲長江流域，而四川則適居長江流域的上游，取得一個策應各方之形勢。這不獨在國內是治亂所關的地帶，在對外的國防上也成了一個重心。因爲，這是很明顯的，立國於現代，不能不有充分的國防設備。中國的國防，此時既未能在沿海一帶建設起來，且即從事建設亦有甚大的困難，此觀於年來的近事而已可熟知，則我們爲應付將來國際的危機，保障國家民族的生存，只有把國防的重心建設在內地。環顧國內各地，足以當此重任的，只有四川最爲相宜。一則四川在中國的腹地，居中可以策應四方；一則四川人口衆多，物產豐富，挾此富庶區域，進固可以促全國政治上軌道，求我國國際地位之提高，退亦不失爲我民族爭生存的最後根據地，如土耳其之安哥拉一樣，基瑪爾終以此地而完成其復興土耳其之偉績。故就地勢來說，開發四川與建設新四川，不獨爲完成中國統一的必要條件，實亦爲鞏固國防之緊切工作。

其次，就人口與經濟兩項來說。四川人口衆多，過去的傳說，全省人口在七千萬以上，佔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現在據一般的統計，又說只有五千萬人，這數目雖然比七千萬人較少，但仍佔全國總人口的八九分之一。這一二十年來，四川民衆，在暴軍苛政之下，其苦狀乃不堪言。中央政府，應該早點設法把這些痛苦的民衆拯救起來，這固然是天經

地義。且如能把四川引上了軌道，對於中國的統一，可以說也加上了一層堅强的保障。我們試想最近幾年來國內的亂事，假如四川是完全的在中央政府之控制下，其發生或竟可減免，或撲滅亦當較爲迅速。又從經濟方面來說，我國目前的危難，莫重於經濟。四川土地之肥沃，物產之豐富，如能盡量開發，其有大助於國民經濟之繁榮，實至爲明顯。又四川民衆每年的負担，統計各軍每年的表面收入，已經不下一萬萬五千萬元。再加以各縣的地方附加，及一般貪官汚吏的中飽數目，全川民衆每年所出，至少不下三萬萬之多。這一筆大欵，不惟沒有拿來作一種正當用途，且反成造亂之資。正反之間，利害益判。今後中央政府如能將四川政治澈底加以整理，使民衆所出捐稅，均得用於正當用途，這應該是國家稅收上的一大幫助。所以從國家財政上去觀察，整理四川與建設新四川，亦有其非常的必要。我們要知道：現在中央政府每年的收入，不過七八萬萬元，而四川今日每年民衆的負担，（這是從來沒有解送到中央去過的），已經等於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了啊。

以上所述，是從地勢人口與經濟三點來略談四川在全國地位上之重要。約而言之，四川的民衆過去是太痛苦了，我們現在應該趕急的設法把牠拯救起來。不寧惟是，以四川地位之適中與富足，應該是保障國家統一與鞏固國防的一個重心。我們要切實的把中國弄好，只有先把這個重心弄好起來，至少也要同各地同時幷進。四川弄好了，不惟可以鎮壓各地的反動，使全國政治可望永保安寧，更進而可資以開發青康藏各地，以堅固我國西南的邊圉。

八年來中央對川政之措施

本文的題目是川省政治之展望，但我們如要了解今後四川政治的動向，必須先明瞭幾年來川中政治的大略概況和中央對川政的措施。這一段所要說的『八年來中央對川政之措施』，是要從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的時候算起。

四川，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幾乎沒有幾天平靜日子，這是爲一般人所周知的。民國十五六年，那時四川的防區制早已形成，各軍各據若干縣，不相統屬。名義上雖然還有一個省長賴心輝，但他早已沒有力量來主持川政。他隨他所帶的一些軍隊住在江津合江等縣，省長行署就設在江津縣城內。至於省長公署下的各廳，均仍設在成都，但除了還有少數人留着負保管檔案之責以外，自然沒有其他工作可言。民國十六年，發生了寧漢之爭，一面則北伐軍事，仍在繼續進行中，中央政府，對于川事，在事實上無力過問，遂採取一種羈

應政策。只要川中的軍隊不附和反動，不出而搗亂，俾北伐軍事不受其牽掣和影響，縱使川軍徒掛上革命招牌，實無革命誠意，也在所不計。這種情形從民國十六年一直繼續到十七年下期，北伐軍事，大體上已底於完成。全國各省的政治，均已略有革新的氣象。只有四川一省，還事事依然。這時川內民衆及川外人士，主張解決川事之聲浪甚高，中央政府，也覺得川政應加以整飭，遂於是年下期發表川省政府委員人選，並發表治川綱領。這一次川省政府委員人選中，在黨中有歷史和在中央服務的人佔得比較的多，這是表明中央希望川政早日走上軌道，又慮到川中的軍人或不足以負担此改造重任，故多派與中央直接有關係人員，担任工作。至於治川綱領，則全文如次：

『四川僻處西陲，頻年內訌，兵多而匪益滋，稅重而民益困。政出多門，民生凋敝。秉鈞失職，無可諱言。迭據旅外商民，在川人士，或文書呼籲，或來京請願，政府關懷川局，無時或忘。惟治病須去其標，振衣先提其領。業經任命委員，尅日成立省政府。樹統一之機關，破防區之弊制。以至低之限度，爲初步之籌維。其關於軍政者：川省養兵鉅萬，無益國防，徒滋內亂。應即大加裁汰，儘量縮編。釐定軍額軍制，不得自由擴充。各處所設兵工廠，即一律停辦，以絕內亂之源。其關于民政者：各軍就防區內任命官吏，流弊極多，亟應統一任命權於省府。地方行政制度，尤應確立，庶可澄清吏治，發展民生。幷應切實籌備地方自治，以爲憲政之機。其關於財政者：現在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應即一律停止，以蘇民困。征收機關，應即統一，不得各自爲政。全省幣制，應即整齊劃一。各處造幣機關，一律撤除，不得再鑄惡幣，致紊金融。其關於教育者：所有教育經費，現在者必須保障，不得挪移。將來者必須增加，務宜切實。幷應整頓制度，改良內容，實行三民主義之國民教育，以符中央教育宗旨。其關於民團者：各縣民團應歸各縣政府直接監督指揮，嚴禁軍隊擅提團槍，收編團衆。其關於司法者：法官任免，應聽中央命令。地方政府及軍隊，不應干涉司法。經費應有的欵，不得減欠。此爲政府整理川政最小限度之計劃，應責成該省政府於最短期間全部施行，然後再爲第二步之設施。所有施行細目及辦法，限該省政府成立後一個月內撰具呈報查考。須知北伐完成，訓政伊始，政府受黨國付託之重，川人責望之殷，對於川局，具有整理決心，必當切實進行，認眞督促。所令各節，事在必行，不容絲毫敷衍。政府即以能否切實實行觀該省政府之成績。務宜勵精圖治，急起直追，解川民之倒懸，致川政於上理，政府有厚望焉。』

中央政府這一篇治川綱領，實在說得非常的懇切詳明。假使那時川中的軍人，果有相當的覺悟，一致擁護這個綱領，讓政府健全的組織起來，遵照中央的意旨做去，那麽，川政至今應已早上軌道。可惜事實與願望相違，中央所發表的省委，有些因爲川中環境複雜，根本就沒有入川就職。省政

府雖然一度的成立了，但只是一個空洞的東西，毫無實力。對於中央的治川綱領，不獨未能於『最短期間，』『全部施行』，恐怕就連治川綱領的『施行細目及辦法』，這種文字工作，也沒有『擬具呈報』。而四川的政治，從民國十八年到十九年，仍然一直的是在防區制度的控制下，毫無一點進展。這時中原多事，中央正忙於戡亂討逆，『對于川局』，雖『具有整理決心』，但亦無法『認眞督促』了。

民國十九年年底，大局變亂敉平，於是川省內外請中央解決川事的呼聲又忽高。中央關懷西陲，於二十年春間改組四川省政府，任命劉文輝爲四川省政府的主席。省府委員；多爲川中實力派的人物。劉文輝這時正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兼川康邊防總指揮，其防區達六七十縣，其兵力在川中爲最盛。故中央這一次改組川省政府，其欲責川中實力派以整理川政之責任的意旨，實頗爲明顯。這一屆的省府，後來曾一度正式成立，假使主席劉文輝能勵精圖治，縱然川中其他各方不就軌範，其本身防區內所轄各縣，既佔全川之半，宜亦可大有作爲。無如此後兩三年，川中內亂時時爆發，省府等於虛設，川中的政治，仍不能因省府之改組，而得毫末之推進。

民國二十一年下期，川中內亂發生，各軍混亂不已。這時中央政府，曾發表過一道停戰命令。其要點在重申民國十七年治川綱領的意旨。這時四川政治的紊亂，從這一道命令裏便可以看見一般。不幸這一道命令，仍等於具文，川中內亂，由一次二次以至於三四次。各軍防區雖互有消長，而赤匪已乘機而入，遺今日川局以莫大的憂患。剿匪須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川省政治既如此的一團糟，欲求剿匪工作之能順利的完成，又何可得？所以中央政府，於去年年底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入京請示後，即發表改組四川省政府的明令，任命劉湘爲主席，以期健全四川的政治。各種情形，容在後面另述。

川政失軌下之行政概況

這八年來，因爲中原多事，中央政府，忙於戡亂討逆，抗日剿匪，以致對於川事，未能爲積極之整理，雖改組省政府，至再至三，而成績毫無，中央也只有聽之而已。所以在這八年當中，四川可以說並無省政府之存在。在這整個川省政治失軌的情形之下，於是一種畸形的行政狀態就發生了出來。

所謂畸形的行政狀態，就大體上來說，是全川依據着軍隊的勢力分佈，分爲若干個軍區。如在最近的幾年，四川

有二十軍（楊森）戍區，二十一軍（劉湘）戍區，二十三軍（劉存厚）戍區，二十四軍（劉文輝）戍區，二十八軍（鄧錫侯）戍區，二十九軍（田頌堯）戍區，新編第六師（李其相）戍區，與暫編第二十三師（羅澤洲）戍區等之別。這些軍區，各各獨立，各有最高無上的統治權，無異把整個的四川分成了七八省。在某一個戍區內的軍民財政教育建設以及團務等，均歸該戍區的軍事首長全權處理，這一個軍事首長，就等於那一省的省府主席。在組織上來說：各軍區爲處理該區內一切行政事務起見，均有政務委員會或政務處之設。如所設者爲政務委員會，則每由該區內最高軍事長官任委員長，以其親信一人任副委員長，實際主持會務。此外設政務處者，則設處長一人，副處長二三人。又無論所設者爲委員會或處，而其下均分設有行政教育建設團務等科，以分別主辦其戍區內各項行政事務。現在且舉二十一軍司令部政務處的組織概況及其權職，以見一般。這裏讀者應該知道，二十一軍司令部的政務處，是已經在本年二月中四川新省府成立時撤銷了的。現在所說的，是本年二月未撤銷以前的情形。

在最近一二年來，二十一軍戍區，有六七十縣之多。戍區裏的行政，既然由軍司令部全權處理，則此處理的機關，其組織上之龐大，與職權之寬泛，可想而知。我國的各省，全省只有四五十縣的很多，那麽，此時二十一軍戍區所統治的縣分，已經可以說有了一省的大小了。二十一軍司令部處理戍區內行政的機關，在幾年以前，是政務委員會，但三四年來，則一直的是政務處。政務處爲軍司令部下所設各處之一，與參謀處，副官處，財政處，軍醫處，秘書處等平行，惟其職權則確較各處爲大。政務處設處長一人，副處長二人，下設總務，行政，團務，教育，建設，司法各科。科設科長。其下更設科員若干人。處長秉承軍長之命令與軍司令部參謀長之指示，主持全戍區各縣行政事務。如縣長之調動與考核，縣政府下各科（教育科，建設科，財務科，以及團務委員會）人選之委派，各縣中級學校之委派，以及戍區內各法院法官之委派調動等，均由處長簽呈軍長決定辦理。科長則秉承處長與副處長之命令，辦理各該科所屬事項。如係團務科，則主管各縣團務委員會一切事項等是。拿這種組織來與一個正式省政府相比，則這樣的一個政務處，頗與今日之聯席辦公的省府情形差不多。各科就等於各廳，處長就有點等於主席。因爲他甚麽都可以管理，其權實大於一個省府的民政廳長。不過他事事仍當取決於軍長，故又畧與主席不相同罷了。至於戍區各縣稅收人員如徵收局長，烟酒公賣局長以及印花稅局長等之委派調動，則爲財務處之職權，政務處不能過問。

政務處（或政務委員會）這種組織，沒有法令的根據，當然是一種畸形的組織。不過這種畸形的組織，在川政失軌，省府未能行使職權的時候，自亦有其過渡和維持現狀的意義。假使主辦的人能認眞的幹，也未始不可以做出一些事情出來。無如以軍權爲中心的政治，終究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用人不能打破『調濟』這一個圈套。川中各軍戍區內的行政人員，其由『主官調濟他』這一個事實而來的，實在要佔過半數。他們或是軍師旅長的同宗同鄉同學或親戚，或是追隨多年的部屬。主官認定這一些人過去是『太辛苦』了，現在應該委派他們去大而任縣長，小而任科長校長之類，去『調濟』他們一下。明白一點的說，就是要叫他們去拿幾個錢的。自然，我們不能說四川的一般行政人員都是很壞的。但在『調濟』這樣的一個觀念之下，四川的政治，其終必流於貪汚一途，乃是必然的結果了。川中一般行政人員的進身之階，不是攷試，不必憑本領，而要憑與各軍師旅的關係和保薦。這樣一來，其複雜和不健全就不待說了。

川政不統一的原因在那裏？

川省政治不統一的情形，從上面一段裏，我們已經可以知其大概了。但川政不能統一的原因在那裏？這是值得我們來加以研究的。我們要談整理四川政治，建設新的四川，當然應先知道過去川政不統一的原因。猶如醫生治人的病，應先明瞭其病源一樣。

關于這個疑問的解答，一般人的見解，都說是防區制之爲害，也就是說四川是軍人割據的局面，軍權未能統一。因爲軍權未能統一，所以政權亦無由統一。這種認識是一點也不錯的，譬如中央政府在民國十七年所發表的治川綱領上，就有：『樹統一之機關，破防區之弊制』的話。而二十一年所發表的停戰命令上說：『早知癥結所在，首在防區惡制』，就更已把川政不能統一的原因說出來了。作者過去在川中各處講演，也曾根據孫總理的革命程序來分析四川的亂源。認爲四川在革命進程裏，如今尙沒有經過軍政時期。因之一切革命的障礙未能排除，新治無由建設。而欲求川政走上軌道，計惟有以一種革命的武力將那些私人的武力肅清或加以整理，將川中一切軍權統一起來。川中的軍權統一了，如此一切武力不惟不至於防害川政的推進，而且可以幫助川政的推進了。不過我現在的認識，對於上述的見解，又似乎進了一步。因爲，軍權不統一，誠然是川政不統一的原因，但川中的軍權何以會形成不統一的局面，這卻有待於我們再加以研究才是。我的解答第一是川省地面太遼闊，交通不便；第二

是川省出產太豐富，第三則川中軍人缺乏國家民族的觀念，也是一個原因。何以說川省地面遼闊交通不方便是形成軍人割據的主因呢？我們要知道，全川有一百四五十縣，面積凡四三〇．六三四方公里，比其餘的省分大到兩三倍。又加以交通不便，地多險阻，在事實上，遂易於形成若干區域。此若干區域，不幸而遇着野心軍人，彼假藉相當兵力，即可割據自雄，成一單位，易守而難攻。此各個單位一形成，整個的四川政治，亦分而為若干重心。故過去川中如重慶，成都，潼川，遂寧，綏定各地之互相對立，就有如民國幾年我國政局之南北對立一樣。要消滅這些重心，使全川只留一個重心，計惟有將各重心間的距離縮短，交通便利。我敢相信，假如成渝鐵路成立，則成渝兩重心的形勢即可以打破。從此如兼顧成渝須兵力十萬人，現在減至五萬人或再少一點亦可應付裕如。而欲打破川中軍人的割據局面，最要的是從發展交通做起，乃最為明白的事。第二川中物產豐饒，也是使川中軍人形成割據的一個原因，大凡一個人為惡，也要有為惡的憑藉。假如四川貧瘠不堪，則各軍割據一方，勢將無法生存，更何能憑以擴張實力，無惡不作。只因四川太富饒了，一個軍隊單位，只要佔據幾縣地方，都可以供其揮霍，為所欲為了。現在四川的一般老百姓，雖然已經被剝削得痛苦不堪，而在作者觀察起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似乎仍比湖北河南河北較好一點，這不是川中軍人的苛雜政策還不厲害，而是四川『得天獨厚』的原故。此外川中有些軍人，太缺乏國家民族的觀念，因之每不顧大局，致力內爭，致使四川長在糜爛之中，就更不用說了。

本屆川省府之成立及其措施

川政失軌，既已歷有年所，而自赤匪於民國二十一年竄入川境後，更使川局加上了一層重大的憂患。剿匪軍事與政治息息相關，川政既不統一，而將影響於剿匪之進行，至為明顯。去年八月，川北剿匪軍事『中沙之役』發生，川剿匪軍頗受創傷，匪勢忽熾，剿匪總司令劉湘憤而辭職，至此川政之亟待革新，乃益為各方所認清。此後劉湘入京請示剿匪機宜幷報告川事。中央遂於去年年底發表劉湘，劉航深，甘績鏞，郭文欽，楊全宇，鄧漢祥，謝培筠等七人為四川省政府委員，以劉湘為主席，甘績鏞長民政廳，楊全宇長教育廳，劉航深長財政廳，郭文欽長建設廳，鄧漢祥任秘書長。

從這一次川省府的人選觀察起來，中央此次改組川省府的意旨，與過去略有變更，是要將整理川政的全權交給劉湘，是很為明顯的。十七年中央改組川省府，除川省實力派人

物外，中央曾參加了幾多人。二十年中央再度改組川省府，雖然有將川政整理全權責諸劉文輝之意，但川中實力派的各方，仍然參加有人，有一種讓各方均來參加的用意。至於這一次，則可以說中央已把川政全權交與劉湘了。劉本人現任四川軍事善後督辦，四川剿匪總司令，陸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其所有的實力，是現在川中最大的。至其餘的六個省委，劉航深是過去二十一軍部的財務處長，甘績鏞是政務處長，郭文欽是參謀長，鄧漢祥是劉湘的駐京代表。教育廳長楊全宇與劉雖無甚直接關係，但聞也有相當的間接關係。惟謝培筠一人，爲接近二十八軍方面之人物。從這種分析看起來，中央已把整理四川的全權交給劉湘，不是很明白的麼？

這一屆新省府是於本年二月間在重慶成立的。新省府成立後如何去統一這破碎已久的四川政治，這自然並非一件容易事。兩月來我們所見到的，新省府正努力於下述幾種措施：

第一，自新省府成立後，川中各軍，已一律表示交還戍區內的一切政權。省府方面，已定下了統一各縣民財各政的計畫。全川各軍軍費，實行統收統支。從此各軍事長官，對于戍區內一切行財政，不能再加干涉，而由省府統籌辦理。

第二，將各縣的行政人員，分別的加以對調，如像把過去在二十八軍戍區內某縣任縣長的某人，調到二十一軍戍區內某縣任縣長，其他可以類推。這種調動的用意，一在打破過去的戍區觀念，一在將其調動後，或可減免一般行政人員的貪汚習慣。因爲既經調動，當不敢如過去在本軍戍區裏之有所恃而敢於作惡矣。

第三，規定全川一年一征，在軍事未結束前，則照一征比額多征三倍，就是一年四征。我們知道，過去川中各軍征糧次數，多的每年征到一二十次，少的也四五次不等。現在川省府這種規定，如果能夠實行，當能略減川民負担。不過最近川中各軍，已發現倒塡年月多征糧稅的事情，這眞令我們有『至今不悟』之感了。

第四，是實行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四川的吏治太壞，實行行政專員制度，應該是必要的。全省共分十八區，除有五區，或係匪區，或正在物色人選，尚未決定外，餘均於五月一日由省府發表。計第一區李爲綸，駐新津。二區王次甫，駐資中。三區沈鵬，駐永川。四區梁正麟，駐眉山。五區陳炳光，駐馬邊。六區冷薰南。七區未定，駐滬縣。八區未定，駐酉陽。九區劉經猷，駐奉節。十區劉景淑，駐大竹。十一區夏首勳，駐南充。十二區羅璽，駐遂寧。十三區鮑英，駐綿陽。十四區未定，駐劍閣。十五區袁濟安，駐巴中。十

六區未定，駐茂縣。十七區雷風，駐雅安。十八區未定，駐西昌。這已發表的十三人中、除王次甫，沈鵬，羅經猷三人，係由鄂皖等省調任外，餘均係劉湘所保舉。各員或曾任師長道尹，或現在行營參謀團供職。

川政之前途

上面這幾段，偏於事實的敘述。根據這些來觀察四川政治的前途，想當為讀者所樂聞的。現在將我個人的觀察，約略的寫在下面：

『亂之極乃治之始』，這句話很有道理。四川省的過去，不能說是還沒有亂到極點。既然如此，則現在總應該是『治之始』了罷？因為連年的內亂而使川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漸漸的軍民也將同歸于盡了。因為連年的內亂使赤匪得以乘機而入，於是四川於兵災以外，又加上了一層匪禍了。這是一些亂極的現象。但因此却使四川的軍事，漸漸有形成一個中心力量的機會，使四川的軍民，大家都漸有了覺悟，要求政治統一的心理，都很為迫切。而最值得欣幸的，是使中央政府也覺得對川事再不能置之不理，而採取一種積極的措施了。為求迅速完成川中的剿匪工作，因而有行營參謀團之派遣，蔣委員長更親身入川，主持一切。以上各種事實，造成了四川革新的一個機運。目前的四川，雖然一切還在無頭緒與恐慌的狀態中。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現在是整理四川政治的一個很好機會的了。

有了這樣好的機會，還要看在這個時會裏負責的人何如？現在四川負重要責任的當然是劉湘，他是省政府的主席，省政府所屬的各廳，都是他可指揮自如的人物。他又是四川軍事善後督辦與四川剿匪總司令，直轄的部隊，約佔全川部隊之半，在二十萬人左右，是川中實力最大的一個人。拿對中央的態度來說，這七八年來的川中各軍，頗有朝秦暮楚的情形，而劉湘則尚始終如一。至於劉湘個人的私德，如不治私產，不嫖不賭不納妾，事業心很重，都是比川中其他的軍事領袖較有希望的地方。雖然在用人方面，亦間有為人所不滿的批評，但在目今的川局裏，中央責成他來負整理川政之責，不能說不是一種比較適當的處置。

不過川政之受病已深是不待言說的。整理四川的機運雖然來了，劉湘雖然是一個適當的主持人物，而有無其他的阻礙還是難得料定的。在防區制實行已久的四川裏，一旦要說到實行統一政治，是不是能很順利的進行？這一次中央改組川省府，在人選方面，川中各軍都沒有參加，是不是會有暗潮發生？省政府的政令，各軍是不是會陽奉陰違？如省府決

議不准由各軍直接徵收糧稅，而某某等軍已有倒塡年月仍事估征的現象發生，今後是不是還會有其他的花樣出現？這些這些，雖然也是一些可以預想的困難，然而這些預想的困難，是否會大到根本阻礙整理川政的進行之程度？因此種種，所以如今仍有不少的人，是爲川局的前途抱着悲觀的。

至於我個人的見解，則比較的單純。我以爲四川之需要一個中心力量中心人物，猶之全國之需要一個中心力量中心人物一樣。以劉湘今日在四川的地位，有形成一個中心力量與中心人物較大的可能。假如劉湘是毫無二心的在中央政府與蔣委員長之領導下努力整理川政的工作，我相信川中各軍沒有一個人敢反對他的。從而川中的政治，也可望順利的走上軌道。自然如愼重用人以澄清吏途，發展交通以根本消滅割據局面，與全力剿匪以安定社會等，是他今後所應努力以赴的事。如果劉湘對中央而尚是陽奉陰違，則其他各軍對劉湘對省府之亦將陽奉而陰違，事實上是難免的。苟其如此，則今後的川省政治，又只有繞轉灣來走過去的道路了。這是我個人的過慮，今後的事實表現應該不是這樣的。至於四川民衆之應該一致起來，監督川中當局，努力川省政治，則又是我不必贅說的事。

西化與創造（續

——答沈昌曄先生

張季同

三「西化」之解析

（1）西方文化是一個嗎？

許多人都好談全盤西化，卻完全不注意西方文化中之分裂與對立。現在的西洋文化，眼見并不是純然一個。明顯之極，西方現在有兩種不同的文化存在，一是資本主義文化，一是社會主義文化。固然社會主義文化尚未完全成熟，而資本主義文化卻已在沒落之中。我們談全盤吸收西方文化，我們是全盤吸收西方的那個文化呢？我們一齊容納這兩個互相矛盾的文化嗎？

（2）全盤西化可能嗎？

全盤西化論者不過是高談理想，其實完全沒有顧到現實的可能。我們可根本問一句：全盤西化或整個西化是可能的嗎？不論西方文化中有對立，我們難以一齊把這矛盾的文化取過來，即是西方文化中無分裂，我們也難以整個的採納過來。政治制度可澈底西化，經濟生產可澈底西化，科學應整個採納；而西洋哲學思想固應多量的介紹，但我們能掃蕩了一切中國哲學思想而完全入於西洋哲學的傳統中嗎？衣服，我們能使四萬萬人都換成西服嗎？吃飯，我們能把筷子廢掉，一概改用刀叉嗎？顯然，那是不可能。

這只是從淺顯的方面說，從深切的方面看，全盤西化尤爲不可能。一般談全盤西化者，其心目中所謂西方文化大概即是指資本主義文化，但我們可問：現在中國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帝國主義的宰割束縛之中，能夠建設起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文化嗎？帝國主義容許我們的民族資本盡量發展嗎？

我們說全盤西化不可能，即是說在現在中國的情形下妄想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文化是不可能的。

（3）全盤西化必要嗎？

全盤西化不惟不可能，且亦不必要。西洋文化中許多東西，我們根本不必採納過來。如耶教，我們必須全變爲耶教徒嗎？吃飯，我們必須廢掉饅頭米飯而改吃麵包嗎？大量的生產應學，而奢靡的消耗也應學嗎？

我們在現在想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文化固是不可能，而在這全世界資本主義沒落之日，我們還妄想建立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也不必須。

沈先生說：「新的文化必須以世界文化之最高原則爲原則」。我不知

何謂世界文化之最高原則？假如是指世界文化之根本規律或最高目標，那麼，新中國文化當然不能違之。如指資本主義文化之根本原則，那中國文化是不必以之爲原則的。

沈先生說：『中國的新的文化精神的養成，第一步須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中國新文化精神之養成，固須採西洋的科學，哲學及健康的生活習慣等，然而我們也必穿西服嗎？我們也必須吃西餐嗎？我們也必須說西洋話嗎？西洋話不止一種，我們說那種呢？

中國文化中有些流弊，把中國弄成這個樣子，西洋文化中豈即全無流弊？流弊易染，精微難學。只言全盤，或只先學了流弊來。中國文化流弊已如此極，再加上西洋流弊，這「文化病人」如何受得了？這種兩種流弊會合的情形，在現在中國都市中，不是不常見的。

西洋文化，多量採納是必須的，全部搬取，却根本無需。在現在談全盤西化，不過作了資本主義侵略的先鋒隊而已。

（4）量的注意與質的注意

我覺得對於採納西洋文化，我們的眼光應轉換一下，我們應從量的注意轉到質的注意。我們不要求量的全，我們却要求質的深。西洋有宗教有科學，我們可不必把宗教也採取過來，而只取科學。但在取科學時，我們要深入的取過來，我們不應只取應用科學，我們也應取理論科學；我們又不應只取科學知識，我們且應取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不惟取科學精神，更應取爲科學之基本的哲學思想。不止科學，又如政治，不應只取某政治制度之外面形式，更應取其內在精神。我們講民主，講社會主義，不要只作爲談論的資料，或外表的裝飾，我們應在實踐上表見其精神。我們又豈能只學西洋的制度工藝？我們對於西洋的世界觀人生觀，即對於西洋哲學，我們更應採納。然而在世界觀人生觀上，也不必整個的承受西洋的，我們應有所抉擇；而我們要學那部分，我們就要深切的學之。

對於西洋文化，我們不應儱侗的隨便的摹倣，我們應選擇的批判的把握着幾項要緊的，作深入的學習。我們不要全盤西化，我們要選擇而深入的西化。

與其儱侗的講全盤西化也許取其糟粕棄其精英，何若選定西洋文化之最珍貴的貢獻，爲我們所最缺乏者，而澈底的深切的追求之？

四　文化創造主義之真諦

（1）創造，破壞，介紹

現在中國的文化工作，至少有三方面：一破壞，二介紹，三創造。在現在中國社會中，舊文化之要不得的罪孽的殘留，仍在很有勢力，我們要有以破壞之，消除之。西方文化許多有價值的貢獻，還都沒有學來，我們應繼續介紹的工作。不過，只破壞舊的而無以代替之，則舊的常會乘其空虛而復位；只介紹而無以融化之，則所介紹者常飄浮而不能生根，所以我們更應注意創造。我們有新的情境，我們有新的問題，爲應付這新的情境，爲解答這新的問題，我們必用已用過的方法嗎？還是也可創造新的方法呢？我們是應該能創立新的解決方案的。

有些人以爲，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社會，思想各方面

，都保持中國舊有罪孽的特徵，太多太深，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制，到了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這些舊有的罪孽的特徵，正是我們所要以大的努力加以克服的。所以我們不只主張不復古而已，我們亦主張「反古」，我們不只要發揮卓越的文化遺產，我們也要掃除要不得的文化瞖垢！工作是兩面的，我們豈主張與舊勢力妥協！

虛心的介紹西洋文化，實是艱鉅的大工作，中國比西洋落後了三百年，趕緊追上是第一要務。西洋有許多大貢獻，我們如自己創造，至少也須二三百年工夫，現在既可學習，爲什麼不急急學習？

然而對於西洋文化，却也應保持批判的態度。盲目，在任何地方，都是不成的。在一意義上，有批判的態度一點，也正是學西洋。我們學西洋，要學其精神，求其立說創制之本意，而不可執着其現在形式之外迹。西洋可學者，在其分析的頭腦，批判的態度；而其創造精神，第一應學。

（2）何謂創造的綜合？

想了解創造的綜合之眞義，還須了解對理。對理中有所謂否定之否定，新事物之出現，及拔奪作用。創造的綜合即對舊事物加以拔奪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舊事物，一面又保持舊事物中之好的東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舉揚之；同時更有所新創，以新的姿容出現。凡創造的綜合，都不止綜合，而是否定了舊事物後出現的新整體。創造的綜合決非半因襲半抄襲而成的混合。

試就哲學舉例，康德綜合了理性論與經驗論，然而康德不是平庸的調和，而是創造的綜合。康德的綜合猶未免機械，因爲康德止於二元。馬克思恩格斯綜合了黑格兒的對理與費爾巴赫的唯物論，成立對理唯物論，更是創造的綜合。

凡創造的綜合，都必對于所綜合的東西加以進一步的發展而綜合之，同時幷有所新創以爲主導的要素，絕不是各取其半的調和。

（3）自然與人爲

現在有些西化論者，以爲現在不必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或嶄中國文化之創造，文化是有一種根本的惰性的，只要老實的努力全盤接受西洋文化，其結果自然會趨于折衷，而形成一種新的中國本位的文化，用不着現在來提倡。這種東西文化結合之果自然趨于折衷的看法，自然是一種比較客觀的看法，然而却忽略了一個問題，即：我們只應任文化之自然的發展呢，還是應加以有意識有計劃的助力呢？我們應任其在無意識中自然的折中呢，還是應認清實際的趨勢而加以人爲的指導呢？我覺得，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對于文化的發展，是不應只任其自然了。初民的文化創造是無意識的，現在的文化改造是不應無意識的了。我們應有自覺，我們應能有爲，我們要捨棄無爲因循，我們要作歷史的推動者。自然的發展總是慢的，幾百年工夫不算回事，中國吸收佛教思想就是任其自然，結果經過一千年工夫才消化了而形成新思想。我們還要演此覆轍嗎？我們不應該來一個人爲的綜合嗎？

我們是應藉文化惰性之自然的作用來維持中國本位呢，還是以自覺的努力找出舊有的文化貢獻而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同時消滅一切文化瞖垢，阻礙西洋文化之輸入者，使不發生惰性作用呢？

對於文化之根本保守性，惰性，我們是要予以克服的。我們所要發揚的，乃是舊文化中「其命維新」的活的東西，能啓發進步而不阻碍進步的東西。

我們應任帝國主義之自由侵蝕，剝削嗎？我們只應消極的順應世界嗎？我以爲，對於西洋文化，我們不應只求『消極的適應』，我們不應只求『消極的適應』，我們應敢作『積極的奮鬥』。

（4）創造原動力

沈先生說：『創造是需要原動力的！』誰會說創造用不着原動力呢？不過沈先生所說的原動力，却未必是眞的原動力。沈先生說：『這時候的中國有創造的力嗎？所採納的西洋的部分的文化既將因和中國固有的文化不能融合爲一而死亡，不能給中國以創造的力，而中國固有的文化，老實發揮不出創造的力來了，何從談得到創造呢？』原來創造力須從一個文化來「給」出或「發揮」出！那麼，在未有文化的時候，那裏來的創造力，來創成原始文化呢？

沈先生說：『在中國已創成了新的文化以後，那時有豐富的創造力，可以做到中西文化創造的綜合』。已「創成」了新的文化以後，那時才有豐富的創造力！可是在那時以前，既無創造力，又如何能創成新的文化呢？

沈先生認爲創造力是要從文化精神發揮出，我則認爲創造力實由健全的有創造性的人民發揮出。所有健全的國民，康强聰敏，有魄力有膽量，無奴性無惰性，肯下苦工夫，有創造精神，有堅定的信仰的人，就是創造新文化的原動力！這些人的信仰，那能激發精神鼓舞勇氣的信仰，就是創造原動力！

中國現在有創造力！健全身體是創造力，健全的頭腦是創造力，堅定的信仰是創造力，不挫的勇氣是創造力！新的經驗無限，新的理想無窮，只要不受舊事物的圍制，人的腦，手，是自會創造的。

（5）創造是侈談嗎？

有人以爲創造是侈談，是大言不慚。這種看法，我不能同意。當然只管口談創造，實際上毫不努力，是最無恥的事。然而在現在中國，有所創造，在實際上非不可能。並且，在採納西洋文化的程途中，如肯努力作澈底的吸收，便難免于學習之外有創造的貢獻。除非自己束縛着，甘于作一個奴隸。比如研究西洋哲學，如只作歷史的研究，當然只有介紹，（然而如能寫出一本新的與衆不同的西洋哲學史，那也是創造）如更作問題的研究，眞下工夫，新的創發，是自會有的。在科學上，作問題的研究之重要遠在歷史的研究之上，實際在實驗室中下工夫，或以精練的數理的方法實際研討時，大的創發固不易，小的發現或發明則絕非難，雖在不肯眞努力。在政治上，尤不能板刻的專做，在中國能實行的制度，是必一面考察西洋立制之意，一面考察中國現實社會之迹，而有所創定的。乃至于衣住等，欲完全不創，只有先養成一種奴性。

創造一個新文化，本非一旦即可完成之事，從遠久看來，那是絕對的可能。我們今日談創造，并非大言不慚，不過不妄自菲薄而已。

（6）中國文化之眞的出路

現在中國的文化問題，已不是東西文化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文化與

社會主義文化的問題。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將來的中國，無所逃于此二者。

現在的問題，又不只是理想上的問題，而乃是現實可能的問題。中國現在能建設一個資本主義文化呢？還是能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呢！

事實所昭示，現在中國處在世界公共殖民地的地位，在帝國主義重重束縛之中，想建立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文化，企圖與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站在平等地位，那是絕不可能的！

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現在中國也不可能，然非永遠不可能。且中國文化抬頭之日，必在世界已成爲社會主義的天下之時。

現在的中國，在能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文化之前，只能是一個大過渡時代，在這大過渡時代，應能完成過渡時代的工作。現在中國的文化工作，必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準備工作。

在現在，西洋資本主義文化中有益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東西，須一概介紹過來；中國過去封建文化有益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者，亦拔奪而發揚之。而舊封建文化之有害的殘留，應努力予以廓清。

「文化創造主義」即是一方反對保守舊封建文化，一方反對全盤承受西洋已在沒落的資本主義文化，而主張新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文化之創造。在社會主義文化創造條件未具備以前，主張充分的作準備工作。

總結

一 研究文化須注意文化之對理。中國文化中之對立與西洋文化中之分裂，不應忽略。

二 發揚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是有益的，是必需的。對於吸收西洋文化並非阻力，乃是助力。

三 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且不必需的。我們對於西洋文化之接受，不應求量的全，而應求質的深。

四 對於文化，不應聽其自然發展，應加以意識的計畫的人爲推進。

五 創造的綜合是拔奪東西兩方舊文化而創成新的文化，與半因襲半抄襲絕然無關。

六 文化創造主義之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的創成。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青島的可愛

欽文

回到家鄉的第二天，一早起身，我就趕緊去看我的姑母；固然有點事情要同她接洽，也因爲怕得特地給她帶回去的一點食物不新鮮。不過這都是表面的關係，我急急然要見她的面，實在爲着情感上的安慰；自從小叔死後，我父親的同胞姊妹，就只剩得這位姑母。我不迷信鬼神，不能够憑空希望將來還有會見父親的時候，如今只有在她那裏，似乎還可以再同父親發生點關係。所以每次回到家鄉去，看了母親以後，我總要就到姑母家裏去走一趟。

準備過年放寒假，好像原是各處一致的；教書的和讀書的表弟表妹，都已從學校裏回來，姑母的家中很是熱鬧。首先出來招待我的是第三個表妹。

『文哥！你這次回來，在青島停留了一下麼？』

我從南方回家，無須經過青島，當然不會到那裏去停留。我向她表明了這意思；她笑了，隨即又同我說，『要從北方回來，文哥！我勸你，總要搭轉青島的輪船，可以上去玩玩。那裏的風景眞不錯，設備更加完美，最好看的是由西湖柳編成功的籬笆，一長排一長排，都是細緻的，我很喜歡！』

姑母對於我也着實熱情，不久偕着第五個表妹一道來到客堂裏，就這樣那樣同我說個不了，別人不能够插嘴。三表妹雖然停了她的話，但照她的神情，似乎還有許多意見要說明。她仍在我的一旁，使我不得不顧到，就隨時旋轉臉去看她。她已長得很結實，兩條腿和兩隻臂膊，都現得急鼓鼓；臉孔上面滿貼着肥肉，下巴是變成功方底的樣子了。黑油油兩顆大眼球不時的輪向着上，兩隻嘴角有點向着下面窪，老是正在微笑的樣子，猶如來阿那陀所繪里穆那沙里的相貌。她的精神很充分，但也有點懶洋洋，好像故意不講究裝束，有所期待的樣子。對於她，我覺得最好拏「飽滿」兩個字來形容了。

姑母退出客堂去了，五表妹仍然留着。她在她的姊妹中是最小的一個，以前姑母因爲自己已經年老，怕得管不到她長成，常常發愁。現在她也已在中學校裏畢了業，也長得結實，姑母可以安心了罷。她時常到我家來玩，同我很託熟，每次會見，總要談許多話。這時她却不開口，因爲姑母一出去，三表妹就重行開始說她的話了，『西湖柳……眞好！可惜現在已歸日本人經營，這樣的青島，要是再由德國人辦理下去，那一定還要好！』

『雖然是由日本人經營的了，』她加重語氣又說，「但同大連，營口，總是兩樣的；青島來得清爽，秀麗，也富於趣味，終究是由德國人建設起來的呀！文哥！你說，那裏的海水，綠瑩瑩，是多麼可愛的呀！』

她一味的讚美，我老是無從應和；聽到這裏，才覺得有話可說。

『海水是，』我回對，『烟台的更可愛，固然綠瑩瑩，好像全透明，人在下面游泳，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是上岸去，青島來得便當，因爲有着碼頭，輪船可以停靠。』

『是的，』她連忙接着說，『青島的碼頭可眞好，多麼堅固，樣子也玲瓏，不是德國人，能够造成功這個樣子的麼？』

東拉西扯的她又說了許多關於青島的事情，都是認爲再好沒有了的。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在席間，她還是繼續她的談論。所謂青島的好處，有些以前我毫不注意到，有些簡直無從記憶，究竟有沒有在那裏見到過。但她說得很起勁，很認眞，都是決無疑義的樣子。

午後我照例要小睡一會兒，姑母家中的人都知道我這習慣，所以吃了中飯，就讓我獨自一個人靜在客堂裏。在躺椅上面睡了七八分鐘以後，剛起身，一向同我託熟的五表妹就進來了。

『文哥！』一開嘴她就這樣問我，『你知道三姊要這樣那樣說青島可愛的原因麼？』

『爲什麼？』我回問。

『她近來老是這樣，一碰到熟人，就要說起青島可愛來！』

『爲着什麼呢？』我又問。

『她不是說，青島本是由德國人經營起來的麼？』

『是的，但是有什么關係呢？』

『噯！文哥！你還不知道麼，她的愛人正在德國呢？』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

兩會計年度財政報告

財政部長孔祥熙

一　緒言

二十一年度以前之中央財政報告，已由宋前部長編訂提出。二十二年十月祥熙奉命繼長財部，其時二十一年度方始告終，各項報告材料，尚未搜集齊全，適值交替，未及趕辦。二十三年一月舉行第四屆四中全會，十二月舉行五中全會，祥熙曾先後編製財政報告，送請察閱。茲特綜合前兩次報告，加以整理，彙成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兩會計年度之詳細報告，並附陳二十三年度開始以來之財政概況如左：

二十一年度上半期，適當一二八事變之後，國難嚴重，政府同人憂勤惕厲，汲汲不遑，軍政各費，力求撙節。同時國民愛國之忱，亦非常熱烈。政府得以改訂內債償還辦法，減輕國庫負担，收支勉可平衡。迄二十二年春夏之交，贛省剿匪工作方殷，而榆熱告急，平津戒嚴，餉糈支出，為數至鉅。及軍事略定，戰區救濟，需款復多。入秋以後，黃河巨浸成災，閩省叛變，復繼之而起，賑款之籌措，軍餉之支給，幾於應接不暇。故在二十一年度下半期與二十二年度上半期中，實為兩會計年度內財政最困難之時代。

財政收入，向恃關稅為大宗。自二十年後，世界經濟恐慌，波及我國，物價低落，銀價增高，影響國際貿易，關稅收入，因之短絀，加以東北四省關鹽兩稅全部喪失，而外債之由各該省稅收指抵之一部份，更須另籌彌補。政府債務之負担，遂益加重。

所幸關稅改用金單位，增加進口稅率，以及財務行政之改善。故稅款收入尚未至大量縮減，然上項設施，其所增加之收入，遠不及前項損失之多。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政府財政不敷之數，仍不得不恃債款收入以為抵補。計二十一年度借債額：為八千六百萬元。二十二年度借債額：為一萬四千七百萬元。惟同時償還債款，二十一年度約一萬萬元。二十二年度約一萬一千五百萬元。兩相比較，借入之數與償還之數，尚能相抵。

迴溯二十二年度之初期，政府彌補財政之不足，尚可藉銷售舊存債券，及挪借臨時款項，勉資應付，及二十二年十月，因需要愈迫，羅掘俱窮，遂發行二十二年關稅庫券一萬萬元，以資週轉。

祥熙履任之始，適值財政萬分竭蹶之時，綜計每月收支相抵不敷之數常達一千五六百萬元，際此軍事方殷災黎待賑，既不能裁減大宗支出，貽削足適履之譏。惟有整頓稅收，以裕歲計。爰就捲菸火柴水泥三種統稅稅率，酌予增加，並將麥粉，煤油，汽油，及其他少數舶來品關稅稅則，酌為改訂。復開徵洋米洋麥進口稅。一面規畫改革鹽稅，以圖增加收入。惟是出入不敷，為數過鉅，而稅收增進，又非旦夕可期，況當變亂初平，金

融奇緊安定市面，亟待籌謀，又以中央銀行墊欵過多，亦應設法償還，因是復發行二十三年關稅庫券一萬萬元，以充償還墊欵及安定金融之用。

考全部歲出之中，軍務費雖仍占第一位，計二十一年度軍費支出爲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二十二年度爲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然其數字增益之原因則由於此二年度之收支報告中軍務費所包含之範圍較廣，如各部會間之開支屬於軍務費範圍者，多於此時期中報由本部轉賬以及歷年軍務費在此兩年度內次第轉賬者，亦均經列入報告。此項補列之欵，二十一年度爲五千九百萬元。二十二年度爲四千六百萬元。此外一部份建設費用，如剿匪區域公路之興築，農村之救濟，亦有由軍務費項下支付者。從實際上考之，兩年度之軍務費，尚未超過以前各年度。此蓋由於軍事當局，體恤民艱，力崇儉約，含辛茹苦，不肯多所取求，故討逆剿共之事，前後相乘，而軍費之增加，爲數尚復有限。現在贛省匪巢業已摧陷廓清，流竄川黔之一部份，剿辦亦極順利，如匪患能早日蕩平，則軍費之減低，固意中事也。

公債市場之漲落，足以覘政府之信用與社會之安危。兩年以來，內外債價格均有起色。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止。一九一三年之善後借欵債票，在倫敦市場已由七七漲至九九・七五。又一八九八年借欵債票由九七・五漲至一〇五。又一九零八年英法借欵債票由七三漲至九九・七五。所有內債情勢雖經兩次發行庫券，而市價反見增高。蓋因政府整理舊債，嚴密保管公債基金，能使國內外人民信任政府之心，日趨於堅定也。

雖本時期中，全世界經濟恐慌，我國亦不能獨免，通貨之收縮，物價之跌落，工商業之衰頹，在在皆予財政上以重大之打擊。加以國外購買力異常薄弱，英美各國復厲行貨幣政策，如金鎊日元美金等幣值，均行貶損，致我國銀元之金比價，日益增高，而國際貿易遂更形不振。

二十三年秋間國內金融情形緊迫日甚，美國國會復於其時通過購銀法令，我國國內存銀，源源外流，出口數目之鉅，爲歷年來所僅見。政府爲維護國內存銀及遏制國幣價格上漲計，乃不得已加增銀出口稅，及開徵平衡稅，藉謀節制，數月以來，白銀出口，逐漸減少，市面已略形穩定。然貨幣金融，仍爲我國當前嚴重問題，政府對於整頓金融救濟市面，獎勵生產，提倡國貨，種種措施，正在竭力籌畫，以圖度過難關。而全世界方在驚濤駭浪之中，猶不能不慄慄危懼也。

二　收支

二十一年度，所有支出均以二十年度預算爲準。二十二年度總概算，由主計處核編，但收支實數，仍以財政部帳册爲憑。下表所列，即依據兩年度內接到之各項收支報告爲編訂之材料，並非將應收應支之欵，一併計入，故表內數字，含有屬於以前年度之收支，而在本年度內報告者，至本年度未據報告之收支，亦當遞列於次年度表內。

又本部前以中央各機關經管收支欵項，應由國庫統一處理，曾經擬定辦法，提請核准施行。自二十二年一月實施後，中央各機關之收支欵項，一部份已併入下列表內比較以前各年度之收支表，較爲詳盡。

二十一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

（收入之部）

(甲)稅項收入	
㈠關稅	$三二五·五三四·八五〇·六三
㈡鹽稅	一五八·〇七三·五六五·五四
㈢統稅	
一·捲烟統稅	$五三·六八〇·七八一·六二
二·麥粉統稅	五·五二九·一三五·四六
三·棉紗統稅	一五·四一五·八三八·九八
四·火柴統稅	四·〇六九·二七五·九四
五·水泥統稅	九〇一·九六七·四〇
合計	七九·五九六·九九九·四〇
㈣烟酒稅	九·五〇六·九八八·六九
㈤印花稅	五·一一八·五八〇·五〇
㈥各省及財政特派員征解稅欵	五·一七四·六三二·七一
㈦銀行兌換券發行稅	三·〇八五·五六二·四三
㈧鐵行官股利息	五·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㈨國有鐵路收入	二〇·二四九·九九五·〇八
㈩其他	五·〇九〇·一五六·三九
總計	六一三·八四一·三三一·三七
減 坐撥征收費及退稅	
一·坐撥征收費	五四。五一二·二四八·六六
二·退稅	二一·八六九·〇二
合計	五四·五三四·一一七·六八
淨計	$五五九·三〇七·二一三·六九
(乙)債券借欵收入	
㈠公債及庫券	二六·一九五·五九四·三一
㈡借欵	
借入總額	二二五·八二〇·〇三六·五六
減：歸還額	一三八·〇五六·四三六·六一
未還額	八七·七六三·五九九·九五
總計	一一三·九五九·一九四·二六
減：歸還上年度終銀行透支	一·三四一·六五二·〇四
淨計	一一二·六一七·五四二·二二
收入總計	六七一·九二四·七五五·九一

×坐撥征收費內計關務類$二八·二一三·四〇六·七〇鹽務類$二三·九二二·三三六·七三及其他各項$二·三七七·五〇五·二三

二十一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

(支出之部)

(甲)黨務費	$四·七五六·一七一·三一
(乙)政務費	
㈠國民政府	$二·〇〇七·〇〇〇·〇〇
㈡行政院及所屬	三五·六八〇·〇〇三·六一
㈢立法院及所屬	九五一·九〇六·九七
㈣考試院及所屬	七九三·七二九·四五

㈤監察院及所屬	九四八・二〇〇・〇〇
㈥其他各機關	二・九七七・二九五・五五
㈦賑災費	一・八二〇・五六三・九六
㈧補助費	
一・補助各省	$二九・二三〇・三二一・〇八
二・其他	一・六二二・九二五・三二
合計	三〇・八五三・二四六・四〇
㈨其他各項	二・〇二五・二七八・二四
總計	七八・〇五七・二二四・一八
減：繳回經費餘欵	八六・二六六・四四
淨計	七七・九七〇・九五七・七四
丙)軍務費	三二〇・六七二・一一六・八八
(丁)稽核所撥當地長官欵	三七・二五四・八六九・二四
(戊)稽核所撥各項基金欵	五七四・四五九・〇六
(己)債務費淨額	一六九・五四一・三四八・六四
(庚)賠欵淨額	四〇・五〇七・五三三・一九
(辛)暫記各欵	二・一四八・〇二九・七四
支出總計	六五三・四二五・四八六・八〇
減：以前年度暫記各欵之沖轉淨額	八・五九四・一二九・七五
支出淨計	六四四・八三一・三五七・〇五
本年度結存	
㈠國庫	一・五〇五・六八九・九五
㈡海關總稅務司	二一・九九七・六五九・四〇
㈢鹽務稽核所	三・五九〇・〇四九・五一
總計	二七・〇九三・三九八・八六
支出淨計及結存	$六七一・九二四・七五五・九一

×軍務費內有$五八・八〇五・三四九・四一係以前各年度欵項在本年內轉賬者

二十二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

（收入之部）

(甲)稅項收入	
㈠關稅	三五二・三九八・五五九・三二
㈡鹽稅	一七七・三七五・二七三・五七
㈢統稅	
一・捲烟統稅	七〇・九一〇・〇三九・五〇
二・棉紗統稅	一七・九八六・九一六・二三
三・麥粉統稅	五・七八四・五四八・八二
四・火柴統稅	四・八八四・五六四・六九
五・水泥統稅	一・八五三・八二三・二三
六・薰烟統稅	三・五五八・〇七二・二七
合計	一〇四・九七七・九六四・七四
㈣烟酒稅	一三・〇七三・五八四・七九
㈤印花稅	八・三七八・九一一・八二
㈥鑛稅	一・六一九・九五八・九三

(七)交易所稅	二五•二〇〇•〇〇
(八)銀行稅	一•五二六•九四〇•七九
(九)國有財產收入	二•五一四•二九一•八〇
(十)國有事業收入	
一•國有鐵路收入	一六•七八一•一六二•一七
二•其他	九五七•二七三•三三
合計	一七•七三八•四三五•五〇
(十一)國家行政收入	三•一八六•九七二•二五
(十二)營業純益收入	
一•中央銀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其他	四五二•四四六•七九
合計	二•四五二•四四六•七九
(十三)協欵收入	二五二•八八八•八七
(十四)其他收入	三•九三九•九〇七•九八
稅項收入總計	六八九•四八八•三三七•一五
減：坐撥征收費及退稅	
一•坐撥征收費	六七•〇四八•九〇九•五一
二•退稅	七八〇•四七〇•五〇
合計	六七•八二九•三八〇•〇一
稅項收入淨計	六二一•六五八•九五七•一四
(乙)債券借欵收入	
(一)公債庫券	八〇•二二〇•四四四•六二
(二)銀行借墊欵	
借墊總額	三九五•〇九九•一八五•五一
減：歸還額	三〇三•六六〇•二九七•九七
未還額	九一•四三八•八八七•五四
(三)美棉麥借欵	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債券借欵收入總計	一七九•九五九•三三二•一六
收入總計	八〇一•六一八•二八九•三〇
上年度結存	
國庫	一•五〇五•六八九•九五
海關總稅務司	二一•九九七•六五九•四〇
鹽務稽核所	三•五九〇•〇四九•五一
合計	二七•〇九三•三九八•八六
收入總計及上年度結存	八二八•七一一•六八八•一六

坐撥征收費內計關務類三二，一六一，二八五，五一鹽務類一九，九九四，八六三，〇九及其他各項一四，八九二，七六〇，九一

二十二年度中央收支報告表

（支出之部）

(甲)黨務費	五•五八九•五八四•九三
(乙)政務費	
(一)國務費	
一•國民政府	三•二九〇•二七〇•六八
二•行政院及其他直屬機關	二一•〇九四•九九〇•四五

三·立法院	一·五八九·五〇〇·〇〇
四·司法院	九三六·七六〇·〇〇
五·考試院	一·一四五·三七一·二七
六·監察院	一·五七一·五〇〇·〇〇
七·其他各機關	四·八四四·七二〇·二八
合　計	一五·四七三·一一二·六八
(二)內務費	四·一九〇·七八〇·〇九
(三)外交費	九·九二〇·五四八·八二
(四)財務費	四·九一七·三八五·七三
(五)教育文化費	一三·三三八·〇〇八·二八
(六)實業費	一·五七八·〇七二·一二
(七)交通費	四·九〇九·〇三三·九六
(八)蒙藏費	一·五七六·八二三·九〇
(九)建設費	六·八一二·三六三·六七
(十)補助費	
一·補助各省市	一六·〇三八·一二一·九四
二·其　他	一五·九六三·二一〇·八七
合　計	三二·〇〇一·三三二·八一
(十一)撫卹費	一·一九一·一八三·一〇
(十二)救濟費	三·九二三·八六五·五四
政務費總計	九九·八三三·五一〇·七〇
減複國經費餘欵	九三九·〇一五·一一
政務費淨計	九八·八九三·四九五·五九
(丙)軍務費	三七二·八九五·二〇二·五二
(丁)稽核所撥當地長官欵	二三·〇〇三·七二八·七八
(戊)稽核所撥各項基金欵	九四二·二二二·五八
(己)債務費淨額	二〇二·六〇一·九八三·六五
(庚)賠欵淨額	四一·六七六·二五四·九九
(辛)暫記各項淨額	二三·五一九·八八二·四三
支出總計	七六九·一二二·三五五·四七
本年度結存	
國　庫	一九·三〇七·一五四·八〇
海關總稅務司	三三·八八〇·五四四·四四
鹽務稽核所	六·四〇一·六三三·四五
合　計	五九·五八九·三三二·六九
支出總計及結存	八二八·七一一·六八八·一六

軍務費內有四六，三七六，八六四，八〇，係以前各年度欵項在本年內轉賬者。

三　關稅

關稅稅率之高下，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政府於此，自不能不統籌兼顧。二十二年五月修訂進口稅則，將織品，紙張，及魚介，海產品等稅率，略予增加。是年冬開征米麥進口稅，並提高麥粉進口稅率，以維護國內農民之利益。旋爲增益稅收計，對於煤油，汽油稅率，亦略予提高。至二十二年度將屆終了時，復將全部進口稅則，斟酌損益，重行修訂，此項

新稅則已於二十三年七月施行。

水災附加稅，原定按照進出口稅則附征百分之十。至二十一年八月一日，乃改征百分之五。復爲彌補歲計起見，另附征百分之五海關附加稅。施行期間，初定爲一年，現已展長至二十四年六月底止。

二十二年四月六日開始征收銀錠銀條銀塊等出口稅從價百分之二，二五。但中央造幣廠所鑄廠條，及銀幣之出口，則概予免征。查此項百分之二，二五出口稅率，適與中央造幣廠鑄造廠條銀幣所取鑄造費相等，意在利用稅率，使全國銀價得其平衡。嗣於二十三年十月，以白銀流出過多，遂自十五日起，開征廠條及銀幣出口稅百分之七，七五，加征大條寶銀及其他銀類出口稅至百分之十。又規定如倫敦銀價折合上海匯兌之比價，與當日核定匯價相差之數，除繳納上述出口稅，而仍有不足時，則按其不足之數，並行加征平衡稅。關於以上兩點，其詳細情形，具載於錢幣一節中。

政府原定計劃，擬將阻礙國內貿易各種關稅，一律廢除，如復進口稅，子口稅，及內地常關稅等。自二十年起，均已次第裁撤。至轉口稅一項，擬與上述各稅同時廢除，但因財政上驟減鉅量收入，不能不先籌抵補之法，故暫時保留，仍擬在最短期間內，毅然裁撤。一年以來，政府對於運輸國外及國內之出口轉口各稅，已經分別減免如花生，花生仁，花生油，鹽蛋及蛋製品等項，於二十二，二十三兩年間，先後減征出口稅。至米麥等糧食向爲轉口征稅，出洋禁止之物品，近以價格低落，銷路停滯，自二十二年一月起，弛其禁令，免征出口轉口兩稅，迨二十三年六月，復將全部出口稅則，重行修訂，大都改用較低稅率。其餘完全豁免者達六十餘種之多。本年內擬仍繼續酌量爲多數之減免，凡此種種實深鑒於近年出口貿易一落千丈，國內農村瀕於破產，故不惜犧牲鉅額之稅收，以圖挽救也。

稅則提高，偷漏更所難免，故對於緝私設備，亦經加意整理，以期防範嚴密，如添造巡艦，增設巡隊，創置無線電等項，無不力事擴張。一面頒布海關緝私條例，並於海陸空入口各處，增設關卡，以遏私運之來源。兩年以來，偷運之風雖未盡戢，然緝私成績，確已大著，據海關調查，從前有若干種物品多係偷運進口者，今均照章繳稅矣。

二十二年春廢兩改元實行後，出口稅轉口稅所用之關平銀兩，同時廢止，一律改用銀本位幣，海關從量稅所用之度量衡，亦於二十三年二月間採用新標準制。

茲將民國元年至二十三年份逐年海關稅收總數，（包括進口正稅，出口正稅復進口稅，內地子口稅，及船鈔，惟附征賑災附加稅，及海關附加稅在外），列表如左：

年份	稅收總數（連船鈔在內）
民國元年	國幣六六，七四三，〇〇〇元
二年	七三，〇六九，〇〇〇元
三年	六五，九一四，〇〇〇元
四年	六三，一四九，〇〇〇元
五年	六四，六七四，〇〇〇元
六年	六五，三八一，〇〇〇元
七年	六二，八一七，〇〇〇元
八年	七八，六八四，〇〇〇元

九年	八四，四五一，〇〇〇元
十年	九一，八九九，〇〇〇元
十一年	九八，〇七九，〇〇〇元
十二年	一〇五，九三五，〇〇〇元
十三年	一一五，〇五二，〇〇〇元
十四年	一一六，二二四，〇〇〇元
十五年	一二八，七三三，〇〇〇元
十六年	一二二，九八五，〇〇〇元
十七年	一一三，九四〇，〇〇〇元
十八年	二四五，二二六，〇〇〇元
十九年	二九一，六九七，〇〇〇元
二十年	三八六，九一二，〇〇〇元
廿一年	二八七，八八八，〇〇〇元
廿二年	三一一，二六〇，〇〇〇元
廿三年	三〇六，一八六，〇〇〇元

（附註一）本表係以關平銀一兩折合銀元一，五五八元計算，故與以前年度報告列數用關平銀一兩合一，五五元計算者，微有出入。

上表各數內，未將帶征各附加稅列入。茲再將最近三年份關稅各項收入連同各附加稅一併列表如左：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
進口稅	二三六·〇一一·〇〇〇元	二五五·六一〇·〇〇〇元	二六〇·三二五·〇〇〇元
出口稅	二六·七七八·〇〇〇元	三三·二四五·〇〇〇元	二四·七〇一·〇〇〇元
轉口稅	二〇·五三二·〇〇〇元	一八·〇〇三·〇〇〇元	一六·九六八·〇〇〇元
船鈔	四·三六七·〇〇〇元	四·四〇二·〇〇〇元	四·三〇二·〇〇〇元
小計	二八七·六八八·〇〇〇元	三一一·二六〇·〇〇〇元	三〇六·二八六·〇〇〇元
救災附加稅	一九·〇三二·〇〇〇元	一四·一三六·〇〇〇元	一四·二四三·〇〇〇元
附加稅	五·〇五五·〇〇〇元	一四·一二七·〇〇〇元	一四·二一七·〇〇〇元
總數	三一一·九七五·〇〇〇元	三三九·五二三·〇〇〇元	三三四·六四五·〇〇〇元

海關稅收自二十年以後比較下降，泰半由於進口貨物總值之遞減。二十二年進出口總值除東北四省不計外，僅及二十年三分之二。至二十三年之進出口總值，則比較二十二年復跌落百分之二十。此外因華南華北走私之盛行，對於關稅之減收自亦不無影響。

關稅減低之另一原因，爲東北四省關稅之喪失。四省關稅收入包括大連關在內照廿年，度計算，幾達四千萬元，此項稅收既全數喪失，而舊日指定擔保外債之部份，亦同歸無着，致政府於減少收入外，復增加擔負。

四　鹽務

本時期內，鹽稅收數，頗見增益，而鹽務行政亦力求改進，綜其興革之要點，分列如下：

㈠裁併機關　我國鹽務機關，承襲歷代遺制，又因各地情形不同，組織各別，政府爲集中權力節省經費起見，先後酌予裁併，現在各地鹽務行政，已多併歸稽核所兼管。

㈡革除陋規　各區員司，需索陋規，積習相沿，由來已久，尤以揚子各岸爲甚，現已極力革除，務期鹽商成本得以減輕。

㊂整理稅率　各區稅率，輕重不同，負擔既不平均偷運之風更盛，政府為均稅起見，二十一年七月，曾就各產鹽區域，施以初步之整理。二十二年十月，復就銷岸各區酌量增減，為第二步之整理。又於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通令，凡食鹽正附稅總額原為每担十元至十三元者，一律限制為十元，另加外債附稅三角，鹽坨建築附稅一角，其在十元以下者，則俟將來察酌各地情形，徐圖改善。

㊃改用標準衡制　本部於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通令改用新衡制，（每一市擔等於五〇基羅格蘭姆—一一〇，二三磅）以代替習慣各異之本位。

㊄建築倉坨　就產地建築鹽坨，以備儲藏，並修築道路，開闢溝港，以便運輸，俾所產之鹽，得迅達儲藏之所，且易於緝私，此項建築工程，淮北長蘆鹽區，已次第完竣。現漸推行於山東淮南兩浙福建廣東等區。

㊅建築堆棧　擬逐步建築倉庫於銷鹽中心區域，使各處運來鹽斤，胥儲藏其中，庶於集收運銷，及征收鹽稅，各得其便。

㊆改編稅警　對於稅警改編，首先裁汰老弱，招募精銳，整頓紀律，兼創立稅警官佐訓練所，施行以來，頗具成績。

全國各區鹽稅對於外債本息基金之攤額，除東三省，及口北區，因受特殊影響外，餘均按期匯解，而對於湖廣鐵路借款所撥鹽稅且超過原有合同規定應攤之數並敷每年該借款全部付息之用。

茲將民國二年至二十二年份鹽務稅款收數列表如左：

年份	稅收總數
民國二年	國幣一九，〇四四，二〇〇元
三年	六八，四八三，三〇〇元
四年	八〇，五〇三，四〇〇元
五年	八一，〇六四，八〇〇元
六年	八二，二四五，八〇〇元
七年	八八，三九三，七〇〇元
八年	八七，八二二，五〇〇元
九年	九〇，〇五二，四〇〇元
十年	九四，八八三，一〇〇元
十一年	九八，一〇六，七〇〇元
十二年	九一，四〇六，七〇〇元
十三年	八七，九〇八，六〇〇元
十四年	九一，九三一，六〇〇元
十五年	八六，三一七，二〇〇元
十六年	五九，七五三，三〇〇元
十七年	五四，二七六，六〇〇元
十八年	八五，三七〇，五〇〇元
十九年	一二九，六九三，〇〇〇元
二十年	一五五，一一二，六〇〇元
二十一年	一四五，二九二，二〇〇元
二十二年	一五九，二四七，一〇〇元
二十三年	一七五，九五〇，〇〇〇元

上表所列二十一年份稅收短少原因，係由東北稅收全數喪失之故。若將以前年分東北數省收數備除不計，則近年鹽稅之增收愈為顯著。（註）

（註）瀋陽事變之前兩年東北四省鹽稅收數每年平均為二四，六五五，〇〇〇元，若將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三年該四省收數剔除不計，則逐年之稅收數目如下：

十八年	六一•〇七〇•七〇〇元	十九年	一〇四•五六一•一〇〇元
二十年	一三四•三二七•六〇〇元	廿一年	一四二•一八四•八〇〇元
廿二年	一五九•二四七•一〇〇元	廿三年	一七五•九五〇•〇〇〇元

五　稅務

本期內稅制度，漸趨統一，即鑛產稅烟酒稅等，亦擬劃入統稅範圍之內，以期易於管理。一面遵照第二次財務會議議決案，自二十三年度起，

酌提一部分印花稅收入，補助各省市縣經費。關於檢査事務，即責成各省市縣政府辦理，而各省印花烟酒稅局仍負隨時抽査之責。復由財政部派員分往督察，以促進行。至烟酒牌照稅，則完全移歸各省政府，以抵補廢除苛捐雜稅之不足。

關於捲烟，棉紗，麥粉，水泥，火柴等五種統稅，在本期內均經積極整理，並酌量增加稅率，成績漸有可觀。統計五種統稅收入總數：二十二年分爲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二十三年分爲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若將印花稅烟酒稅收數併入計算，二十二年分合計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徵收費用，則統稅開支較少，印花烟酒稅因分機關甚多，比較略大。玆將統稅及印花烟酒稅徵收情形分述於左：

捲烟統稅，捲烟統稅推行之始仿照海關稅率，定爲七級制。十九年十月改爲三級制。二十年初因改訂海關進口稅則，捲烟稅率亦略有修正，二十一年因舶來烟品改歸海關徵收，復將國製捲烟改爲二級制，稅率略增。二十二年十二月再行改訂，較高之稅率，稅收更有增進。玆將歷年捲烟稅收數列左：

十七年(十一個月)	國幣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十八年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十九年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一年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二年	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十三年	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麥粉統稅　麥粉稅收，二十一年度因受滬變影響，頗爲減色，嗣就稽徵方面，竭力整頓，二十二年每月平均稅收，已超過二十一年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三年稅收更有增進。

棉紗統稅　棉紗統稅收數，二十一年分超過一千八百萬元。二十三年分已達二千三百萬元，惟棉紗市塲，極感衰落，財政部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棉業統制委員會，正在籌議救濟方案，藉謀國內產棉及紡織業之復興。棉紗稅率，亦正在審議修改中。

火柴水泥統稅　火柴及水泥統稅，自推行以來，收入已逐漸增加。二十二年稅務署爲明瞭商情，以便厘定稅率，及等級不至隔閡起見，關於火柴市塲，及各地火柴質地會作一次詳細之調査。是年十二月，遂將該兩項稅率，同時提高。査調査之結果，察知國內火柴與水泥兩業，就現在情形觀之，尚能抵抗舶來品之競爭。且稅率所增甚微，於商情並無妨碍，而稅收則可增益至一倍以上。

烟酒稅　數年以來，烟酒稅制度，迭經改善，其較著者，爲各省土酒定額稅之厘定，以及各局卡管理事權之集中。此種改革，施行未久，故尚未能得相當之比較，但因管理較嚴，稅收額數，業見增加，而徵收費用亦有減少之希望。此項設施，其主旨爲去繁就簡，劃一稅制，俾得漸進於統稅制度。

啤酒稅　亦仿照統稅制度就廠徵稅，並由從價徵收改爲從量徵收，以謀稽徵檢査之便利。改革以後，收數已見增加。

洋酒稅於二十一年八月改定由徵收海關進口稅時一次徵收，比較以前稅收較爲確定，且能避免種種糾紛。國內機製酒稅，亦經逐步整頓，力求達到普遍公允之目的。

烟葉稅原分土烟葉，薰烟葉兩種，品質各殊，稅率亦異，嗣因烟商常將薰烟冒充土烟報稅，徵收甚感困難，遂將兩種烟葉改徵同一稅率，並將海關轉口稅免除，稅收數目按年均有增加。

印花稅　印花稅票已於二十三年十一月，改由各省郵局代售，以圖節省徵收費用，便利商民購貼，並剷除從前包銷攤派之煩苛，同時將原有印花稅暫行條例，詳加修訂，擬就印花法草案，業已經過立法程序由國府公布，但尚未定期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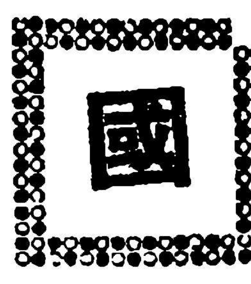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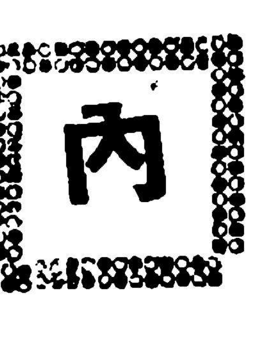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起
至二十四年五月廿三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　(一)外交：中日，中英，中美，中德使節昇格均於本週中先後公表，日英德大使亦就原任公使提升，惟美國尙未任命，此亦外交上可記之大事也。(二)剿匪：徐向前殘匪已西竄茂縣，圖入理番，江油之圍已解，涪江左右岸殘匪，正由各軍淸剿中。朱毛匪部自上週由滇分三路渡金沙江入川後，進攻會理，爲守軍所阻，北竄德昌西昌，據飛機偵察，殘匪由禮州北竄，目前滇黔已無匪踪，今後剿匪軍事集中川西，蔣委員長已由滇飛川，以便指揮。湘鄂邊匪勢已潰散，蕭賀亦在大庸慈利間山中奔竄，不足慮也。(三)財政：二十四年度總概算案已經中政會審查決定，醞釀數月，始克編就，黨政費減少八百餘萬，敎育實業增加三百五十餘萬，據孔祥熙表示，今後財政設施，不外開源節流。似此，財政上當可望有辦法也。又查緝偷運現銀出境，行政院已通過，適用違害民國法治罪。華北私運犯以「不明國籍」者最多，已與日方商妥，請日使館派警協助檢査，私運之風，可望息止。

本週國外大事　本週歐陸局勢，以英德兩大宣言，爲最轟動，與安定歐局，頗有關係。其一爲希忒拉在德國國會之演說，聲明德國態度十三點，如限制軍備，締不侵犯條約，担保不呑併奧國及遵守條約義務等，其一則爲英樞密大臣包爾溫在國會發表國防宣言，對德表示好感，盛唱和平，而同時擴張空軍軍備，英國政策，向以集合安全爲目標，如此步驟，能否達到，殊難令人樂觀也。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最感困難者，爲義亞糾紛問題，義大利仍反對引用盟約第十五條，現由英法代表調解中。此外如美國之禁銀幣進口，日本之內閣審議會成立，均爲本週中可注意之事。





蔣由滇飛黔回川

本週剿匪軍事，滇黔已無匪踪，川匪亦已西竄，今後重心移至川西，此近數月來之一大變化，其利害如何，吾人非軍事學家，未敢妄斷，惟以川康地勢推論，西康寧遠，交通困難，萬山重疊，實行封鎖，尤屬不易，且西康漢番雜處，民情不一，劉文輝部實力更弱，能否防禦，更屬疑問，說者謂國家無窮之患，從此開始，此亦不無所見，須知今日局勢，不在地勢之利便，軍隊之多寡，而在將兵者之能否毅力堅持耳，蔣委員長自三月二日由漢飛渝，佈置一切，繼以朱毛勢大，以川事交劉湘，乃於三月二十四日飛往貴陽坐鎭，卒將朱毛驅至滇境，蔣又於本月十日由黔飛滇，並偕龍雲視察匪過各縣，且一度飛至川西會理偵察，朱毛由滇渡金沙江入川境，徐向前企圖由理番西竄西康，南竄天全寶興，與朱毛合股，今後匪勢，集中於川西，進剿計劃，當有更改，蔣委員長於視察滇境後，於二十一日由滇飛黔，二十二日由貴陽飛往重慶，劉湘則先於二十日由重慶飛成都，以軍事而論，此時爲一大關鍵，蔣到川後，當有一番作爲，或不至使一般過慮者之杞憂賤，查徐匪西竄，以破土門防綫，影響全局最大，而土門不守，鄧錫侯軍撤退所致，其受蔣委員長之嚴厲申斥也宜矣，楊晒軒孤軍困守江油，挽回軍心不少，今江油解圍，匪已西竄，前功盡棄矣，至朱毛一股猛攻會理城，劉元璋亦堅守不退，匪雖北竄禮江，然川中軍隊能守城不走，堅壁淸野，此風所播，匪勢當不至如入無人之境，軍事上變化挫折，自是常事，此時殊不必作杞人之憂天也，茲將本週所得各路剿匪軍事消息

，分別記其概要如次，

蔣委員長由滇飛川

蔣委員長自十日由黔飛滇後，迭與龍雲商洽軍事，并與滇中各界談話，十七日赴安寧溫泉，十八日赴西山遊覽，十九日上午九時蒞體育場對各級教育人員及初中以上學生訓話，下午偕龍雲乘容克機視察朱毛竄擾區域，途中計經過元謀，龍街，會理各城，再沿安寧河而至西昌，歸途則溯金沙江經巧家營返省，對赤匪渡江各處，曾詳加視察，途中見會理北郊，數日前爲匪焚燬房屋，現已由鄉民鳩工興築，各村人烟稀少，呈現新封後蕭條景象，殘匪由會理北竄時，途中似頗從容，曾經大掠村民，奪取食物，殘匪有自西昌北竄模樣，惟大凉山峯巒崇峻，通過時似不易，途中並未及見匪踪，國軍飛機，每日偵察匪踪，故殘匪頗爲狼狽，殘匪多在月色下奔竄，晝間則潛伏，川軍頃已奉令，在西昌以北堵截，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十九日赴醫院慰勞傷兵，現時院中收容傷兵約三百餘人，蔣夫人令醫院趕裝紗窗，並頒給傷兵每人手巾，肥皂，牙刷，糖果，罐頭及閱讀刊物等，蔣以滇境已無匪踪，黔省政府，既已成立，顧祝同業於二十日由漢飛抵黔，主持一切，自無久駐黔之必要，衆以朱毛徐匪等均已竄往川西，爲指揮便利計，自以駐節川省爲宜，乃於二十一日晨十一時由行轅起行，因候往貴陽之容克機開回，遲至三時半，始起飛，當日五時即抵筑，二十二日午後四時由貴陽飛抵重慶，各要人均到珊瑚壩機場歡迎，蔣以川西赤匪尚待作最後努力之圍剿，日內將飛成都坐鎮指揮，蔣委員長以要公待理，二十三日竟日停止會客，批閱各方來電，定二十四日延見美國經濟考察團，

剿匪軍事集中川西

徐向前匪自突破嘉陵江後，一月來在川西北一帶流竄，中央軍及五六路軍迭克平武青川彰明各地，匪受大挫，但仍拚命向西逃竄，並以主力向北川以南襲擾，其意蓋欲官軍開至該方面時，然後拚命由茂縣北川間之土門，向西奔竄，前線官軍佈置，計六路王治易師有十旅兵力在涪江沿岸，及羅江綿竹附近，許堯卿師在平驛舖至雙合場之線，胡宗南師在平武至驛舖之線，而一路軍鄧錫侯部二十六團兵力則扼守南華嶺至土門一線正面，約百餘里，蓋土門爲阻匪西竄之要隘也，本月十三日起匪即向該地前進，十五日午鄧軍陶凱師竟撤退至後方乾溝地方，於是土門遂陷落匪手矣，蔣委員長聞訊後，極爲震怒，當下令將陶撤職，并申斥鄧錫侯調度失宜，匪過土門後，仍向西竄，六路軍馳援之部，已抵北川，王治易師十六日由關哥嘴向土門進攻，一二路鄧孫兩部出擊，但匪勢西竄甚力，十六日茂縣亦已失守閉矣，川軍陶師退守文鎮關，楊晒軒孤軍困守江油城者，一月有餘，使匪不得進襲成都，其功有足稱者，江油城已於二十日解圍，楊晒軒以疲勞過甚，將回成都休養，劉湘二十日午由渝乘飛機赴成都坐鎮，督剿殘匪，殘匪既向西竄，一路軍在北川一線者，自佔伏泉山左側，黃宮山後，十五日附近各山殘匪，聚衆數千來犯，被擊退，向土門茂縣移動，十九日孫震部攻伏泉山二道坪，梓潼劍閣殘匪迭日西竄，彭旅十八日攻千佛山，進佔大極口，六路軍由高川坡岩老殼向上河壩進攻，佔領乾漆樹，續進佔魚洞口，二十日午江油之圍解，我軍二十餘團渡涪江，中壩亦收復，我軍乘勝向光霧山追擊，李家鈺部集灌縣，黃旅在距城四十里之娘子嶺佈防，李注東旅向汶川前進，李青廷旅向彭灌交界之普照寺大連河前進，

朱毛殘匪自分三路入川後，滇中已失縣城，均被追剿軍收復，查匪一由巧家到甯南，一經會理大道，一由華坪入兩鹽（鹽邊鹽源），圍會城之匪，屢犯不克，分一股入竄，先頭達德昌，守軍迎擊，蔣十七日晨派機飛會理助戰，並擲下銀鈔五千元，機槍彈大批，及蔣親筆函一件，慰勞劉元璋部，並飭死守待援，蔣並令楊森由敘南率部馳赴大渡河佈防，二十一軍王澤濬旅亦開大渡河，朱毛殘匪竄圍會理，我二十四軍劉元璋旅長，督隊固守，受傷不退，卒將殘匪擊潰，蔣委員長特電令嘉獎犒賞，原電如下，（銜略）朱毛股匪，自九日以來竄圍會理，我二十四軍劉元璋旅，據城固守，部署周密，匪果不逞，乃晝伏夜攻，挖掘地道，十四十五兩日夜，以火藥轟炸城垣，毀壞多處，我劉旅長督隊激戰，與匪短兵相接，傷亡枕藉，我官兵奮勇衝殺，前仆後繼，劉旅長頭部受傷，不稍却顧，卒將悍匪擊退，搶築城牆，轉危爲安，保全城池，劉旅長元璋指揮有方，受傷不退，尤堪矜式，着記大功一次，晉級中將，全旅官兵忠勇奮發，拚命苦戰，誓死固守，將匪擊退，予匪以重大之損傷，誠足爲我剿匪軍之模範，着即傳令嘉獎，並發該旅團長療傷費撫卹費共一萬元，着劉總指揮自乾，將此次特別出力官兵查報，由行營查核條例，從優敘獎，特電知照，即希通令所屬，一體知照，中正，十八日亥侍參滇印，川康軍增援會理部隊已抵西昌

，中央及滇軍大部亦渡江追擊，會理殘匪北竄，已被我軍包圍，合計竄會匪衆僅六七千人，據二十二日飛機偵報，匪一部已過禮州，向北行進，薛總指揮岳及濕旅，二十二日拂曉可由龍街渡江，楊森自調防南岸後，前赴金沙江視察，由屏山返宜賓，二十日復由宜賓赴嘉定，所部分兩路西進，觀察匪勢，或先在西昌集中，進取越嶲峨邊馬邉雷波，向嘉定漢源之勢，

湘鄂邊匪勢已潰退

蕭賀一股，自回竄踞庸北道林寺·木香田·南谷一帶，連日經李覺師陳子賢部，協同郭汝棟師朱旅收復，殘匪分向八宵村蘆茅界潰退，又章亮基電稱，盤踞慈北大小尖山一股，十四日經何友松杜徐等部及陶柳部，分向界仁·和舖·趙家坪等處向匪包抄，匪不支，分向三汊溪·牛岩埫潰退，殘匪一部竄踞大庸桑植邊界，橋頭市熊家谷一帶，經我李覺所部協同郭汝棟師王朱兩旅分由神堂坪何家谷向匪夾攻，斃匪百餘，殘匪鷘潰，紛由三百登向桑城潰退，現庸境已無匪踪，我軍近推進桑植，向匪包圍中，又陳渠珍皓電稱，蕭賀股匪潰竄洗車河覩路坡靈姑山一帶，經我軍迎頭痛擊，斃匪三四百名，匪不支紛向大雪山後頭寨及龍岳來鳳邊田潰竄，我正聯絡向匪追剿，據何鍵二十日上午九時在中山堂紀念週報告，略謂賀蕭股匪，近經我軍痛剿，在邊界不能立足，刻已潰竄，我軍嚴密堵擊，不難將其消滅，又徐匪彥剛殘部經我軍進剿，匪失根據，流立無定，刻正會同鄂贛兩方積極圍剿，以期盡殲云云，何鍵以省方軍政要務，料理就緒，而湘西剿匪，正在進展，亟應趁時肅清，規畫善後，以謀地方永久治安，特於二十二日晨偕凌璋，陳洛新等分乘汽車六輛，赴常（德）督剿殘匪，劉建緒電告二十日由沅陵出發永（順）保（靖）一帶巡視，並檢閱各部隊及義勇團隊，

徐彥剛匪自由平江北部，竄抵岳陽縣屬後，有截斷長武路企圖，經我駐防軍團，極力堵剿，匪乃折向臨湘通城邊境竄去，我方調集八團兵力，由原駐岳陽之保安區司令辦樹甲指揮，跟踪前進，何鍵兩度前往汨羅佈置軍事，匪部聞我大舉進剿，乃由通屬北港，臨屬詹家橋，返竄岳屬南冲，芳田，朱沲各地，十五日以後，匪主力再回竄平江北部之南江橋，另一股則達北港及花貓尖等處，所過搶掠罄淨，貧富居民，無一倖免，沿途地方，損失甚重，刻正由湘鄂贛三省軍隊，合力會剿，十九日經我李國鈞鄧南驥等部督同團隊向匪進剿，與匪遭遇於太原洞五角山等處，斬獲甚多，匪衆鷘潰，紛向汨波洞馬鞍山潰竄，我李旅長國鈞即於二十日午復率部進抵南江橋，刻正跟擊中，

何應欽赴并商剿匪

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於十八日南下，二十日下午四時由石家莊到并，閻錫山·徐永昌率領在省文官科長·武官少校以上，並各機關團體代表約二千餘人，到站歡迎，情況甚爲熱烈，車站戒備頗嚴，何下車與閻·徐等握手爲禮後，即步行出站，赴山西飯店備就之行轅，與閻暢談，對陝北剿匪辦法，詳爲討論，閻即晚六時設宴綏署爲何洗塵，何定二十一日晨在大校場舉行閱兵式，在并留數日即返平，當晚發表談話，謂目前陝北匪情，非常嚴重，如神木·府谷·葭縣等縣鄉村，赤匪盤據其中，尤以劉之丹·史文華兩股爲最大，此次駐軍某部，在清澗安定中之望瑤堡，與匪軍遭遇，因衆寡懸殊，稍有損失，若不通盤計劃，迅謀根本肅清，則滋蔓難圖，本人此次來并，即與閻切商清剿辦法，以救陝北數縣人民於水火，使得各安生業，在并住一二日即須北返，至北方一般情形，尙屬安寧，二十一日晨在大校場舉行閱兵式，參加官兵五六千人，頗嚴肅整齊，閻錫山·徐永昌等均着戎裝參加，何乘馬閱兵畢，即登台宣讀蔣委員長之訓詞，本人並有訓話，勉勵士兵，并市各界定二十二日晨假中山公園舉行迎何大會，主持陝北剿匪之平軍分會參謀團主任毛侃二十一日抵并謁何，報告前方情形，

二十二日晨各界開歡迎大會，午何應各界公宴後，下午三時至五時與閻錫山長談，對淸剿陝北共匪，已商有具體辦法，五時何赴蘭村遊覽，二十三日啓程返平云，

日英美德使節昇格公表

中日使節昇格事，上週已略誌其梗概，我外部於十七日正午十二時發表，中日兩國自十七日起即實行互換大使，我國即以蔣作賓爲駐日首任大使，有吉爲駐華首任大使，我外部除發表公告外，並電知駐外各使節轉達各該國政府，外部發言人同時發表談話，認此次中日使節昇格，爲兩國邦

交好轉之明顯表示，中英使節昇格，我方於二十二日已正式發表郭泰祺爲駐英大使，英國亦發表以賈德幹爲駐華大使，中美尚須時日因美國大使人選須得參院之同意也，中德亦於十八日公表，我國以劉崇傑爲駐德大使，德以陶德曼昇任，各大國中祇法國尙未發表，此亦近年來外交上之重要事件也，茲分誌如次，

中日

我外部十七日發表公告如次，我國擬將駐日使節昇格，遠肇於民國十七年，最近中日兩國外交當局，復對此事交換意見，決定自即日起，將兩國互換之公使昇爲大使，中國駐日本第一任大使，即以中國駐日現任公使蔣作賓充任，日本駐中國第一任大使，亦即以駐華現任公使有吉明充任，兩國政府對此亦已互表同意云，又外部發言人關於中日使節昇格之談話云，關於中日兩國使節昇格問題，自民十七起，業開始進行，惟中間因種種波折，未得見諸事實，此次雙方以最短時間與最簡單手續，將彼此所派使節同時昇格，使多年懸案得一圓滿解決，實堪欣幸，同時以日廣田外相之努力及誠意，使中日邦交得一劃期的改善，尤足值吾人之感佩，吾人深信中日邦交之增進，應以互相尊重爲原則，而此次使節昇格，即爲互相尊重之最明顯表示，嗣後中日兩國間之一切問題，均可依據此種精神，以期達到互利目的而解決之，此不僅爲兩大國之光榮，實亦全世界之福利，故今日實中日邦交上最有意義之一日，又初任大使有吉氏，過去對於中日邦交卓著勞績，此次榮膺新命，自爲吾人深表歡迎者也云云，國府十七日公布命令，特任蔣作賓爲中華民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

日本亦同時發表公告，日外務省當局發表談話云，「日本政府因鑒於中日關係之重要，於大正十三年七月與華方決定交換大使之方針，爾後其必要之經費，已計入預算，此次認爲實施爲妥當，故決定任命有吉爲大使，駐劄中國，五月八日由南京駐劄總領事通告外交部長汪兆銘，於是華方亦決定同時昇格駐日公使館爲大使館，任命蔣公使爲大使」，有吉明之任命亦已發表，有吉定於六月十日由神戶出發，先到上海再赴南京，呈遞國書，日本外務省將於二十七日舉行外務參議會，討論對華新方案，俾有吉回任後，與我交涉云，又有吉擬於七月初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華總領事會議，

中日使節昇格於十七日公布後，兩國外交當局，曾彼此互電表示景仰欣幸，茲錄來去電文如下，

▲汪電廣田　東京外務大臣廣田先生閣下，中日使節昇格，慶告實現，兩國邦交，更增親密，無任欣慰，掬誠電達，諸希亮督，汪兆銘，

▲廣田復電　南京汪部長閣下，奉讀十七日貴部長來電，甚爲感謝，兩國公使昇格實現，余亦不勝欣幸，茲藉此機會，特向貴部長深致敬意，並衷心期待兩國國交之增進也，廣田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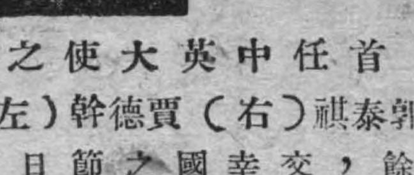
又日本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於十七日在伊豆湯河原對新聯社記者發表其抱負，謂外間對彼之外交稱爲「水鳥外交」，現在則將稱爲「空氣外交」亦殊有趣，附誌如次，據湯河原十八日新聯電，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與夫人同伴來至伊豆湯河原靜養，十七日夜對往訪之記者，談其抱負如左，中日兩國大使之交換，此爲最得時宜，爲兩國貢獻上，實爲良舉，余在大正十五年任巴西大使，昭和七年九月任駐華公使，現又任駐華首任大使，由大使降至公使，由公使昇至大使，有時年老，有時或見年少，於是世間多稱余係水鳥外交，然而世間豈非與水鳥同樣者乎，（言水鳥行動不定，變換無常，）中日兩國之間，既能如此次發生良好空氣，則此空氣便又可作種種良好關係之順序，英美及其他各國，均追隨日本斷行昇格使節，將分離於上海，南京，北平之外交界，近將集中於南京，故昇格之懸案，在此種良好之空氣中，漸次當可圓滿解決，因是余之外交，世間則又稱之爲空氣外交，亦未可知，余泰然自若以觀察中國現狀，並觀察其將來云，有吉大使於十九日預定返東京，下月十日由神戶出帆赴滬，又我國新任駐日大使蔣作賓於十八日午後零時十五分，訪問外相廣田作新任之拜會，並祝賀兩國大使之交換，及其他當前之中日國交諸問題，交換意見，

中英

中英使節昇格，我方亦於十七日下午五時正式公表，英使館參事官蘇武，於十七日下午四時赴外部訪徐謨，接洽中英使節昇格事，先是中日雙方決定使節昇格後，日外相廣田曾通知駐日英美大使，故英美方面亦接洽此事，中日既實行英美不能落後，故十六日英外長西門訪我駐英公使郭泰祺，正式通知英國決定將駐華公使昇爲大使，據十七日倫敦路透電稱，英皇十七日已批准外長西門所請，將在華英使署昇格爲大使之建議，我外部於十七日正式公表後，二十二日汪外

長提出中政會議，特任郭泰祺爲駐英大使，即將決議案送達國府，當日午後國府即明令公表，特任郭泰祺爲中華民國駐英吉利全權大使，英國亦以賈德幹爲駐華大使，汪兼外長曾發電致賀云，「北平英大使賈德幹勛鑒，





首任中英大使之
郭泰祺（右）賈德幹（左）

頃聞閣下榮膺首任駐華大使，逖聽之餘，曷勝懽忭，謹此電賀，即希亮詧，汪兆銘，」英大使復電云，「南京外交部汪部長閣下，頃承電譽，無限榮幸，此後鄙人自當格外努力，俾使兩國邦交益臻敦睦，俾符此次使節昇格之本意也，謹復，賈德幹」，中英使節昇格發表後，倫敦泰晤士報於十七日評論云，謂此舉可獲一般滿意之結果，中國人民爲世界上最大民族之一，不獨人民極庶，且文化極古，而美術文學哲學成就甚多，其眞正之價値，方爲世界他處所欣賞，自中國初與西方文明接觸之後，英國在其進展中，參加主要的與榮譽的部份，英人如赫德與梅樂和等，貢獻於中國稅務，使中英間多年友誼愈爲密切，世界各外國投資於中國者，以英國爲最多，他不具論，即就投資一事言，英國對於中國之進步與繁榮固極有利害關係也；今已屆使署昇格之時期，英使賈德幹將榮任駐華之第一任大使云。

中美

中美使節昇格，我外部於十七日下午五時發表，先是美國務卿郝爾於十六日宣稱，羅斯福總統已核準將駐華公使館昇格爲大使館，北平美使館於十七日宣佈，羅斯福總統已批准將駐華公使昇爲大使，詹森即任第一任大使，詹森前已由平赴京，奉美國務命令後，十七日上午十時到外部，訪外次徐謨，正式通知使節昇格事，惟使館昇格增加經費，須先經國會通過，人選問題亦必須參院同意，故實行期，或尚須相當時日也，

中德

中德使節昇格，我外部於十八日下午發表，德政府方面於十七日德外長紐拉特約晤劉崇傑，商談中德兩國使館相互昇格事，十八日駐華德使館參贊勞德士訪我外交當局，通知德國現決將駐華德使館昇爲大使館，據柏林二十一日海洋社電，中國駐德公使劉崇傑昨日往訪德外長紐拉特，轉達中國政府感謝德國將北平之德使館昇格爲大使館事，同時劉氏並通知紐氏，謂中國政府現採取同樣之步驟，擬將柏林之使館昇爲大使館，對華工業促進會會長錫泊爾，在歡迎劉公使之午宴上，述兩國將外交代表提昇至大使地位，以後兩國之親交，當更加密切，故該會極表滿意，劉公使答辭時，亦謂近來兩國政府之措置，殊令人極感欣慰，後即稱謝該會與該會會長，以及其他援助中國之團體，使彼本人在政治與外交之工作上，護益良多，中德兩國使節昇格後，德國駐華首任大使，決由陶德曼公使昇任，中國外交部長汪兆銘，二十二日有電到平，恭賀陶氏，電云「頃悉閣下榮任駐華大使，無任欣幸，謹電致賀，」陶使旋復一電，「辱承電賀，感愧無似，鄙人確信貴我兩國使節經此次昇格後，於促進兩國間現有之親善交誼，定有進一步之貢獻」云。



首任中德大使之
劉崇傑（右）陶德曼（左）

中政會通過廿四年度總概算

二十四年度國家總概算，於二十一日經中央預算計畫委員會審查竣事，二十二日經中政會通過，歲入總額爲九萬五千七百十八萬四千零零六元，歲出總額爲九萬四千九百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十三元，查二十四年度概算，最初因收支不敷，相差過多，曾送經中央開會審查，並議決裁併機關，緊縮政費，以求收支符合，經各院提出意見後，復公同酌予修正，列歲出總額爲九萬四千九百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十三元，歲入方面爲九萬五千七百十八萬四千零零六元，收支餘額爲七百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元，即列作第二預備費，煞費經營，數月審查之二十四年度概算，遂如是決定，即日由政會秘書處將全案送國府，令主計處依照核定各點重編，即送立法院審議，據探悉，此次總概算案，其所以不能依照預算章程，於五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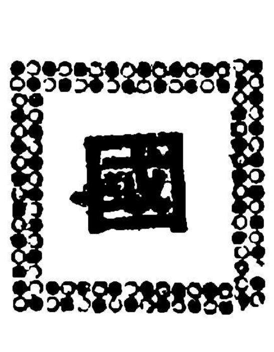
前送立法院審議者，係因國家歲入如關稅等，因受經濟不景氣，人民生產力及購買力之衰弱，益以白銀問題不定之種種影響，而減少甚鉅，不得不於各機關之裁併及緊縮支出兩原則下，力事緊縮，經長時間開會研究，及數度審查結果，迄今方告妥當，據悉案內所核定之歲出經臨合計爲九萬五千七百一十八萬四千零零六元，其分配款項，因未經立院審議，未克公布，但悉本年度黨政各費，確較上年度約減八百餘萬元，而對教育實業兩款，因關係提高國民教育問題及培植國民經濟基礎，應求發展，故對上兩項之事業費，反較上年度勉增三百五十餘萬元之譜，此種損益，實具苦心，俾政府於力事節流中，尤特別注意國家基礎之鞏固，當歷次開會時，各委對此種方針，無不毅然贊同，又中政會爲謀預算之執行，特另定注意事項數點，隨案通過，以便各機關嚴行遵照，大意爲(甲)總概算內已核定裁減之機關，二十四年度開始，務須實行，即由主管院修改有關法規，(乙)六月一日即着手裁併應裁各機關之裁併人員，並各給兩月薪俸，其被裁缺額，本年度內不得恢復，(丙)各機關之育才機關，規模大者，照教育法規釐正系統，其簡陋者不再招班，着手撤銷，(丁)各機關在平檔案，本年度全部移京，不再列保管經費，

所得稅原則已核定

所得稅條例，經行政院核定原則，二十一日下午五時各部會在財部開審查會，出席孔祥熙，鄒琳，徐謨，王世杰，劉維熾等，討論至徵收機關一點，各審委發表意見甚多，六時許議畢，條文修正通過，即呈行政院轉呈中政會交立法院討論，聞孔爲推行良稅，下年度將徵所得稅，又經委會二十四年度各項事業建設費，總額一千二百萬，已併入中央總預算案內審核中，二十四年度計畫，注重水利，公路，衛生，棉業等建設，以六百萬興辦水利，六百萬作其他事業費，棉麥借款去年預算，用至年底爲止，經節用結果，已延長用至目前爲止，今後經費，將由國庫撥發，

嚴厲制止偷運銀幣

自美國提高銀價以來，私運銀幣出口者，爲數甚多，防不勝防，財部於二十一日行政院會議提議請將偷運銀幣銀類出洋，或前往不行使銀本位地方之人犯，一律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分別情節輕重，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得併科幣額或價額三倍以下罰金，由國府通令全國軍警機關，協同各海關認眞查緝，一經拿獲，送交司法機關，遵照懲治，事關保存國脈，緊急處置，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決議通過，遞中政會議，中政會議於二十二日通過，又華北私運銀幣出口，近來以不明國籍者爲最多，平津當局商得日方同意，協助制止，二十二日津海關發布通告，凡由津陸路赴山海關者，准帶現國幣二十元，由津購通票出關或由榆關登車者，一律不准帶任何形式之現銀幣，從此私運之風可望歛跡矣，





英德發表重要宣言

本週歐陸局勢，大體觀察，自俄法互助公約成立後，俄捷公約繼之成立，各國對德陣容，又一變化，而波蘭獨裁者比爾蘇斯基之故去，德法對波各盡拉攏之能事，法外長拉佛爾在波蘭與德航空部長高林之晤談，關係尤爲重要，英掌璽大臣艾頓前自俄波報聘歸來後，即稱病謝客，最近銷假，於十六日在富爾珊發表演詞，對於目前國際情勢，作重要之觀察，謂英外交政策決遵循國聯，並主張列强與德談判，謀解決目前難關，艾頓將有未來外長之望，其言固不容忽視也，德元首希忒拉於二十一日在國會發表演說，闡明德國對歐陸局勢之態度，似較和緩，抨擊法俄協定，主張對外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担保不吞並奧國，英政府在下院發表國防宣言，盛唱和平，言外之意，似欲與德開空防協定談判，讀之對於目前歐陸局勢之發展，不難推知其趨勢也，茲述其概要如次，

德法視線集中波蘭

法外長拉佛爾自上週離俄後，即赴波蘭參加比爾蘇斯基之殯儀，德國亦派航空部長高林赴波吊喪，均藉此遊說波蘭，拉佛爾則以俄法聯合其軍力遠勝於德國爲詞，高林則以德波歷史關係說波，總之法德兩國均欲乘機拉攏波蘭，而高林與拉佛爾在波於十八日下午及晚間，曾會晤兩次，談話內容，雖未發表，據傳皆關於歐洲全部時局及法德兩國間各項問題，



拉佛爾

希忒拉之重要演詞

德國清一色國社黨衆議院二十一日在克羅爾劇院舉行第一次會議，宣布德國外交政策，切實聲明德國準備限制軍備，與各鄰邦締結互不侵犯公約，而以志在陷交戰國於孤立地位之任何規定補充之，希氏重申德國平等要求，抨擊法俄最近所訂互助協定，謂軍事聯盟，實與國聯法制之精神與文字相牴觸，繼謂德國既不欲干涉奧國內政，亦不欲牽入其中，德國無併吞奧國之志，且不欲與奧合併而爲一，德奧關係之緊張，良可抱憾，尤其因此事擾及德義之關係，云云，希氏此次發表演詞，辭令甚和平，英輿論尤表示好感，其關係之重大，可以概見也，國會於希忒拉演說完畢後，即行閉幕，茲將希氏演詞錄後，

希忒拉

德總理希忒拉二十一日晚間在國會發表一意義深遠之重要演說。歸結時宣布十三要點，以確定德國對於目前迫切待決之各項國際問題所持之態度，當希氏登壇宣言．彼將於是日向全德同胞體陳世界大勢，以表明德政府對當今一切問題之態度與決定時，全體議員，掌聲雷動，希氏繼而追述國社黨執政之初，德國之絕望形勢，並謂，當時之形勢，應舉爲彼過去政敵經濟眼光短絀之怨辭，因當時不僅德國經濟全盤崩潰，且他國之國民經濟亦有相繼崩潰之勢，而彼等對於在此種形勢下無法實現彼等之奢望，倘不坦白承認，希氏復力言，德國需要和平，并引證艾頓爵士最近之言論，即此等和平聲明，殊無價值，欲保障其誠意，應簽署集團公約，希氏反唇相稽謂：簽署集團公約之保障，其價值亦爲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因簽署條約者，心理上常易於簽署之時爲相當保留，反不若於全體民族之前對於有利於和平，而同時摒棄一切戰爭危險之政策，公開陳述其信念，希氏隨又述及軍備情勢謂，德國嘗嚴格遵行凡爾賽條約之義務，而勝利國不但未履行普遍軍縮與德國裁軍同時併進之神聖諾言，反繼續擴張其軍力，此種擴張，在積極完成軍事器械方面，較諸增加將校方面，尤爲明顯，希氏指此，即爲破壞條約，無法遁飾，因德國完全缺乏防禦之際，實於他國無絲毫之危險，法國軍備政策，顯係單方面破壞凡爾賽和約，而不能辭其咎，當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英相麥克唐納提出軍縮公約草案，而使其失敗者非德國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德法間之軍縮談判終於破裂者，其咎亦不在德而在法也，余曾數在軍縮會議提出建設的軍縮計畫，而悉遭拒絕，余今所以不憚煩辭，重行聲明吾人之主張，蓋以余自覺負有職責，應使歐洲人民，知德國志在和平，安全，與各民族之聯繫故也，希氏復鄭重聲明任何會議如於起草其程序時，德國未曾預謀，則絕不參加，然此亦非表示德國不保留事後同意該約之權，該約之成立，事先未與德國商議，就希氏觀察，無論該約之內容如何 彼均以荒謬目之也，希氏又稱．德國於沙爾公民投票後，對於法德現有邊境，絕對遵守．關於擬議中之東歐公約，希氏謂：其包含互助之義務據德國觀察，恐將來演成不可預卜之結果，且國社黨主義之觀念恰與蘇俄之觀念相反，德國以爲法俄所締結之互助條約，又返於往日軍事同盟之制度，與國聯盟約之精神與文字，大相逕庭也，且對於洛加諾公約之實際價值的安全保障，反滲入一不安全之成份，希氏至此，即舉出以下十三要點，闡明德政府之政策，（一），德政府反對四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所通過譴責德國重整軍備之決議，片面破壞凡爾賽和約者非德國實日內瓦也，不隨德國軍備之後，以裁軍之各國，且從而廢棄之，日內瓦決議中，重新歧視德國之處，使德國不能重返國聯，若國聯對於其會員眞實平等之保障條件未產生以前，德國絕不重返日內瓦，德國以爲凡爾賽和約與國聯之間，應判若鴻溝，前者之成立係將各國劃分爲勝利者與戰敗者，後者之組合，應在其會員國完全平等之原則上，（二），關於軍縮一點他國既不遵行凡爾賽和約義務，德國亦只得放棄和約中之軍事條款，因此爲破壞和約片面加諸德國之重負，而所以歧視德國者也，但德國政府於此鄭重聲明，德之此舉，專對在道義上與物質上，歧視德國之條款而發，反之凡爾賽條約所載有關國際生活之其他條款，連同領土條款在內，則無論何人，決不能單方面宣告廢止之，因此，此種條款，自亦當爲德國所尊重，（三），德國政府對於不能實行之條約，無意簽訂，但德國自願加入之條約，必嚴格遵守，縱該約尚未屆實效之時，亦必永矢勿渝，甚至係國社黨執政以前所簽訂者，德國亦必加以遵守，德政府尤其對於洛加諾條約之義務，將與其他簽字國共始終決定遵守到底，德國政府對於萊茵地帶非武裝區域之規定，視爲歐洲綏靖之一種絕大之貢獻，且必須申述者，邊界爭面不斷增軍之事實，則不能視爲符合其努力於原意也，（四）德政府隨時預備參加集團合作，以保證歐洲之和平，但鑒於永續進化之律，而保留其

同修改條約之權，（五）德政府以爲歐洲合作之建設程序，不能在單方面命令之下進行，因此利害不同之各國，應以獲得最低度之需要而自足，不應提出最高度要求，（六）在原則上，德政府準備與毗鄰各國，分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便達到分化交戰國家，與限制戰區之目的，（七）德政府預備加入天空公約，俾完成洛加諾公約，（八）德政府已宣布其新軍力將發展之程度，今後決不在任何條件之下，撤回其決定，無論其陸海空軍，於施行程序時，對於他國，絕無威脅，若他國預備裁減軍備時，德國亦絕不後人，德政府固已避免毫無限制的軍備競爭，此種誓意，已有事實證明，如德國海軍僅以英國海軍百分之三十五爲度，若與法國之噸數較，尙少百分之十五也，外國報紙，言德國之此種要求，不過爲其發端云云。德政府玆鄭重聲明，此種要求，爲確定的且最後的，德國之參加新海軍競爭，既無意向，亦無需要，且又不可能也，德政府承認大英世界帝國之海防，爲其所必需亦卽如德國本身決定進行一切，以保護德國在歐洲大陸之生存與自由，德政府誠意努力與英帝國在此種基礎上，締結一定關係，將使兩國間之戰爭，爲永不可能，（九）德政府願意積極參加一切足以導入實際限制擴軍之努力，欲達到此種目的之唯一可能方法，須回溯往日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中所表示之意見，凡軍火之不但能造成死傷與破壞，且足以危及婦孺者，一概禁止使用，其中最要者，（毒瓦斯彈，燃燒彈，與爆炸彈之使用，因若令此類炸彈隨意使用，則凡限制轟炸機數目之舉，亦屬徒然無益，（十）德政府願意共同限制重大之攻擊武器，如重砲與坦克等，尤其鑒於法國邊疆積極鞏固要塞，如國際間能取消攻擊的重大武器，自足予法國以百分之百的安全保證，（十一）德政府願意共同限制槍砲之口徑，與戰鬪艦巡洋艦，魚雷艇等，且德政府預備接受戰艦噸數與潛水艇之限制，若有公平之國際規約，德國亦同意完全放棄潛水艇，（十二）德政府之見地，若僅以國際條約之方式，緩和各個國家間之緊張情勢，而同時又乏適當之方法，以禁止足以毒害公共輿論之不負責的演說，文字，電影，戲劇等，則該項國際條約，殊無實效，（十三）德國政府隨時預備加入不干涉他國內政之有效的國際協約，但需將干涉一辭之正確意義，訂有國際之界說，希氏演說結尾稱，請贊成和平之國家與政府，注意維持和平，乃彼本人之唯一目的云，

▲**新徵兵條例**　二十日國會開幕前國防部長布倫堡向閣議提出新軍事法案，當經希忒拉以次各閣員一致通過，按此項法案規定，每一德國國民，均有服兵之役務，在戰爭時期，婦女亦應爲祖國供獻民役，德國之國防，應包括陸海空軍三類，統由希忒拉指揮，國防部長副之，至於服兵義務，凡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男子，普通担負，國防部長並有權在戰爭擴充此項限制，軍役中包括現役軍隊，與後備軍隊，現役期間，自男子達至二十歲時開始，但須已在勞動服務營經過必要之訓練，現役期間，在陸海空三類軍隊中，均定爲一年，滿期後，即列入後備軍中，至三十五歲時，即退爲工程兵，至四十五歲，始可完全退休，海外德僑亦須完盡服兵義務，請假期間，不得超過兩年，後備軍每年由國防部長召集一次，一切軍人均不得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或爲國社黨員，在現役期間，並停止選舉權，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以前，義勇軍官及士兵，已定服役期限爲十二年者，均須俟至期滿後，始能退休，二十日希忒拉發出命令，由國防部長白倫堡與內長佛里克副署，據此，今後德國軍隊之最高指揮權，將操諸國防部長，其職權僅在德元首之次，此項命令又規定海陸空强制軍役期間爲一年，並規定戰時女子應爲國服務，與男子同之原則，凡純粹或混合猶太血流者，免除軍役云，

▲**英報之評論**　倫敦二十二日電，今晨各種色彩之報紙，一致以爲希忒拉氏之演詞爲解決歐局之可注意的貢獻，據倫敦「泰晤士報」評稱，此項演詞可作爲完全解決對德問題之根據，此點固爲無人可以置疑者，希氏演詞之意響，頗爲和平，且欲有所裨益，惟其演詞中對於史丹荷浦氏之要求，並未予以響應，而提出一限制軍備之切實的程序云，「新聞紀事報」評稱，吾人將希氏之演詞與其裁軍之建議綜合觀之，其重要性頗不在小，「每日郵報」稱，此項演詞爲和平的熱烈呼籲，可爲歐洲歷史上一劃時代的事件，工黨「每日前鋒報」稱，英國等其他國家必須以同樣精神，予以響應，英國殊不應以迅速擴大空軍之宣言作爲對德之答覆云，

英內閣之國防宣言

英樞密大臣包爾溫於二十日覲見英王，陳述內閣之國防宣言，二十二日午後下院開國防辯論會，包爾溫謂，希忒拉之演說，英政府將予以透澈公允之考慮，英政府承認希氏已於數方面確切表示德國之態度，並示明德國所準備實行之若干點，英政府將以同情與忠實之精神，加以至密切

之注意，英政府與他國之合作，實佔有重要部份，決不致不竭其能力，於可能各方面告成國際之妥協，希氏曾宣佈，德國擬限制其空軍，而與其他西方各國相埒，此為對英國方案所依據的基礎之確認，關於希氏所稱德國贊同天空公約一節，英政府曾與義比德三國政府磋商此項公約，應否速使實現問題，推進天空公約，當與保障平民，使免受天空任意轟擊危險之努力相結合，希氏演說之數段，表示其亦具此意見，(衆歡呼)此為甚重要之點，在天空防務之辯論中，不能忽之，歐洲問題之總解決，為二月三日倫敦宣言之主旨，希氏今於此有所貢獻，吾人殊歡迎之，包氏繼請衆院與全國勿自驚擾，今敢謂英國之基本利益，厥在和平，英國決不願在世界一隅，因亂得益，故下院贊助政府，不特可以鞏固英國之安全，且可鞏固具體之安全，蓋吾人之軍備，僅用以制止侵略者也，包氏又謂，渠信吾人對能了解英國能履行其義務者，必予以歡迎，此足勉勵願生活於和平中者，而對彼於將來事急時，受誘遺忘或不顧國聯盟約下或非戰公約上莊嚴之擔任者，足予以遏止，包氏末宣布英國第一道線之飛機當有一千五百架，此為英政府志求平等之數字，而擬儘速達其目的，法國所有之飛機除在遠東者不計外，現為一千五百架，吾人仍可隨時勢之需要增減之或遲速之云，



英樞密大臣包爾溫

包氏演說畢後，保守黨議員阿特里主張，立即召集軍縮會議，攷慮希忒拉昨夜在柏林所提出之建議，阿氏謂政府須先商妥一種政策，而後對於國防，始能獲全國之一致，至於政策應以集體安全制與軍縮為根據，而不應以重整軍備為根據云，樞密院大臣包爾溫發言作辯論之開始，先言希特勒之演說，將受英政府透澈公允之攷慮，繼謂英國防地位，曾由帝國防務委員會加以攷慮，並曾派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以參謀長三人，財政部外交部代表與秘書組成之，英國之重整軍備，已遷延日久，以期一般限制，得獲妥協，曾經決定為一種國防行動，此凡負責政府概不能置諸不理者，今日恐慌最大原因之一，厥為幕後進行之一切，外間絕無所知，是德國今已一部分揭開其幕矣，渠望不日能全部揭開，俾英德能推誠相見，非至此時，兩國間不能有眞正信任，渠信上年十一月間，渠估計德國所有飛機之數，殊為準確，惟建造飛機之速率估計殊誤，蓋德國已於最近六個月來加高其造機速率也，希忒拉曾語外相西門，謂德國之空軍力，已與英國相埒，後經查明，德國共有第一防線飛機八百至八百五十架，希氏並曾言德國志在使空軍與法躋於平等地位，故英政府為平等計，須置第一防線飛機一千五百架，此數字將隨時勢之需要增之減之速之緩之，凡關於此種擴張應辦之諸事，均在考慮中，即可見諸實行，包爾溫繼謂如各方面咸在同一點發始，則限制軍備與集體安全將大易辦成，政府決計於擴張空軍之際，防杜乘機居奇謀利，並將與前製造飛機督辦，現任軍火大臣韋爾勳爵會商組織飛機製造業之辦法，不日將提出追加豫算，包爾溫末謂渠讀希氏之演詞後，已毀其豫擬之詰論，而以另一論調結束之，渠信希氏之演詞，已證明大衆必須團結而重行努力，謀使人類智力從未能想像最可畏之恐怖與罪惡，脫離世界云，自由黨員辛克萊繼起演說，謂渠以自由黨之資格發言，渠以為大局今確嚴重，渠意非至德國獲其應獲之公道與平等，則德國仍將為和平之敵，政府今急宜修正其經濟政策，召集經濟會議，而使德國得與各國和好相處，政府且當從速進行天空公約，該約中當含有條文而使國際空軍終能成立云，

▲通過擴張空軍程序　二十二日下院以三四零對五二票通過政府擴張空軍之程序，並否決工黨所提出反對增加第一防線飛機總數步驟之動議云，二十二日上院討論國防政策時，航空部長倫敦德雷說明政府擴充空軍計劃，謂英國本部除海軍飛機外，目前僅有軍用飛機五百八十架，但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則將有第一線飛機一千五百架，屆時駕駛員將較現有數額更多二千五百名，陸上航空機關人員尚須添雇二萬二千五百人以上，吾人並將添辦航空學校五處，英國原定建造飛機二十二隊，　防衛英國本部，現則將加至七十一隊，至於飛機場則原定建造二十二處，現將添造三十一處云，

▲艾頓講演國際情勢　掌璽大臣艾頓十六晚在富爾珊發表演詞，對於目前之國際情勢，作重要之觀察，此　為艾氏病愈後第一次之演說，氏稱，歐洲難關之可怕性質，其眞實性固不容懷疑，惟渠信此項難關並非無法可以勝過，但欲勝過此項困難，必須各國均能盡其職責，英國之職責應採行一種坦率堅強的

外交政策，尤應對於國聯以及集合的安全制度，予以穩固的協助，氏陳述渠國外長西門近頃赴歐臨訪問時之歐局背景，稱在已往數月中，國際最重要事件，無疑的爲二月三日英法兩政府在倫敦所獲之妥協，吾人希望此項妥協可令大衆明瞭，對於德國之地位應獲得眞正平等，更無任何疑慮，二月三日之宣言曾確切宣稱，欲恢復國際之信任與和平的展望，無一事較諸列强與德國間能自由的談判一普遍的解決方法，更能有所裨益英代表之訪歐，卽爲推進此項工作，令其更進一步，而同時對於歐洲一般和平予以便利是也，倫敦宣言中所聯續討論者，有安全與軍備兩點，在柏林談話時，上述兩點均未能獲得實質的進步，關於安全問題，德國會建議締結一多邊的東歐不侵協定，此項消息頗可歡迎，吾人對此建議應以最良的建設方法利用之，英國對於歐洲安全之觀念，一向信賴國聯，惟不幸德國現時尙未有願意復盟之表示，英國輿論歡迎德國復盟，已經甚大表明，各國受國聯盟約所包含原則之鼓勵，固應迅速採取此項特權也，關於軍備問題，德政府雖曾鄭重聲明，欲締結一軍備公約，惟此項宣言之最後的價値，顯然當須視作此宣言之國家，是否準備受一種限制，俾能獲得一適當的一般協定是也，吾人試以兵力問題舉例言之，查迄今舉行一裁軍討論時，均曾提及如欲成立任何陸軍軍力之協定，必須令西歐法德義三國之軍力，獲得均等，在英國所提之麥克唐納計劃中，卽包含此項建議，內容規定法德義三國之軍力爲二十萬人，而予蘇俄以較大的數目五十萬人，吾人所應憶及者，卽德國對此草約，前此自身曾時常讚美之，且對於有違犯此項原則者，表示惋惜之意，此項草約已經裁軍會議全體卽德國亦包含在內，加以接受，認爲未來談判之根據，當一年前，渠訪問柏林，巴黎與羅馬時，一般對於此三國採取平等之原則，並未加以非難，以後德國又要求將此數由二十萬增至三十萬，倘令德政府現時主張需要五十五萬人，吾人以爲如按照此等高額之西歐三國間均等率，則欲獲得一平等的訓練根據，坦率言之，殊難於達到目的也，艾氏繼述；按照德政府之觀點，以爲德方採取此項數字，係爲關切東歐之情勢，艾氏乃進而對於東歐情勢，加以分析，氏稱，渠在蘇俄得悉俄方顯然有許多原因，令其在若干年中，將充分注意於內政，據一般觀察，蘇俄爲本身打算，對於破壞其艱難締造之機構者，必予以憎厭，而戰爭一事，又爲理想中最大之破壞勢力也，

且柏林與莫斯科間，距離頗遠，自波蘭成立以來，俄國侵德，在地理上已不可能，因此種原因，渠感覺如有任何國家，要慮其本身之安全，其最佳辦法，莫如參加國聯，而享受集合安全之利益，

國聯與羅迦諾條約爲重要的穩定因素，此爲一九一四年以前所未有之情勢，羅迦諾條約爲國聯成立以來各國政治家最重要之建設的努力，此約與締約一切國家均有利益，此項安全，對於德國與法比具有相同的保障，蓋羅迦諾最重要之因素，卽相互主義是也，

艾氏繼又討論，在目前情勢下，英國應採取之外交政策，渠於述及孤立政策之主張時，稱英國最大之担保，卽可允任國聯會員國，英帝國各自由領亦均參加，縱令孤立政策曾有極稀薄的存在，但按諸實際，則在本世紀初，英國之孤立已經死亡，當英國簽字於國聯盟約時，並予以殯葬矣，分別的與選擇的締結同盟之制度，於永久解決英國之難關，亦同樣無益，欲解決難關惟有一法，卽爲集合的安全制度，而此項制度之唯一可實行的方式，厥爲國聯，

艾氏以爲各國亦將有一日爲相信此項之解決方法，集合安全制度之意義卽爲如遇此項制度完備時，各國將聯合的設法，予各個國家以安全，英國爲達此目的計，必須盡力，例如在西歐方面，如無英國盡力合作，並供給充分之武力，則集合安全必不能充分，實際上最重要者，並非英國將再有新擔負，而應鄭重表明，對於履行其已擔負之義務，具有決心是也，最危險之事，莫過於對於一種義務，採取一半贊成之態度，按照最後的分析，集合制度之權力，必須仰賴有壓倒的內在力量，足以抵抗任何有侵略野心之國家，英國以國聯會員國之資格，其政策不在反對任何個人或國家，而在反對作違犯國聯盟約行爲之國家，英國所意欲者爲維持和平與保全善鄰關係，因此最後足以影響英國輿論者並非任何懇摯甚或熱烈的宣言，而在任何政府能願意採取一種建設的貢獻，俾能於公衆有益，

▲英內閣將改組

英閣改組之說，宣傳已久，據倫敦二十日中央社哈瓦斯電關於內閣改組問題，政治性質之談話，現在積極進行中○衆信首相麥克唐納，將調任極密大臣，俾有充分時間，處理外交問題，所遺首相一職，則由現任樞密大臣鮑爾溫繼任○又西門外相自行退休，則外相一職，將由掌璽大臣伊頓繼任，此說現仍盛行云○又據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雖英內閣變更之切實消息，，在聖誕降臨節國會休會前，不致發表，但今晨數報則謂，現已確實決定麥克唐納將於下月內以相位讓與包爾溫，今日內閣改組之謠言傳說甚盛，但至夜半猶無確期，據政界觀察家言，麥克唐納與包爾溫之互換職位，固意中事，但數週內未必有關於內閣變更之公佈，

捷俄簽訂互助公約

蘇俄捷克十六日簽訂之互助條約，其中有一重要條文，規定僅被侵略者如獲法國補助，此約始發生效力，聞其他條文大致類似法俄互助協定，首三條全相同，此約乃由捷克外長貝尼斯與蘇俄駐捷公使亞歷山多夫斯基依此談判而告成功，又俄捷兩國商訂航空協定，在捷京與莫斯科間開辦商務航空路線，經過羅馬尼亞之克魯伊及烏克蘭之基輔兩地，此項協定已在莫斯科簽字，

捷克外長貝尼斯與奧國外長華爾登尼格於二十日在捷克達波爾城會晤，磋商關於多瑙河互不侵犯公約，互不干涉內政公約及安全公約等問題，按捷克外長係代表小協約方面，而奧國外長則又係代表義奧匈集團，此兩方面外交家之直接洽商，實以此爲第一次，據捷京二十日中央社海洋電，捷克情報局宣稱，彼等之會，與兩國有共同利益之政治經濟問題有關，會議在相互誠信與友誼之精神中結束，結果雙方均覺甚合各本國之目的，換言之，即有益於中歐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和平云，

▲捷總選結果利於德　據捷京二十日路透電，此次捷克國會總選舉之驚人特點，爲德意志陣線地位之鞏固，該團體由海恩蘭氏指導，一切公然仿效德國國社黨，今在新國會中爲至有力之多數黨，查現政府爲五黨混合所組織，今似有改組之必要，海恩蘭氏在總選舉中之獲勝利，實爲捷克政治上之嚴重問題，捷克國會選舉結果，現已明瞭，衆院議員三百席中，屬於政府方面之捷克族各黨得一百三十三席，與上屆相較，損失甚微，其中農民黨得四十五席，社會民主黨得三十八席，國民社會黨得二十八席，人民黨得二十二席，屬於反對黨方面之捷克族各黨亦無出入，其中右派國家主義黨得十七席，法西斯黨得六席，共產黨得三十席，惟日耳曼族各政黨則變動甚大，蘇台德派日耳曼黨自十九席增至四十四席，而日耳曼社會民主黨日耳曼基督教社會黨均遭損失，蘇台德派日耳曼黨一躍而成爲國會第二大黨，除政府方面之捷克農民黨外，勢力無出其右者，職是之故，內閣組織或將發生變更，惟蘇台德派日耳曼黨領袖海恩蘭並未提出爲候選議員，其用意何在，現尚不明，該黨領袖海恩蘭於投票結果發表後，致電馬薩里克總統，對總統耆年碩德，備加頌揚，並稱昨日選舉結果，足徵捷克國內各民族頗互相諧和，爲和平及人道而努力云，

國聯討論義亞糾紛

義亞糾紛問題，至本週演成相持不下之勢，而義國猶增兵運往東非不已，其勢甚洶湧，亞國則擬請國聯解決，適國聯非常大會於二十日在日內瓦開會，此會蓋爲大厦谷爭端而召集者，國聯定於二十二三日討論義亞糾紛問題，此不僅爲和戰問題，國聯之前途，亦繫於是，玆分誌如下，

國聯行政院開會

國聯行政院會於二十日午後四時二十分開會，由李維諾夫以國聯行政院主席資格，舉行開幕禮，此次大會係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爲大厦谷爭端而召集者，李氏與各國代表先後發表演說，追悼波蘭已故比爾蘇斯基上將，嗣選舉葡萄牙代表華斯貢賽洛斯爲大會主席，其議程中有事件廿五起，而意阿爭議，與大厦谷戰爭，皆在其內，聞大厦谷戰爭事，將展至九月間國聯大會集會時再議，蓋以南美刻正進行談判，國聯欲予以成功機會，故暫不討論也，理事會最嚴重之試驗，將於星期三或星期四見之，屆時亞國問題，將提出考慮，亞國已表示其決心，必欲國聯透徹調查此次爭議。日內瓦能否解決此項國際爭執，而免於流血，此爲全球人士現所注意者，國聯行政院於二十二日晨十點半，續行開會，李特維諾夫主席，首先舉行非公開會議，當經決定將日本應否參加鴉片顧問委員會之問題，列入本屆理事會議程，次乃舉行公開會議，通過關於販賣奴隸問題，及健康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之報告書，義國代表阿洛西，在販賣奴隸問題之報告書內宣稱，在亞比西尼亞，阿拉伯，蘇丹，法屬索馬利蘭境內，均有奴隸制度之存在，並謂，亞比西尼亞政府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所提出報告書，亦承認該國有販賣奴隸之事，

艾頓極力斡旋義亞

英國對於義亞糾紛，素持調解態度，駐義英大使德留蒙因此奉召回國，出席十七日內閣特別會議，當經決定派艾頓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艾頓赴日內瓦後，於二十日與法義代表及亞國駐法公使會談，極力調和義亞兩國意見，以期互相融洽，據聞義國對亞國指派外國人爲混合委員會委員一節，將不復表示反對，但堅持委員會所討論者，當以維魯亞事件爲限

，至亞國方面則要求行政院採取仲裁程序，將義亞關係一切問題悉加審查，目前艾頓之職責，即在調和義亞兩國見地，以期互相融洽云，最近由艾頓負責調和關係兩國見地，惟艾頓此項企圖，現已發生挫折，因意國方面，反對援引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由理事會處理雙方爭議故也，法國外長拉佛爾，現正爲此事，與關係各國代表，舉行談話，以期覓獲協定方式。亞皇二十日致電國聯，正式向行政院提出要求，謂義亞混合仲裁委員會審議邊境爭端時對一九二八年義亞友好條約之條文，應有解釋之權，此層若爲義國所拒絕，則行政院應履行盟約第十五條之規定將義亞爭端加以審查，並進行調查云，電文並稱義大利在亞國邊境集中軍隊，儲積軍火，亞國指派兩外國人爲混合委員會委員，而義國則派本國人充任，此外亞國主張混合委員會應將兩國爭端全部提出討論，而義國則欲使委員會之職務僅以討論去年十二月間維魯亞邊界爭端爲限，在此種情形下，欲求爭端公允解決，殊不可能，至亞國則會在本國境內劃一臨時中立地帶，以冀避免新事端，其委曲求全，於此可見云，



墨索里尼

亞國外長十七日以亞國對義大利最近一次牒文之答覆，交予義國公使，謂亞國對於去年十二月間維魯亞地方邊境事件之責任問題，明白接受仲裁辦法，惟兩國爭端，係以一九二八年義亞條約關於義屬索馬利蘭界線之解釋爲主要點，故亞國將繼續設法，俾由仲裁途徑將此點完全解決，亞政府現已派定法人蘭浦拉德爾及英人波德爲混合仲裁委員會之亞國委員，並要求由各委員自行決定混合仲裁委員會之開會地點及日期，義國駐亞公使即通知亞國外長，謂亞國所派仲裁委員之人選，業由義國予以備案，惟義國以爲委員會當以亞國人充任，今所派委員，皆係外國籍，用將提出保留云，

義國下令徵發財源

義財長二十日在衆院演說豫算案時，宣布義國出兵東非之用費，迄今已過一千萬鎊，據稱本財政年度前十個月之稅收共十五萬一千三百八十萬萬里爾，支出之數連東非出兵費在內，共十七萬三千三百三十萬萬里爾，估計下屆財政年度之稅收約達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萬萬里爾，支出約爲十九萬六千四百五十萬萬里爾，兩抵尙少約一萬六千五百萬萬里爾，但所短之數在今年底之前恐將大增，因估計之支出，東非出兵，將來所需之費尙未計入也，此項經費須用幾何，今未能豫定云，義政府二十一日頒布命令，徵發所有財源，以應政府之支出，此事特別限定義大利公民，並規定所有私人之外國證券在二十日內必須交於銀行，列入國家外匯局賬中，又據官方宣稱，不久將發行四厘內國公債十萬萬里拉，新債之目的在彌補預算之均衡與東非之軍費，

馬賽案猶提備忘錄

猶哥斯拉夫對馬賽兇案問題，頃向國聯提出備忘錄，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通過決議案，令匈牙利對於該國若干官吏在匈案中所負責任，加以調查，乃本年一月十日匈國向國聯所提出之照會，並未報告調查結果，對行政院決議案作事後之贅議而已，猶哥以爲匈牙利政府之調查方法及監視恐怖主義團體之情形，均不充分，即如恐怖黨領得護照前往馬賽一層，亦未調查明白云，又法國頃以照會一件送交報告員艾頓，指出匈國所提出情報有若干點與眞相不符云，

▲**兇犯在滬被獲**　去年十月九日在馬賽暗殺猶國王兇犯之一之阿勃蘭諾維夫，十九日在上海被補，因守秘，至二十三日始露消息，阿猶國人，年五十三，近混入法某郵船東逃，以原操航業，在輪中自洩其秘密於親暱之水手，爲他水手所聞，到滬後向法總領署告發，當法領查拘時，阿已登陸，不知去向，十九日晚阿在虹口拳擊某西人，遂拘入捕房，翌晨捕房以行兇案向特法院起訴，未提及南王案，二十三日晨本案判決，捕房律師乃聲述彼係刺南之兇犯，謂據法捕房來函，已電告本國，請暫將其拘押，俟辦引渡，特向法庭聲請，推事准之，乃還押捕房，

日本政局之一瞥

最近日本政局情形，以本週成立之內閣審議會爲一可記之大事，斯會醞釀已久，當本年三月中，日政府即向議會提出此案，據岡田表示，謂係樹立非常時對策，其後經幾許波折，審議會及調查局之經費，方出議會通

過，閉議會閉幕，內閣審議會及調查局官制於本月七日由內閣議決，以內閣書記官長爲調查局長，八日經樞密院可決，十一日發表審議會委員及調查局長官，計委員十五名，網羅各黨重要人物，及財閥代表，計齋藤實，山本達雄，靑木信光，馬場鍈一，里田長和，伊澤多喜，賴田木桂吉，富田幸次郎，川崎卓吾，安達謙吉，望月圭介，水野錬太郎，秋田淸，各務謙吉，池田成彬等十五人，以岡田及高橋爲正副議長，吉田爲調查局長官，十七日成立，此爲日本政黨政治之一大轉變，政友會方面對此會即取反對態度，並將望月水野兩人開除黨籍，政友會及民政黨原有提携運動，與政府鬥爭，但民政黨已與政府一氣，致提携運動不獲成功，政友會大受打擊，此會並無軍人參加，惟調查局則有著名之少壯派軍人之陸軍大佐鈴木貞一，海軍大佐阿部嘉輔，可見日本少壯軍人對於內政上亦思染指也，

美國禁銀幣進口

美國白銀政策，自財長摩根陶於本月十三日發表關於貨幣問題演說後，一般觀察均謂對英而發，二十日復下令禁止外國銀幣入美，據財部公告解釋，此舉係與因銀價高漲致銀幣之實質價値高於貨幣價値之國合作，但財部於例外情形可發入口特許證，包括由外國政府或外國中央銀行或國際淸算銀行核准之裝運，其意在防止因銀價高漲，投機商人運銀至美出售而得巨利，惟於外國銀幣其貨幣價値於進口時爲其含銀之市場價値之百分之一百一十或以上，則爲例外，此舉係與因偷運銀出口而受嚴重損害之國合作，一般人相信此種限制可使美國與倫敦銀協定簽字國及其他銀幣易變爲銀塊價値之國爲有效的合作云，財部對於白銀政策仍然保守秘密，除謂禁止外國銀幣輸入，乃出於合作精神外，對其他問題拒絕答覆，據財部統計至少有十國之銀幣禁止輸入，即玻利維亞，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墨西哥，秘魯，薩爾瓦多，烏拉圭等國，據私人觀點，現時財界認由華盛頓努力減少他國困難，殊無功效，或則乃一善意之姿態而已，據倫敦銀行家及銀業中人之觀察，謂係美國努力防止墨西哥銀幣私運入境，致墨國發生貨幣恐慌之表示，美國此舉，並未阻止外國銀幣之被溶化，但僅減少裝運銀幣者所可得之利益，因須償付鎔化銀幣之代價也，一般輿情，以爲銀幣鎔成之大條，無可禁止，因大條中之銀是否爲銀幣鎔成，無從辨別也，查美國白銀之禁令，僅適用於外國銀幣及普通用作貨幣之銀塊，又據上海專家之意見，美財部禁外國銀幣入口之純粹的結果，即爲集中世界白銀之管理，使其有全操諸投資者之手之趨向，據該專家等說明，如倫敦大條不在禁止之列，則一切國家之銀幣均將紛紛傾入倫敦之鎔冶爐中，結果將令英國之鍊銀廠獲利，否則此項權利，將爲美國所獨占云，吾人對於美國此舉之觀察，若謂其改變白銀政策，則未免太樂觀，實則美國眞意，目前尙未完全明悉，而美財長對此又緘默不言，膨脹派議員仍在高唱提高銀價，此中內幕複雜萬分，吾人不必因此而抱樂觀，至如何應付存銀之外出，乃根本之計也，

恩給金案之鬥爭

羅斯福之復興計畫，將國家復興處延長二年，而不理會五月十四日參院決議之延長十個月案，而羅斯福與國會間之鬥爭，益爲顯露，其中以恩給金案爲政府與國會間之焦點，內特曼退伍兵恩給金案發行新幣二十萬萬元，已由衆院通過議長簽字後送交白宮，羅斯福閱後，即草擬否決之文，並於二十二日向國會親自宣讀否決案，解釋否決之理由，謂依照法律，退伍軍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無享受恩給金之權利，今若發行鉅額紙幣，加以償付，其結果所至，必使種種支出不復取給于賦稅，而取給於通貨膨脹，果爾則物價飛騰，無從監察，中等階級之儲蓄，必因而毀滅，恩給金本身價值，亦必爲之低落，任何國家會採用此等方法者，莫不受惡劣之影響，今欲改善退伍軍人之命運，舍國家經濟復興，，其道固末由也，總統嗣又說明預算虧負達四十萬萬元之鉅，但此數完全用於救濟失業，至退伍軍人之失業者，政府尤屬另眼看待云，然衆院會後投票結果，並以三分之二之多數取銷總統之否決，按依照憲法，各項法案經總統否決者，如由經參衆兩院覆議，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者，得取銷總統之否決，羅斯福此後又不知取何態度矣，

國際會議安定通貨

二十一日參議員太丁斯提出一議案，要求羅斯福總統召開一國際會議，根據該案，由羅總統從速召集列強會議於華盛頓，討論戰後一切重大問題，包括戰債·軍備·通貨安定，與貿易復興等：太氏稱，「提議召開一世界會議，以貢獻於一般平民，此其時矣，吾人組織已解體，全世界正準備第二次世界戰爭，人類之租稅負担奇重，故余提議消滅此種情況，」據太氏之解釋，擬議中之國際會議目的有四，一·戰債問題之合理的解決，二·在可能範圍內，按比例普遍縮減軍備，包括軍備建造立即停止一年，三·締造國際協定，穩定通貨，四·世界貿易之復興，氏稱渠信世界裁軍程序與貿易復興完成時，美國當接受保證償付戰債之有價證券與債券云，二十一日英下院敦促財長張伯倫與美國協商一穩定世界貨幣之英美共同計畫，哈米頓氏於下院討論預算二讀時，曾提出貨幣問題，向張氏呼籲，採取恢復國際貿易之行動，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五月十七日起
至廿四年五月廿三日止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南京東京同時發表中日使節晉昇大使，美英亦通告決定使節昇格。
▲國府命令特任蔣作賓爲中華民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
▲立法院通過（一）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條例，（二）修正地質調查所組織條例第三條第六條。
▲孫科由蘭州飛西寧。
▲戴傳賢辭考試院長職呈發表。
▲美經濟考察團到漢。
▲鐵部向中交等行借五百萬修隴海路西安至寶鷄一段。
▲法外長拉佛爾與德航空部長高林在波蘭晤談。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中德使節昇格發表。
▲國府命令公佈茲修正教育部組織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條文附錄修正條文如下，第二十條教育部設督學六人至十人，視察及指導全國教育事宜，第二十一條教育部設科長十四人至十六人，科員八十人至一百零六人，承長官之命，分掌各科事務，第二十二條，教育部部長特任，次長，參事，司長，秘書二人，及督學四人，簡任，秘書督學及科長荐任，科員委任。
▲林主席由滬返京。
▲孫科由西寧飛西安。
▲何應欽由平出發赴并。
▲財部呈行政院黃災獎劵得難續發。
▲蘇俄巨型機「高爾基」號失事。

五月十九日　星期日

▲蔣委員長由滇飛元謀至西昌視察朱毛殘匪竄擾區域。蔣對滇學界訓話。
▲孫科由西安赴華山。
▲顧祝同由漢飛渝。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

▲國府命令學位授予法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實行。
▲劉湘由渝飛成都。
▲徐向前匪西竄，江油解圍。
▲顧祝同由渝飛黔。
▲何應欽抵太原，與閻錫山商剿陝北赤匪。
▲美經濟考察團由漢飛渝。
▲殷同在東京訪日本財長。
▲日軍開入遵化。
▲國聯行政院開會。
▲捷克總選揭曉，海恩蘭派勝利，德意志陣線膨脹。
▲美財長下令禁銀幣入口。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蔣由昆明飛貴陽。
▲行政院議決偷運銀幣人犯照危害民國法治罪。
▲蒙政大會閉幕。
▲何應欽在并閱兵。
▲航空獎劵改每月開獎，減獎額，經行政院核准。
▲財會開會審查所得稅條例。
▲希忒拉在國會宣布外交政策。
▲日陸軍大臣林銑十郎赴「偽國」。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蔣由黔飛重慶。
▲中政會通過二十四年度總概算。
▲中政會通過（一）追認國民政府明令特任蔣作賓爲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特任郭泰祺爲駐英吉利特命全權大使，特任朱鶴翔爲駐比利時國特命全權公使，派鄭天錫爲出席第十一屆國際刑罰監獄會議及第六屆國際統一刑法會議代表。
▲中英首任大使發表，英以賈德幹昇任駐華大使，國府命令，特任郭泰祺爲中華民國駐英吉利國特命全權大使。
▲中德大使亦決定，德以陶德曼昇任駐華大使。
▲國聯行政院任吳稚暉爲國聯知識合作委員。
▲太原開迎何應欽大會。
▲英樞密大臣包爾溫在下院發表國防演說。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中常會議決肅州設中央政治分校。
▲國府命令公布中央銀行法。
▲汪精衛由京到滬，黃郛由莫干山到滬。
▲何應欽返平。
▲中日負責人員在津商戰區問題。
▲馬賽兇案首犯在滬被捕。
▲青島明華銀行停業，平津分行亦停。

中日使節昇格

中日公使昇大使事，今日將在南京東京同時發表，此中日國交上一大事，不可以不論。

聞昇格事去年已有此議，原擬中日中義，同時舉行，乃日本未決定，中義之間，遂先實行。上月有吉公使回國前，此議又起，中國自無異言，大抵最近日本之決定，乃有吉回國後協議之結果。

使節昇格，乃國交增進之表現。今各國之間，大抵皆交換大使，惟各國於中國，皆爲公使。蘇聯革命後之派遣大使，乃中國接受大使之創例，數月前，義大利繼之，今並日本而三。東京電傳：日本慫恿英美亦昇格，英美均已贊同。是則就一般外交大勢言，殊爲可喜之現象。

尤若中日兩國，形勢複雜，今春以來，一方傳國交之好轉，一方又時聞其少壯軍人之躁進，尤在華北，問題叢生，謠諑常起。一方日本軍人責中國仍無誠意，或有誠意而不澈底，一方則中國人之觀感，殊憂日本軍人正醞釀不測之危機，或將强中國以不可接受之談判。有吉氏之回國，正在此混沌錯綜之時也。近者日本閣議，決定使節昇格，外務省遂迅速通告英美各國，使一部軍人，不及阻撓。此足見廣田外交尚勉可控制大勢；而使節昇格，權限增高，外交談判，或能有力。無論中日間今後問題困難如何，要之提高外交代表之權，俾期一切問題，可經由外交機關，則畢竟爲時勢之一進步也。

雖然，就目前論，中國人尚不宜過重視此舉，而陷於不切實際之樂觀。此無他，日本少壯軍人，原認現在日政府之態度爲不滿，日來日閣議既決昇格，而一部軍官，尚公然反對。如此風氣，實歐美各國所不能有，亦可見日本少壯軍人今後雖不能阻撓大使之設置，勢仍將枝節叢生，迫日閣執行彼等更强硬之政策。且也，凡關華北事件，實權尤在軍人。如戰區治安，如取締非法營業，私運現洋，如長城一帶之一切問題，事係局部，實關大局，張弛之權，全在軍人。而今日平地，明日波瀾，不獨中國防不勝防，即彼邦外交官，恐亦問不勝問也。

吾人綜觀全局，以爲中日國交，現有初步之好轉，今後如何，更須注意。由中國論，我當局應始終保持和平而堅定之方針，凡不損主權而眞實互利之交涉，可以接受，其有礙主權及束縛我政治經濟自由者，勿虛與委蛇，勿模稜曖昧！至華北事件，則責成主管官吏，守條約範圍，作正當交涉。地方只管局部事件，不談外交問題，凡涉及中日大局者，悉由兩政府，經由大使直接協商。又如日本要求取締思想，或指摘教育，則應糾正誤會，解釋理由。日本果能令中國人民相信平和可以維持，則斷不至有反日思想之存在。勿徒含糊辯解，應加積極說明。凡此數義，殆目前最小限度應注意之點也。

最後藉使節昇格之機會，願再以中國一般心理告日方。曰：中國人所求者，惟國家之獨立與完整，根本上原不反日。至於經濟關係，苟無礙中國國民經濟之維持與發展者，無不願與提携。此乃事實，不容曲解。同時

日本須澈底諒解中國統一之成功，及國民愛國精神之漸臻旺盛。日本倘以亞洲之平和繁榮爲利，當然宜與中國握手，若如其一部軍人之眼高於頂，以爲禹域神州，可以任情支配，則爲製造東亞民族之大不幸，其結果之慘淡與重大，將至不可思議。誰謂中國無誠，日本須先示其誠！吾人爲東亞民族共同幸福之計，願禱祝中日外交自使節昇格爲始，眞正好轉，但猶不得不作幾許保留，而不敢遽表過度之樂觀也。

（錄五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汽油代用品問題

各省公路日闢，汽油消費，與年俱增，現在每年入口汽油約三千萬元，今後復有日增之勢。自國民經濟上言，此誠重大漏卮，亟須有以挽回。幸也，最近國內化學界，研究以加工酒精代汽油者，業已成功。吾人所知，已有三種。即昨報北平兩教授之製品，與重慶王仲槐君之製品，是也。其中重慶製品，業已設廠製造販賣，最近民生公司業已採用，不過工廠甚小，出品不多，尚未達正式大規模製造之時期。至北平兩種，其一，吳屏君之製品，三月前開始試驗，成績圓滿；其二，方乘君之製品，前日已招待報界公開試驗。吾國化學界，同時有此三種研究之完成，誠不得不稱讚諸君之努力。

欲知酒精代油是否適用，須爲種種考察。如發熱量是否足用？發動引擎是否較慢？加速是否敏活？最要者，爲是否能避免發生醋酸等副產物以腐蝕引擎？關於此點，本社記者對於吳屏君王仲槐君之製品，曾在北平重慶，分別試用，證明開動與加速，便利等於汽油，在高坡度駛行，亦不困難。至有無腐蝕性一點，吳君已試用數月，並不腐蝕，王君則自有長文報告書，謂無此弊；最後方乘君之製品，據其告記者陳，亦稱有不腐蝕機器之長。

酒精代油之化學的組織，三氏皆未發表，研究各不相謀，內容或有同異，其優劣之詳細比較，非本文之事。茲所欲言者，政府亟須注意此等新發明，有以保護而經營之，是也。

目下已明之事，有兩點。其一：加工酒精，確可以代汽油，上述三種發明，皆大體可用，倘有缺點，尚可繼續研究。其二：中國農產品，可作製造酒精原料者，異常豐富，不限於一隅，亦不限於一種，則此酒精代油之工業，在最近將來，定爲解決汽油問題之一大出路。

談汽油問題者，久注意於酒精，然酒精本身，有其缺點，故有待於加工之研究。之三子者，皆研鑽多年，無資本，缺設備，苦心慘淡以求之，其有今日之成績，自屬不易。然而彼等皆技術家耳，發明與企業，迺然兩事，苟無經營工業之適當計畫，則技術發明，亦歸徒勞。且進一步，縱成工業矣，而零星製造，無關全局。且發明者既非一人，互無聯絡，又皆窮於資，研究則各自爲政，多耗精力，一旦營業，又成競爭之勢。一般社會，本無科學常識，又無信賴本國科學家之習慣，大力洋商，從而操縱之，是企業上之成功難矣。吾人知王仲槐君費盡全力，始勉成一小廠，而援助者少，詆毀者多，近一兩月，纔稍有起色，猶不能計畫較大規模之設備，此可知中國技術家經營事業之甚不易也。吾人茲建議政府，速對此有望之新工業，加以鄭重考慮。察政府原有研究燃料問題之設置，費時數載，收效未弘，而上述三氏皆民間自動研究，並未受政府補助。爲今之計，最好由政府收回此等發明權，考察內容，分別與以報酬；即任用發明者，並加以機械利人材，組織一委員會，一面考察各省酒精原料，一面製成工業設計，即在各省分別舉辦國營之酒精代油工廠，或官民合辦，而政府統制之。此爲發展該工業最適當之途徑也。倘政府不暇及此，則吾人降一步願金融界注意此一問題，謀求資本技術合作之方法，先在國內適當地點，辦三五較小工廠，使發明者任技術，別有企業人材，經營其事。吾人嘗痛念：點滴汽油，皆如人民膏血，而公路不可不速通，汽車不可不多用，苟常無內燃代用品，是僅此汽油一項，五年十年後，每年將消耗國富一萬萬以上，此誠一般人所痛心，所以有上述各技術家之努力。今者研究已成，只待製造，以遍地生長馬鈴薯紅薯或甘蔗雜糧之中國，既可造無量酒精，當然即可得無量之汽油代用品。况酒精工業，本可大可小，中國工業，又本利於分散小辦，是則中國未來之燃料問題，已得一部分解決之端緒矣。吾人不侈言大規建設，惟望速有以利用此等新發明，勿使辛勤爲國之技術家心灰氣沮也，則幸甚耳。

（錄五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政府勿忘在暹華僑！

暹羅壓迫華僑事件，引起全國公憤，兩粵人民首先抵制暹米，華北現亦繼起，風潮所播，不知底止，中央對暹究採何方策，尙無所聞，數百萬華僑正翹企祖國援助，以期排除祖國重壓，然前途形勢，固有不勝其憂慮者也。中暹關係，歷史最久，而華僑之留暹者亦最多。乃我無政策，始終放任，致中暹國交尙未訂立，華僑久爲無條約國人民。國人當能記憶兩年以前，國聯大會討論中日事件時，暹羅代表竟因袒護日本之故，於表決時退席。暹之對我情感，不言而喩。暹羅既爲東亞之一國，而其文化又與我國有同源之關係，則我之對暹政策，理應有確定方案，以謀促進中暹之親善關係，乃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此不獨數百萬留暹華僑所痛心，亦舉國國民所認爲失當者也。査我國留暹華僑確數，政府既無調査，華僑亦無統計，據由暹歸來者言，大約有三百萬人左右，其中一百萬人已入暹籍。暹羅全國人口，一千二百萬，則合已入暹籍及未入暹籍之華僑計之，可占其人口總數四分之一。此二三百萬華僑實握全暹經濟之樞紐。暹京之商業區域，幾可稱之爲華人街市，即地方都市，亦復如是。凡鐵路所通之地，接近車站之街市，盡屬華僑商舖。即公路所經之處，稍具街市形態，重要商舖，無一非華僑所經營者。米爲暹羅最重要產物，每年出口數量甚巨，而暹京一隅，華僑所經營之米店，達八十餘家之多。外國商人欲謀運米出口，非經過華僑米店不可，勢力之大，可以想見。不甯唯是，即外國商人欲輸入外國商品，亦非經過華僑，不能售與暹羅消費者，蓋國內商業機構，悉在華僑掌中也。

華僑在暹所以能樹立根深蔕固之經濟權力，第一由於華僑之勤勉節儉，第二由於華僑目的僅在謀生，並無任何背景，故暹羅對於華僑，較覺安心。而同時暹人性質較懶，農業爲國民經濟中心，尙且不甚努力，則其他工商業更形冷淡。幸有華僑代其經營，故暹羅國民經濟始克繁榮。事屬互利，故能相安。惟最近十年以來，華僑因受世界潮流影響，國家意識，漸形濃厚，於是華僑之中，有起而提倡覺醒運動者。三十年以前，全暹幾無一華僑學校，近來設立學校，異常普遍。全暹各地，有一百八十餘校之多，即暹京一處，亦有八十餘校。此類華僑學校於教授國語之外，當然灌輸祖國觀念與政治意識，此爲暹羅政府所認爲最危險者。尤以前年革命以後，具有新智識之人物，出任國事，目覩華僑在經濟上勢力如此之偉大，以爲即使華僑盡入暹籍而國家思想業已養成，亦與暹國前途大有妨碍，故一方設法減少華僑入國，一方壓迫華僑同化。一九二七年首定移民法，徵收入口稅。一九三二年修改移民法，增加入口稅。一九三三年二次修改移民法，增加居留費及回暹護照費，並禁止不識字者，不得入暹。凡此限制，皆爲阻止華僑入暹，用意至爲明顯。華僑設立學校，本極自由，暹政府向不干涉。乃自其發見華僑國家意識濃厚之後，於一九一八年頒布私立學校條例，以取締華僑學校爲對象。凡華僑創辦學校，非向暹羅教育部立案不可。校長須曾在暹羅國立高中二年肄業者，方爲合格。教員須於入校之日，習讀暹文，滿六月考一次，滿一年又考一次。一九二二年又公布强迫教育條例，華僑學校亦在適用之例，每週須授暹文六小時至十五時不等。一九三三年革命成功，又規定華僑子女凡在實施强迫教育之期間內，應一律轉入暹校。如尙收容該項年齡之兒童，則華僑學校每週亦須授暹文二十五小時。因此華僑忍無可忍，羣起反對，抗議無效，歸訴祖國。然華僑學校因此而受勒令停辦處分者，一年之中，竟達七十餘校之多，暹政府手段之辣，可想見矣。

華僑自覺，乃暹羅所忌。同化政策，似爲其誓必貫澈之標的。暹羅既欲實現立憲政治，則對於具有絕大勢力之華僑，恐未易放鬆。蓋今日暹羅所謂華僑問題，乃政府問題，思想問題，而非經濟問題，勞工問題。此點認清之後，我國對暹如何交涉，方能擬具對策。吾人以爲我國華僑在暹既有根基，且其經濟權力，多在華僑掌握，則在或種程度之內，不妨稍有顧全大局之考慮。我之目的僅在經濟，則凡可以引起其政治的疑慮者，似宜避免，限制華僑之苛虐法令，自當迫其修正，而妨碍華僑教育之特殊條例，亦當請其變更。惟玆事必當就雙方立場，爲公正之考察，始有圓滿解決之望。政府似宜特派外交經驗豐富之外交人員赴暹，與其商訂通商條約，則華僑問題自可連帶解決。長此放任，則數百萬華僑數十年來所創造之根基，將被根本推翻矣。國際間交涉，感情衝動最足誤事，認清問題癥結，力圖合理磋商，此爲在暹華僑所宜深思遠慮者也。

（錄五月十八日北平晨報）

我應如何解決中暹糾紛

據十九日本報上海專電所傳，暹羅因鑒於我國對該國政府頒布苛待華僑條例，殊為憤激，因特派該國海關稅務司斯華蒂來華，向我解釋，同時並開始商約上之會商，斯氏且已於十九日離日本東京，今日即可抵滬。我國方面為謀與斯氏接洽，外部已派定駐滬辦事處長余銘擔任接洽之責，僑委會秘書王志遠亦於十九日抵滬。是中暹交涉開始，或將於此肇其端，而我國在暹商權之前途如何？及我僑暹同胞之前途如何？或亦可於余斯兩氏之接洽，肇其決定之初基，固亦未可料也。

唯吾人於余斯兩氏尚未開始接洽之先，有數事亟欲喚起我外交當局及負接洽之責者之注意。

吾人於本月十八日之社評中，曾指陳今日暹羅之所謂華僑問題，乃政府問題，思想問題，而非經濟問題，勞工問題。易言之，暹政府之所特頒苛待華僑條例，其心目中乃對我有所顧慮，顧慮為何？即恐華僑之國家觀念未泯，事實上將使暹羅難於轉化為一完整之民族國家是已。至暹政府之所以發生此種幻想的顧慮，則不外我旅暹華僑已達二三百萬，佔彼邦全人口四分之一，而彼邦之經濟實權，均掌握於我旅暹華僑手中；我旅暹華僑苟未能盡行歸化彼邦，受彼邦政府之統制，彼邦或不唯於經濟上失却其重心，即政治上亦將失其完滿之獨立；暹政府因有此幻想，故自舊政府時代即開始對我入國華僑，加以限制，對華僑教育，亦加同化主義之色彩；及乎現政府成立，則更變本加厲，苛酷以待，而我政府屢次提議互結商約，彼均以空言來相搪塞。職是之故，吾人以為外交部駐滬辦事處長余銘氏與斯氏接洽時，我外部不妨自大局立脚，授權余氏，令其直截了當表示我在暹經濟實力，雖屬甚大，但我國對暹毫無政治企圖，即僑民之已旅居暹羅或行將入暹者，亦不過志在通商；如是辦去，則暹政府之疑慮可消，一切苛酷限制自有取消或修改之可能。至外部某發言人所謂中國國籍法與暹羅國籍法所採主義不同而生之困難 ， 亦可從茲獲得雙方之讓步而獲告解決。商約之締結，蓋又當順水行舟，一氣呵成矣。

其次吾人所欲舉以告我外交當局並促外交當局之注意者，厥為外交應即「乘時」。吾人嘗考我旅暹僑胞其所受種種苛酷之待遇與限制，暹政府固有所為而故出此非友誼之措置，原為重大原因，然我政府未能重視僑務，因循敷衍，坐長他人氣燄，亦不能不分負其責。例如一九一八年暹羅政府頒布「民立學校條例」時，旅暹僑胞曾認該條例意在同化僑胞，因即推派代表回國，請求北京政府切實交涉，然北京政府意存敷衍，坐令一九二一年暹政府又復頒布「强迫教育條例」，積極壓迫干涉華僑教育。迨至一九三三年現暹羅政府實施「强迫教育條例」，旅暹僑胞反對甚烈，我政府雖相機轉提出交涉，然卒因無約關係，而未克奏功，商約締結則因該國空言搪塞，我亦不以積極態度臨之，終無所成，而我旅暹僑胞乃長此陷於無約國人民之苦境，而一任暹政府統制壓迫。吾人認今之外交，固須國力作為後盾，唯我之對暹，因應究不至大感困難，以不大感困難之商約締約而卒未實現以迄於今日，歷屆外交當局似不能不尸其咎。唯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吾人甚盼我外交當局應乘此時機，盡最大之努力，務使商約締成，救僑胞於水火，則食外交當局之賜者固僑胞，即我國經濟上所獲之裨益，亦當非淺鮮也。

第三吾人所欲舉告我外交當局並促我外交當局之注意者，則暹政府歷頒苛待華僑條例，事固出於其國內之原因，然暹羅境內之列强勢力消長、已今非昔比，尤因暹羅現政府欲完成其現代的政治經濟組織，大有借助外力之傾向，我苟不於此時急起直追，求得一消極的通商保障，則旅暹僑胞經濟勢力迫而轉化，在我國經濟上為一大損失，若我旅暹僑胞經濟勢力因苛酷限制而呈衰退，則正授人以進展之良機；南洋華僑勢力逐漸衰退往事，前轍大可資吾人警惕覆按。吾人不敏，竊願於余斯兩氏接洽行將開始之時，以杞人之憂促我外交當局之注意也。

總之，旅暹華僑因佔我遍佈世界華僑總數之三分之一，彼輩對於我國經濟，貢獻殊大，今後國內建設有待於華僑之投資者正多，故彼輩之興衰存亡，輒影響於我國內經濟，又況世界恐慌，勢如狂濤，各國之競建築其勢力於後進國家者，已無所不用其極，即亦無微不至，我為自救防衛計，又焉能不急起直追，保我僑民茹苦含辛所築成之海外經濟勢力乎？

（錄五月二十一日北平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新年雜書兼寄海上友人聲至韻　鶴亭

汪（憬吾）張（漢三）老過我未覺老之至招提尋六榕東坡大書字竹籬繞淺池便有濠濮思吾儕無益國仰食堅瓠類盛物既不能那不爲物棄餘年求飽飯外此即閒事頗聞滇中僧差復强人意能於法滅後重樹法王幟（時滇僧月溪來重新大佛寺廣州舊有五叢林此爲碩果矣）須知曹溪禪一滴便是味我欲禮曹溪因緣苦未至常誦六祖言惠能不識字今來覩衣鉢無窮起敬思衣爲黃錦繡鉢乃黑漆類此鉢壞復完此衣敝不棄碓坊半夜米已了生死事南來付託重的的祖師意奈何神秀徒漸頓各執幟落葉歸一根壇經語可味

雙門無一存閱市偶然至插架線裝書半易旁行字西樓一俯仰亦動今昔思當時駱浩泉頗頗接士類（西樓在登雲閣舊爲書賈駱浩泉設即浩泉精目錄版本之學及見曾湘鄉莫子偲諸公吾友江建霞沈子封藏書多其作緣今八十餘不復操此業矣）潘伍既式微孔方同散棄推排任後生老矣不更事平生經眼錄綴緝倘有意毋令臨安陳獨揭書棚幟肯談池北庫定有津津味

臨安道中二首　秋岳

餘杭山勢接臨安桑竹陰中著徑寬田水活從山鵲飲巖花叢擁杜鵑丹乍驚峯影迷雲絮又喜溪聲出石闌遙指苕源最深處有人燒筍辦行餐

臨流度阪碧爲羣澗淥松光了不分憑軾始迎天目雨還襟猶散聖湖雲巖跌削鐵深蒼色磴道盤螺左轉紋咫尺於潛逢饁女却拈坡語驗青裠

一達函其尊甫友梅丈私諡啓徵題　公渚

平生治迹在河防山左人爭頌發棠老去孤行翻落落歿餘私諡尙堂堂歸眞合住陳芳國異趣無慚獨善坊

一慟回車棲隱地眼中明水即山陽

乙亥上巳烏龍潭禊集分均得天字　植之

龍蟠虎踞舊開天。鳳閣鸞台憶往年。繞郭青山添畫本。陳君樹人近日繪事多取材金陵山水　過江名士著新篇。敢從曲水陪高詠。欲伴觴稜乞一廛。不是令公迴百戲。如何白下會羣賢。

乙亥上巳烏龍潭禊集得船字　仲子

烏龍潭下千尋水。留待今賢上巳筵。座外山城成掌故。寺傍畦菜又芊緜。游心故國弦歌地。爛目名流書畫船。是日柳翼謀先生邀觀盋山圖書館書籍字畫　北望胡塵誰對泣。只憑觴詠過年年。

讀蘅將莅黔長民政賦此奉贈　方叔

江左文章漸靡遺。騷壇重建賴支持。秋風落帽頻高會。春日流觴共詠詩。白下山川留韻事。黔州烟雨助吟思。年來故里彫零甚。待沛甘霖廣布施。

奉懷善初閩南兼寄英如　凝生

別後惟添往復情。論詩沾上獸分明。鶯烏啼月身安託。窮海生桑事屢更。望遠夕烽紅蔽日。換春芳草綠連城。江南千樹梅花發。夜夢邀君共百觥。

新聲　釋堪

新聲依約紫雲迴。花匣塵封小忽雷。正是烟籠寒水夜。可憐無月過秦淮。

登江亭復弔望諸墓　仲濤

老僧時自夢同光。冠蓋繽紛對玉觴。休說正陽門內事。葦塘半頃即滄桑。

人生畢竟成何謂。孔跖從來共一塵。惟有無情花樹好。每乘春至輒更新。

傾盃　蔚如

仲春南歸偕凍之諸老泛舟秦淮遂飲陸家水榭強溫綺夢同話曩游女歌玉樹之花客如華表之鶴前塵影事根觸百端適叔方與社友同作此調亦成一闋久不倚聲荊棘生指上矣用屯田百四字體

鶴說堯年。燕尋王壘。丁簾舊迹。重覓岸草漸綠。鼓檝試出。逐野鷗浮。拍朱闌十二。曾憑處。祇暗塵凝積。前游似夢。憐逝水。換却當年柔碧。　暫得芳春非計。水邊樓館。莫盼相扶掖。把酒拔清愁。臨觴愁更起。飄零歸客。卬笛花晨。魁蕭月夜。一一潮心臆。漫嗟惜。拚一醉。柳陰歌席。

隨筆

凌霄一士

咸豐十一年駱秉章之統湘軍入川，崇實方署四川總督，開誠延接，其自撰「惕盦年譜」紀是年事有云：『六月駱籲門制軍統萬八千人入境，予設糧臺於夔州府，以濟其軍，並奏請事權歸一，意在推讓。奉硃批：「朕自有定見。」』王闓運「湘軍志」川陝篇以「公忠推賢」許崇實，謂：『崇實見蜀事日棘，度己材不足濟，虛心待秉章，頻上奏，欲假朝命促之，且自言旦夕竭蹶，恐誤國事。當是時，封疆大臣雖見危敗知死，莫肯言己短，曾國藩所至見齮齕，秉章親遘之，至欲資餉地主，則撓詘百方，唯獨崇實懇懇推賢能，常若不及。秉章在道，頻奏訴餉匱，初不意四川能供其軍。比至，未入境，總督公文手書殷勤通誠，遣官候問，冠蓋相望。悉發夔關稅銀資軍，湘軍喜過所望。』稱美甚至，「年譜」蓋猶言之未詳也。迨秉章受任川督，崇實爲成都將軍，相助爲理，亦能和衷，無滿漢畛域之見。秉章在川建績享大名，頗亦有賴共事者之得其人云。同治六年秉章以久病卒官，「年譜」所紀云：

四年……秋，駱老求退，奉旨：賞假四月，安心調理，所有四川總督，著崇實兼署。九月初八日接篆視事。……

……冬夜予親自巡城。近年駱老年高，不能受此辛苦，外間不免懈弛。至是文武悉努力從事，附省一帶竟無一刦案，省中幾至夜不閉戶，大有昇平景象矣。

五年……春正月，駱老請開缺之摺批回，再三慰留，寬予假期，令其安心調理，所有總督篆務，仍著崇實兼署。二月，派人赴粵省爲駱老延醫。……………九月，由廣東延請鍼治目疾之閻姓到川，駱老仍無大效。予屢勸其銷假。

六年……開纂後，予勸駱老出而視事，擇三月初三日將督篆交還。凡緊要公事與大典禮，皆許相代。駱老奏明遇事商辦，並將本年文武科場皆歸予料理。……冬月……初七日，駱老猶過我而議南北防務，並請十二日代主鷹揚宴，孰知其歸去即不能起牀。迨十二日，予往視，已言語不清。隨侍並無眷屬。予雖與之事事和衷，然究爲其精神不振，不忍令其煩心，自本年三月後，名爲銷假，而一切之事皆予代辦。至是老翁自料不起，即命仍將總督關防送歸予處。予力持大局，不能不先爲接管。正擬出奏，而老翁即於是日溘逝，祇欣姪孫一人在側，異令勇觀不忍。因將其歷年政績詳爲奏明，並請格外加恩，於蜀湘兩省建立專祠。督同司道親視含斂。川民咸其戡定之功，合街縞素。予挽以一聯曰：「報國矢丹忱，古稱社稷之臣，身有千秋公不愧」「騎箕歸碧落，氣引星辰而上，目營四海我何依？」總之，駱老爲人，第一不可及曰清操，而才略尚在其次。最能推誠用人。前在湖南，幕中有左季高諸賢，則東蕩西除。初到川省，有劉霞仙，亦能籌巨欵，滅大寇。後來幕中多不如前，加之神明已衰，幾至聲威稍減。

秉章清操最著，其勳業之建，則緣推誠用人。雖福命特優，亦正有不可及處也。晚年老病，崇實蓋時爲分勞焉。薛福成「庸盦筆記」云：

……駱公既薨，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組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駱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

可與崇實所云合看。「湘軍志」川陝篇謂：『秉章薨，省城士民如喪私親，爲巷哭罷市，其喪歸，號泣瞻慕者所在千萬數，自胡林翼曾國藩莫能及也。』亦極言川人之愛悼。左宗棠咸豐十一年答毛鴻賓書，謂：『籥門先生之撫吾湘，前後十

載，德政既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遺愛之尤溥者，無如剔漕弊罷大錢兩事。其靖未形之亂，不動聲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謂明治體而識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籌，九載於茲，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外間論者每以籥公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歎爲有德者固不如籥公，即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尤深致贊歎，爲辯才短之世論。至相傳崇實以禁民縞素遭反脣相譏，而崇實同治十年離蜀時情事，如「年譜」所紀云：

……接奉批回，准實來見，成都將軍一缺，交(吳)仲宣制府彙署。實即於三月二日起程。通省紳民悉具呈懇留，仲宣制府欲據情入奏。實聞之，竭力阻止。竊思在川十餘年，有何功德足洽民心，而紳民日來泣留，實更加惶愧。就道日，香燈結彩，沿途跪送，竟有放聲痛哭者，實亦悽然不能自已，留詩贈別，以誌民情。

亦頗見川人對彼之好感。雖出自敘，揆之似非全無事實漫自詡飾耳。又姚永樸「舊聞隨筆」述秉章事有云：

公薨時室中止一布帳，篋存百金。詢之司會計者，乃知公廉俸所入，多以周窮困之人。嘗有廉吏罷官不能自存，爲張羅千金，舉不知所自來，至是乃知皆出諸囊橐云。公薨於蜀，民罷市縞素，喪車所過，哀音相屬，至有以「如喪考妣」四字榜於門者。同官因語嫌國恤禁之。民大呼曰：『使公等他日爲川督而死，民必不爾！』其功德入人之深，即此可見矣。左文襄公平回疆後，勳望益崇，一日謂人曰：『君視我何如駱文忠？』其人對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駱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復有公，以此觀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誠如子言，誠如子言！』

諸家記載，類多褒譽；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之，則加以譏斥。據云：

……名震海內，莫不擬以諸葛，其實則驕蹇庸碌人也。左宗棠處其幕中，雖撰軍檄，而每計事，秉章坐聽之，送迎未嘗起立。接僚屬，益傲倨。雖起甲科，而俗陋不能文。臨歿自爲輓聯，出語則「由翰詹科道而轉京卿」丁寶楨見而笑之曰：『此履歷也！』當官不飭吏治，軍

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遂薙蜀寇。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笥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然好男色，有薙髮匠其嬖人也，溺死，執其手以屬臬司楊重雅焉。……

如所云，秉章除廉素一節外幾一無可取矣，而當時能厚邀人望深得民心如此，（「小傳」亦謂：「其卒也，蜀人白衣家祭，如遏密八音然。」）疑費氏之言不免過刻也。至自挽之直叙履歷，誠似過陋，然其履歷實有與衆不同處。蓋由翰而詹，尋常事也，由科而道，亦尋常事也，若徧歷翰詹科道四項，則大非常例，以編檢開坊即不能為御史，入臺即不能官坊局，二者不可得兼耳。秉章以編修歷御史遷給事中鴻臚寺少卿奉天府丞坐事落職，旋特起為左庶子，於是翰詹科道備矣，非故事也。自挽舉翰詹科道為言，當以此。（其詹實在京卿後。）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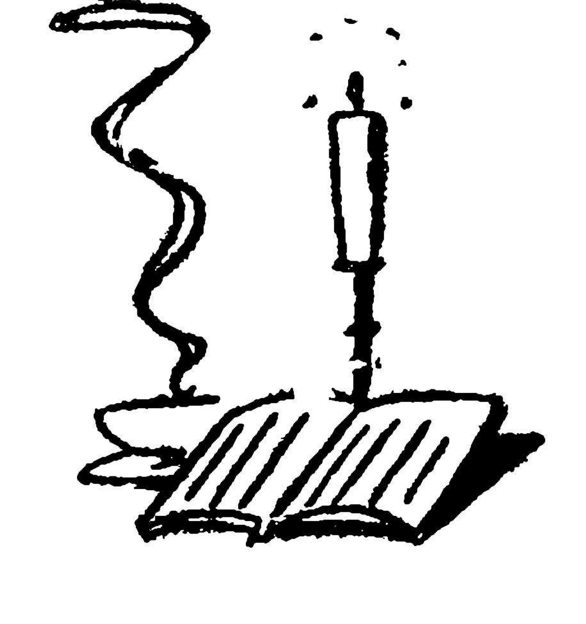
劉賓客金陵懷古詩。王濬樓船下益州句。元白爲之擱筆。懷古詩之不易作也。明景泰間。桐城姚景暘先生。官給事中。以上書訟于忠肅宛忤權貴。適因爭科道坐次。謫鄭州判。在鄭著有鄭州懷古詩十首。茲錄其三。僕射陂云。名陂如練淨無波。倒浸青天一鏡磨。兩岸綠陰芳草合。滿川紅錦藕花多。沙邊日暖眠鷗艇。水底春晴擲鯉梭。僕射想當蒙賜後。畫船尊酒日相過。夕陽樓云。危樓百尺凌霄漢。面面玲瓏透夕暉。波冷蒹葭孤鶩落。烟昏楊柳乳鴉飛。依依皓魄開明鏡。隱隱青螺列翠微。城郭已非風景異。西崑花[illegible]任芳非。管叔城云。管城廢址草芒芒。屈指曾經百戰場。但有鵑鵑鳴夜雨。不堪車馬送斜陽。山含秋色迷孤館。樹引荒雲覆女牆。試上層樓頻悵望。鎬京離黍總堪傷。豪情逸韵。望古遙集。其丞相塚句云。小兒坦腹緋衣日。元老名全綠野時。列子觀句云。若荒藥鼎雲常護。春晴丹臺草自閒。均嫻雅可頌。按公名旭。號菊潭。景泰辛未進士。官至雲南參政。有菊潭集。當時由鄭州判擢南安知府。勤求民瘼。旱禱雨輒應。境產佳禾。南安人繪爲圖。作嘉禾詩。至今存。秩滿擢雲南右參政。告歸。年七十八卒，爲有明一代循吏云。

李開芳被殺之情形

五知

清道咸時，太平天國革命，洪秀全建都金陵，改稱天京。太平天國乙榮五年，秀全遣將北伐，以翼王石達開等攻略皖楚，溯江西上。命丞相李開芳（後因避翼王達開諱，改名來芳。）林鳳祥吉文元等率二十萬大軍渡江北征。李林皆太平軍驍將，沿途勢如破竹，迭攻破豫魯晉諸省城邑，嗣後因地理不悉，援餉不繼，遂退踞直隸境內靜海馮官屯一帶，距天津甚邇，京師大震。惟李林轉戰數省，精銳漸失，而部隊又被清軍截散，致成窮途。故李林之失敗，乃太平軍不能北來接濟之咎，以致受困于清軍。此次戰迹，據清廷各官書所載，皆甚簡略，其他記載太平天國史實者，對其北伐亦不詳。予前年購得「滄州殉難錄」一部，亦未言及太平軍北伐失敗事。後閱手抄本「蟄氛滙編」，中有粵匪紀略一章，記當時北伐之事尙詳，爲羣書所絕無，誠珍貴史料也。其記李開芳敗據馮官屯與死守之情形云：「李開芳果率黨數百，由東連鎮東南衝圍奔竄，將馬抛棄濠溝，全數步行，赴馮官屯據之。屯距高唐四十里，距荏平十八里，我兵追至屯外圍之。賊先用木器周圍堵住，內掘陷坑，排列槍礮，守禦極嚴。屯內牛保豪富，高樓大厦，外匝磚墻，十分堅固。賊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開槍礮，勢難驟進。僧邸以重兵圍守，晝夜嚴防，一面相度形勢謀以水攻，先將屯四圍築墻，外掘寬濠，挖濠之土，加培內墻，布置周匝。旋依前廣西左江道張祥晉謀，引運河水入濠以灌屯，漸灌漸滿，墻內水深四五尺不等，賊黨糧草火藥盡濕，聚居樓上，柴米短少，勢甚窮蹙。」由此可知太平軍之軍事建築與其軍械，皆甚堅銳。更可見其防禦苦守之忠勇。及清軍圍攻馮官屯之情形。書中又稱李開芳困極時，擬投降清軍，則更爲各家記載所無。記云：「李開芳遣心腹黃大漢等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僧邸慮其謀變，除難民外，將賊分撥各營，當晚伏誅。令兵勇越墻逼近土堠，放火燒之，禽獲零賊十餘。（四月十三日事）十六日黎明，兵勇進攻，忽大風揚塵，不辨南北，即命撤隊。巳刻，開芳遣一人送降稟，僧邸令限午時，先繳軍械，方准投誠，半時許，果繳器械，遙見數十人張紅纖，擁開

芳來。僧邸慮其突出衝走，令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開芳與黃懿瑞，謝金生，李添佑，譚有貴，劉明傳，曹得相，劉之堙等八十八人，一至濠邊俱被禽。僧邸令黃懿瑞等八頭目在營外帳棚守候，其餘八十八撥入他營。」是開芳等之被禽乃自動而非受縛。或者以為暫降後，將來仍有可為。因李在當時之名甚大，清廷或受其降亦未可知，倘知其必死，則何不自殺以報國，而反自投羅網？最末記李開芳受審訊時之情形，繪聲繪形，極其精采。足見「太平將軍」之氣概與風度。謂：「軍令開芳進見，戴黃綢綉花帽，穿月白紬短襖，紅褲紅鞋，約三十二三歲。伺候兩童約十六七歲，穿大紅綉花衣褲，紅鞋，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開芳直入帳中。開芳僅向王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盤腿坐地下，總兵以下，持刀環立，怒目而視。開芳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云詞能寬貸，願說金陵夥黨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說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人進見，皆跪而乞赦，當即遣出。於是紅旗報捷，令督統綿洵，天津道張起鵷等，以馬隊數百，將九人押解進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寫開芳之視死如歸，不稍畏縮，神情宛然。非帶有宗敎信仰者決不至此。是役清軍查明連鎮，高唐，馮官屯，陣亡官弁兵勇共八千餘人，攻守之烈，可以想見。又：殺開芳等八十餘人時，清軍設立供桌，致祭陣亡將士。先將伺候開芳之二童，綑綁挖心活祭，亦云殘酷。並作祭文望空誦曰：「爾官爾民，爲國亡身，沙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鑒爾志，震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禽，剖其心肝，慰爾忠魂」。祭時，僧格林沁向来痛哭，蓋追念是役之艱苦也。以急風掃秋葉之勢侵略北方數省，太平軍著名勇將之李開芳，便於此遇害。倘其實力尙厚，則馮官屯咫尺津京，不難一鼓攻入北京，惜太平首領不知接應，坐失時機。予嘗于津浦道上，每繫靜海，馮官屯等地，無不感歎憑弔，一望平原，綠樹青草，又不似困死英雄之所也。



額角運與斷眉運（上）

屈軼

（一）

小甯波一蕩出大生弄，就把二手插入褲袋裏。

「唔！娘的。這一圈全擺你哦！」心裏那麽地想，左手抓住了褲袋裏那個東西。生硬的，但是有熱辣辣心腸的那個東西。

走路是緩緩的，裝出漫不經意的一付閒蕩的神氣。可是心呢，却是急的。巴望時光趕快飛過去；立刻過完了這一天。

「然而——」

小甯波立刻安慰自己這心急。但想不出怎麽安慰法，也就「然而」不下去了。

蕩着蕩着。往左往右看，沒有電車，也沒有汽車，穿過了民國路。「唔！來到法界了。」

小甯波想，「眞是價容易拆爛污的地方。這上海！要是在中國地界犯了案，跨過一步，就可以做個體體面面的人了。警察老爺！萬蒲人！我給你二隻卵嘗。」

想到犯案，小甯波不免起了一陣寒噤！白白嫩嫩的臉上，長了不少的雞皮栗子。可不是嗎？二禮拜前，自己還是住在漕河涇大屋子裏。雖然日子是短的，四個月，眞是一霎眼便過去了的。但也化了不少錢，四百，八百，唔，足足化了一千了。好在，我小甯波呢，是尝裏來霧裏去。娘的，管得那麽多！

「然而——」

走到了新開河轉角，小甯波心裏又來了一個「然而」。

「然而這會還是去幹那筆買賣呀！好在這次不在娘的中國地界了。娘的中國地界眞不容易施手脚！」

有一點怕，但也有點快活。四個月前，在小東門一家當舖裏，小甯波和小山東，小無錫三人，來過那一手。事情出了岔子，給舖子裏一個小夥子跟住了。到了第二天在董家渡給他們萬蒲人抓了去。雖然吊不出贓。——娘的，鈔票，洋鈿又不是你當舖自家造的，你能一口咬定我嗎？可是我那一張小白臉上眼角裏一個瘢痣，却做了自己底證人了。眞是怪怪嚨底冬，沒有話說。——沒有話說，然而洋鈿鈔票，可會說話咯，小甯波還是個小甯波！寫寫意意在馬路上蕩！還有誰可跟小甯波咬卵！

不過小甯波終究頗不愜意於額角上這個瘢疤。一切苦頭都是這瘢疤帶來的

。論年紀，還祇二十三歲。算命先生說過，三十左右，行眉運的時候，免不了一個難關，因爲這眉角給打斷了。那麽，我小甯波底眉運怎麽行的這麽早！

說起來，又要怪許爲吊眼睛的不是。那一年，小甯波在鄞江橋一個小學校裏讀書。討論到女人生兒子的問題。有許多同學，都說：是從媽媽胳膈下生出來的，而且是他們自己媽媽親口告訴他們的。但也有的說是媽媽肚臍裏養出來的。祇有許爲吊眼睛，說是媽媽屁眼裏擠出來的。

「那麽你是跟屎一淘兒出來的！！——你是一段屎呀！屎！屎！」

自家這麽一說，全教室裏同學都笑了！都叫他屎，許爲生了氣，把石板向自家丟來，剛巧丟在眼角上。給丟破了腦殼，流了三大碗血……這以後自家腦子就笨起來了。書本跟自家成了寃家。後來讀到高小，畢了業，還是個白肚皮。到了上海，起初是在米店裏學生意。掃地抹桌，捧水烟袋……還有——那個賬房，眞是狗入的，看中了我這張臉，向我那屁股打算盤了。想起來眞是羞死人的。高小畢業生，現在可不搶行了。前十年，怕不是秀才底子，得在鄉下搖頭擺腦。偏是我小甯波遲出十年世，到了這步田地。可是有一遭，違了賬房先生底意，又給攆出來了，轉入一家銀樓裏，偏是上海花樣多，老板好做標金生意，把好好兒一家銀樓，都跟着標金跌價塌了。這麽着，我小甯波就給趕到街頭上，跟那些空手人混上了。弄到此刻祇好吃這一口空手飯……

「然而便是這一口飯，有什麽吃不得！總比較叫屁股受委屈那生活强得多咯。」

走出了新開河，外灘展在眼前；小甯波底兩手，緊緊地貼住兩褲袋。

外灘一帶的碼頭工人，眞像螞蟻那麽似的在爬。他們大都是灰沙做成的。小甯波在鄉間冷廟裏看到過金泥剝落的周倉塑像，準以爲那些工人是泥土做的塑像。黑的手，黑的臉，可沒有那塑像那麽豐滿了！但這泥做的人，偏是那麽個活動。有的曲尺形的，背上馱着個結結實實的袋，像要把背骨壓攤了似的馱着走；有的，却是二個泥人搭在一起，用竹槓抬着挺重的磨石也似的包裹口裏哼哼呵呵唱着歌！振作振作最後一點精神。有的散着手，從碼頭那面走過來，肩頭披着破袋皮，怪沒勁兒地送着兩脚；有的，從堆棧裏，推着一座屋子那麽大的木箱出來，各人兩手板住了一角，兩脚擺着弓字勢，用力的推着推着，面孔由紫而黑於是那一屋子大的箱子，才微微轉了一個側，仍舊着着實實地躲懶在水門汀上不動！

「這眞是何苦來！」小寧波想：「

爲誰辛苦爲誰忙！像我小寧波這麼的過日子，不還是白白胖胖嫩嫩的！要殺幾隻野鷄就殺幾隻，祇要身邊有幾滴血。（註一）

（註一）白相人底術語，即錢也。

小寧波祇會搖頭。小寧波不願讓屁股受委屈或是挨餓，强起來做人！所以現在便感到這上海是小寧波的，而這些畜豬，祇知道低着頭做人，便也不得不把自己送給上海莫地基，算作是上海的了。

『然而我小寧波却得安閒地在這地基上蕩！』

小寧波仍舊閒蕩似地沿外灘走去。走過了愛多亞路，到了大英地界。在這裏，景象顯然不同了。高聳雲間的洋房，挺胸突肚的洋人；滿臉絡腮鬍子的印度阿三，這些就是强盜，强盜的倉庫，强盜的幫手，三位一體地鎮壓着整個的上海，整個的中國。把中國內地的人民，抓了出來，吞了下去，接着，又吐了出來。小寧波也類於被吐出來的一個渣滓，然而小甯波不自知，小甯波却光感到上海是好的；上海是有趣的。

『可不是嗎？』小甯波想，『上海眞是個夠尋開心的地方！人家說，到外國去一趟可不容易哇。要人們放洋，報紙上多用大號字刋登，而我小甯波呢，却是不到半個點頭，走過法國到了英國了。——

『而現在呢，我小甯波眞的還要放洋了。——』

小甯波於是走到太沽碼頭，預備渡江往浦東去。

碼頭上站着不少癟三。他們大都是些象徵派詩人——唔，錯啦！他們是神秘派詩人哪。他們裸露着像銅像那樣的發綠的上身。下身呢，或着用一塊破布圍往，或者用破袋套上。他們儘日夜地站在江邊，聽着江邊底風聲人聲叫賣聲——天籟與人籟底合奏，他們還看着江上的汽船帆船以及威風凜凜的外國兵艦，兵艦上底白服黑邊帽的水手，兵艦下洶湧的波濤。同樣他們還數着馬路上的電車，汽車，巡捕底棍子，行人底足影！他們像在尋詩料，然而誰也瞧不出他們在尋什麼詩料。

小寧波看到這些人，就大大的瞧不起。有意無意地向江邊吐了個唾涎！

『好漢要做得個明明白白。你有錢，我有性命！那才不怕人笑話！沒中用的，偷偷摸摸地！連吃官司的資格都沒有的』。

小寧波登上碼頭，又往那些小癟三身上投了一個眼光。同時右手從衣袋裏抽出往靠碼頭浮着的划子一招，立刻有四五個船家上來兜攬生意。

小寧波跳下了船。

『四隻八開（註二）你給我擇到對面去！——陸家嘴上岸』。

（註二）即二個銅角。

小寧波一屁股坐在船檔上。左手也從褲袋抽出，扳住船舷，划船的看看小寧波那付神氣。知道是個老「海派」，也不再爭價，唯唯諾諾的划起划子來！

小寧波看了看那划船的兩眼。心裏暗笑：

「入娘的！你還以為 我是洋盤（註二）嗎？」

（註三）亦上海下流社會語，意義相等於「外行」。

接着，聽櫓聲響起，也就心安理得地吐了口氣。

小划船在黃浦江中，儘隨着風浪，前起後仰地蕩。划船老大却也儘一划二划地調劑着。一會兒船像落在浪峽裏，要沉沒下去了；一會兒船又抛在浪山上，像隻飛機，要飛出了水面。小甯波正經地坐定，可一點兒也不駭。

然而，小寧波却出神地想起昨夜的情景了。

在六馬路一家燕子窩裏。小寧波在抽烟，對着隻「花老」，（註四）可談得有興頭。那「花老」一筒一筒地給小寧波裝烟。娘的！母夜叉那麼的臉，偏偏愛笑，眞笑得自家個骨頭也給拆了的。

（註四）即娘子。

也許是自家小白臉給她看得出神了，又是要來一套叫屁股受委屈同樣性質的事情。自家反給了這花老嫖了去。

小甯波正在憤憤地抽着酒，像要給那花老性命也抽出來，那麼地用力抽。這小小的燕子窩，又進來了一個小夥子。

是一家糖果公司底夥計。小甯波三年前早就認得他。——他是橡皮糖。

「嘎，你出來了嗎？」

——這雜種，眞好口氣，也不稱兄道弟！小甯波想。然而還是從床上坐起。招呼！

「是呀！拿出了一尺血呢。」

「一尺？上千嗎？」

「可不是。——坐下來，坐下來，抽一管，怎麼樣？」

那個糖果夥計——橡皮糖自然地坐下了，睏在對面的花老，忙起來讓了坐。

「近來買賣怎麼樣？」

抽了一管烟，橡皮糖坐起來說。

「不怎麼樣。什麼都是倒運！——倒眉運呀！有難關呢。我想洗淨手來了！」

小甯波一臉正經地說。

橡皮糖於是靜下去！眼皮重重地壓住，雙手抱膝，像在沈思。

「你想，像我小甯波那樣，什麼事幹不了。祇要不起黑心，利生公司（註五）每天去一趟，弄十隻老洋，易反手的！一天不又是可以混過去？倒霉是身邊有了幾滴血，拚起命來，一場倒出，弄得個雞蛋精光！」

（註三）爲上海有名的大賭窟。其中多[illegible]賭，專於此道者，每日能在此獲得生活費。

「也許是的」。

橡皮糖瞬開了眼，往那女人身上斜睇了一睇，低低地回說。接着又說道——

「不過呢！觀音菩薩也未必老是吃素的！」

「哈哈！你老哥眞是好說！眞是好說！……」

小甯波怪有味地笑。揮着烟槍，指着人，搖着頭。接着側過身來，再去裝烟抽。一壁跟那女的說。

「你去，蘇台旅館十八號房間，去等我吧！」

那女人，那母夜叉，猥似的一笑，把臉上底粉一塊塊地笑得往下掉，勝利似的扭着屁股出去了。

「那麼，我跟你老實說吧」！

橡皮糖眼送着那花老屁股影子又倒下床去，慌着聲音說，

「我有一筆賣買。可是我自家幹不了。——」

「你倒說說看，在那裏呢？」

小甯波裝着滿退心的。好像所謂賣買之類，是提不起小甯波的精神了。小甯波是個滿闊氣的大少爺哪。

「不過你既然無意，我也不露口了。走了風聲，害了人家。於己無益，於人有損，那事我是不幹的。」

橡皮糖言語之間，頗顯得老成持重。他是知道的，屎缸邊的狗，賭咒是沒用的。還是糖那麼地軟儎吧。

「哈哈！你老哥眞是笑話，便說說又何妨呢。這裏橫豎祇有我你二個。」

小甯波眞的給糖黏住似地，有點兒心癢癢的難熬呀。

「不必說，不必說。」

橡皮糖索性倒起烟膏起來了。

「說呀！說呀——我小甯波一樁幹，那就好啦！」小甯波忽然又神彩飛舞地坐起。「成功了，你二成現抽來。不要你費半個指頭力，怎麼樣？——我們那種勾當，少不了有你那樣人，做個眼線的哪！」

於是橡皮糖咧開口來笑了。接着又黏嘴疙瘩地說。低低地低低地合着暗淡的烟燈光頭底跳動，合着小寧波絲絲的抽烟聲。

小甯波放低聲音來抽煙。抽了一管，又靜靜地裝烟，立起了耳朵，聲色不動地在聽。

「……一共有二千多元呀！……二千元可還是少數嗎？……」

橡皮糖說着，咽了口痰，眞所謂「西瓜包紅」的，二千像已到手了，橡皮糖是把算盤子打在成功那檔上。

「唔！」小甯波裝好了煙，不加可否地便抽，但這回可拚命地抽了。

「呼呼呼——嘟嘟嘟！」

抽烟囪，忽然鬆了汽笛叫！唔，怎麼的。眼前却駛來了一隻大來公司進口船。牠像一隻巨象，踏着江面，搖着尾巴。大步地衝了過來。划船老大於是把划子打直，更深更深地插入水肚裏，一大把地一大把地划。

那巨象一走過。江面更掀動得利害了。划船向左向右地傾側，浪山矗立在船二邊。好久好久，這划船才穿了過去，給拋到浪頭上，這麼地圓了三四次險，它才慢慢兒划到了岸。

上了岸。小寧波立刻又把兩手伸入褲袋裏。於是走完碼頭，挨過警察的崗位。

「給你一個卵！」

小寧波一看到警察巡捕，就如碰到五百年前天生冤家！眼斜斜地看一看心裏罵了一句。左手便去撫着那個東西。

「老兄，全仗你大力了！全仗你大力了！」

穿過了一個曠地。那曠地上零亂地散着屎堆，小便潭。一條長蛇似的小路，在這中間爬着。小甯波全像聞不到臭氣似地走了過去。

「可是你在我那花老家裏躲了四個月了。不知道你老勁怎麼樣？所以我要揀一個地方，給你試一試啊！」

小寧波像對手裏那東西說話似的。陶醉在未來的成功裏。走完了曠地，跨過了橋，往一條市街走去。轉了幾個彎。儘往東走。人聲，叫賣聲，狗聲以及屋子，煤烟，都拋在小寧波身後了。

眼前是一座荒凉的曠場。祇有土墳一堆二堆地橫着。小寧波抽出右手。右手裏一塊黑鐵。食指起處，那生冷的東西叫了。熱心腸地叫：

「咘」！

小寧波底食指再起，又是一聲：

「啪」！

前面是接續閃耀的二朵火花。土墳上草尖靡靡地搖動。小寧波勝利了。

「準沒有錯兒！」

小寧波又安然地回來。——這一晚，小寧波却在新新旅館裏，跟他二位朋友，在數着夜的足跡。

（未完）



租妻

含沙

一

據說小孩兒時候的事跡特別值得回憶，但我自己却很模糊，也許因爲我的遭遇太平淡，所以這樣快地就忘却了！然而，春生嫂的事情我却還記得很清楚，不知道是怎麼的！

當我剛進小學的時候，大概還不到十歲吧，記得全校同學中祇有我的年紀小，年紀最大的一個也容易使我記着，那就是「衆惡之」的癩子狗胡春生。

但是我却例外，有時覺得胡春生並不討厭。我們的家，相隔祇有一根田坎，記得在我剛上學的時候，胡老爹帶着他到我家裏來，娘這樣愼重其事地囑咐過他：

「春生哥，你比沙和尙大些，你很懂事，你們每天一塊兒去上學，不要他給別人打架，要是不聽話，你儘管告給我聽！」

「沙和尙是滿有規矩的」！胡老爹拼命把我向懷中拖，一陣陣的汗臭衝得我躲閃不及，闊腮鬍上糊滿了點點滴滴的口水，直往我的臉上噴，「如今是先生了，書讀好了，做大官，戴紅頂子」！

我的頭偏在一邊，望着在門側木立着的胡春生，心裏好不服氣：

「像那個癩像，也要做大官，戴紅頂子」！

我雖是不明白「做大官戴紅頂子」是怎麼一回事，但我常常都聽到過娘的教訓，說是我們的家是很有「根基」的，希望我將來能夠「光宗耀祖」，我知道「做大官」一定就是「光宗耀祖」了！

然而，胡老爹不過是一個莊稼漢，他也想要「光宗耀祖」嗎？要不是，爲什麼胡春生也要上學堂呢？

對於這，我立刻在胡老爹同娘的談話中弄明白了：

「像我這樣的人，還敢有什麼妄想？祇望能夠認識得幾個字，少吃些虧。怎敢給沙和尙比？」他高興起來了，雙手使勁把我的臉皮捋着，「沙和尙做了大官，我們還要沾光咧！」

自此以後，春生每天都要來叫我，一塊兒去上學，娘照例總要送到門口的田坎上來，並且囑咐：

「春生哥，好好地帶着他，不要給別人打架，看摔下溝裏去了，看給狗咬着…………」

我們祇顧往前走，一直到聽不到的時候。

春生對我眞叫好，上學的時候替我

背書包——但祇是這點兒並不能證明他的好處，我還懷疑他自己沒有書包，愛漂亮，自己高興這樣做。在學校，要是有人欺負我，他總是挺身上前，替我打抱不平，甚而至於鬧到老師那兒去，從來沒有牽連過我。他祇要有吃的，如像花生，白薯之類，總是讓我吃。要是我有什麽東西，他也沒有同我爭過。總之，無論什麽他都讓得我，維護我，還有什麽不滿意的地方嗎？

然而，不滿意的地方有時却是少不了的，譬如他對付別人太過份的地方，雖是明知道是爲了我。

我的書包裏每天都要裝些炒豆到學校去，有一次被小妞子他們拉去彈豆子賭輸贏，被春生發見了，要來幫我把已經輸出去的炒豆搶回來，結果把小妞子的鼻血都打出來了，事情立刻就鬧到老師那兒去，我知道不妙，一溜跑到教室裏去躲起來了。

我終於被老師叫去質問：

「是不是你的豆子？」老師板起臉問，但語氣却很緩和。

「是的。」我知道大家都在注意我的答覆，尤其是春生和小妞子睜大眼死死地把我釘着。

「是小妞子搶你的嗎？」

「…………」我難着了，望望春生，又望望小妞子。

「不要怕！」先生的臉更顯得嚴厲，「照直說。」

「……不是的，」我望着老師，銜出了我的答覆。

「那末就是你給小妞子的？」

「…………」我又望了春生，被老師威逼着終於這樣答覆：「……是的。」

「是不是春生搶小妞子的？」

這更使我作難了，遲疑了半天，祇得說：「我不知道！」

「明明是你以大欺小，還要賴！」老師的臉突然轉向春生，「你看你同他們站着給牛一樣大了，還不知道用功，你羞不羞！」

春生却很倔强，這時把事實的眞像供出來了：

「他們在一塊兒彈豌豆兒，賭輸贏…………」

我知道春生在報復我，結果是這樣處理的：春生是禍首，打二十個手板，並記大過一次；我因賭博犯規，挨手心十下；小妞子被打受傷，免罰。

此後，春生有很久不來叫我，在學校，祇要看着他，我遠遠地就躲開了。於是，同學們更給我親熱起來，漸漸地連對春生的一點兒歉意都消逝了。有時想到他將來要沾我的光，現在不應該對我好嗎？

於是，我的心裏更覺得坦然無事了。

同學們都嘲笑春生，說他要「[illegible]脚龍」。也有不怕惹禍的，祇要看到他，

都大聲高氣地唱起來：

「癩子狗，

爬起走；

棒棒打，桿桿抖，

好狗打得叫，

癩狗打得吼！」

祇要他追了過來，大家都分散開，向教室裏跑去了。要是老師知道，總是他吃虧的。

「媽的，你這些鬼孫子！」

不久以後，胡老爹又把春生帶到我家裏來，要他同我一塊兒去上學，我們的交誼又才恢復了。

他說那次的事情，被胡老爹知道了，他又挨了一頓毒打。他却並沒有抱怨我一句，這使我更覺得難受。可是，一轉念：「他將來要沾我的光！」也就覺得無愧於心了。

記得那天我們玩得很痛快，他把我帶到山上去掏雀窠，他高高地爬上樹梢去捉了幾個小雀兒下來，還給我編了一個雀籠，提回家去。

這樣，却惹得娘大驚小怪地把他呵來，囑咐他，結果被胡老爹拖回去又是一頓毒打。

這次他仍然沒有抱怨我一句，我覺得他一定在望將來沾我的光；我祇要做了大官，決定要給春生一個小官做！我想。

幾天以後，他又在家裏偷了一個籮子出來，要我同他一塊兒去捉魚，並且預先就囑咐我，叫我回去不要說。但事情終於被娘發覺了，少不了又把春生叫了來，之後呢，被胡老爹拖回去又是一頓毒打。

這次他却忍不着抱怨我了：

「你又帶幫我挨打，我不帶你去玩兒了！」

並且，娘也好像不大願意他再同我一塊兒，每天還不等到他來叫，就把我打發上學校去了。

可是，在學校他還是來找着我一塊兒玩，仍然對我那樣好。

過了端陽節，接着就是「夏至」來了，學校放了暑假，鄉下正在打麥子。

我不耐煩束縛在家裏，我不怕娘的責備，我不怕火辣辣的太陽，總要偷出去找春生哥一塊兒玩。

有一次胡老爹在我的家裏給娘說，有人給春生哥提親事，據說就是他的主人羅大爺的丫頭，他說：

「大戶人家出來的，就怕脾氣大，做不了什麼。」

話雖如此，那一臉的笑紋，關腮鬍上噴滿了口水，顯得很起勁；娘在一旁也很贊同：

「就是來安女兒嗎？我也看到過幾次，到沒有什麼習氣，也還急急靈靈地！」

胡老爹笑得忘了說話，與着坐在門

坎上埋着頭的春生哥，經過了片斷的沉默，又才回過頭來說：

「主人家的好意，我們當佃客的也不便不認可，我也一年不如一年，不曉得在幾時斷這口氣！他們的事情到早些定了，好不好就憑自己的命！」

不幾天，胡老爹來請我們過去吃飯，滿滿的一桌人，我祇認得那個賣雞子兒的麻婆婆，春生哥告訴我，她就是媒婆。

又是一天的下午，春生哥帶我到山上去奪雀窠，不料這次却闖了大禍，把我們的交誼完全打斷了！

彷彿記得，我從高高的樹梢上跌了下來，等到我恢復了知覺，知道叫脚桿痛的時候，已經睡倒在床上，娘在一旁一邊哭一邊罵，屋裏堆滿了人，但我分辨不出是什麼人，祇感到那時彷彿是夜晚了。

整整地把暑假度過，我才恢復原狀，依舊還去上學，很多同學找着來問我。

「癩子狗呢？」

我知道春生哥不再上學校了，我們不能再在一塊兒玩了，甚而至於祇要望着我，就老遠老遠地躲開了。

有時我望見他同胡老爹在地裏做活，他們總是裝着沒有瞧着我，不理睬我的。

一直到寒假，連胡老爹都沒有到我家裏來過！

就在那年冬的一個早晨，胡老爹的家裏忽然來了許多人，我也被娘帶起過去了。說是去看胡老爹的病，去看春生哥的新媳婦。我們在胡老爹的房門口望進去，裏面的人塞滿了，但是異樣的沉寂，祇聽到人們在出氣。我爬在凳子上，從人們的肩頭望過去，隱約地看得見胡老爹躺在床上，喘息中夾帶着斷斷續續的聲音；春生哥同一個女人跪在床前，好像在哭泣。

以後聽說胡老爹就在當天晚上死了。

二

娘對於「光宗耀祖」的偉業似乎有些失望，她也感到在這樣的世道不比從前，讀書未必就有出頭的日子！再說像我們這樣坐吃山崩，家境一年不如一年，也不能供給我一步步地去「深造」。

於是，在十二歲的那年，娘向着我流了一回淚以後，就把我帶到村裏一家叫「豐盛」的油鹽店當學徒去了。

從此，差不多又是每天都要同春生哥碰頭，但不能一塊兒玩，祇是在百忙中彼此打上一兩句招呼。他常常給舖上送菜來，又從舖上買些日常用品回去。不知道是怎麼的，我祇要見到他，心裏總不免有些歉然，我想，這吓他不能再望沾我的光了！

春生哥變了，一個臉瘦得像猴子

碰着我也不大願意說話，祇是那一腦袋的癩疤沒有變，好像糊上一層白臘，腦頂轉還是祇有那麼稀少的幾根短促的飛髮。

我每天是在早起到舖上，晚上關了舖房以後回家。

就在我當學徒的那一年，聽說春生哥添了一個小孩。

過年的時候，舖上結賬，我看胡春生名下的欠賬竟有一百二十多吊！管賬先生曾扯眼兒顯得很着急，親身去跑過幾趟仍然沒有要回來。三十晚上，我在舖上團年，同着掌櫃的劉大爺一桌吃飯，聽到曾扯眼兒提到胡春生，說是他的莊稼越做越壞，兩年的租沒有納齊，恐怕莊租都快要拖光了。還說是他的主人家的手事也很緊，那十幾畝地有出賣的消息，要是換了主子，胡春生的莊稼恐怕做不下去了。接着他又很愼重地說：

「他許我在明年開春一定送柴來，把今年的賬抵消。」

曾扯眼兒顯得很能幹，凡是在舖上打交道的，他都能夠把一切根底摸得很清楚；掌櫃的劉大爺聽到最後，這才放心。

果然，在過年以後，胡春生送過一担子柴來。

不久以後，我聽到娘說，春生做的地已經換了主子。

「他的莊稼還能夠做下去嗎」？我記起了曾扯眼兒的談話，很爲他躭心。

「那怎麼知道別人的呢」！

在端陽結賬的時候，胡春生名下的欠賬又是一百多吊！曾扯眼兒更顯得着急；

「這小子這一向連影子都見不着了」！

於是，又親自去跑了幾趟，仍然沒有要一文回來。

有一天的下午，舖門口忽然拐進了一個婦人，背上一個小孩兒，手裏提着柴筐子，無精打彩地擱在櫃台上，立刻惹起了大家的注意；一會兒，我才認出了原來是春生嫂！

「一個大子兒的黃醬……一個大子兒的香油……一個大子兒的鹽……兩個大子兒的醬疙瘩…………」

在亂烘烘的嘈雜中，祇有春生嫂的聲音特別出衆；誰都說，她那副面孔都算不了什麼，就是那一口聲氣，好像……

……好像什麼呢？好像音樂？鄉裏人却不懂得音樂的妙處，好像雀兒在叫？在北方却又不常聽雀兒叫得怎樣有趣！然而，在大家的耳裏，也有個比較，都說春生嫂一開口，好像戲台上的青衣！

「不用忙！一樣一樣地來」。曾扯眼兒特別跑過來幫忙，長而且大的袖口挽了起來，顯得十分能幹；從窄狹的喉管裏擠出來的聲調，表示他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他還有一種習慣，祇要嘴一動

，照例要向左邊的嘴角一扯，眼睛同眉毛都要同時受牽動，在這樣活躍的面部，你很不容易觀察出他的表情。然而，在這兒却不難看到，他是在同春生嫂開玩笑：「好事不在忙上！」

俗語說得好，「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真是，你瞧，這樣清冷的村子，遠遠近近才不過百十來戶人家，我們舖上的買主却川流不息，從早到晚，很少斷過！這時正當吃晚飯，舖上三四個夥計都弄得手忙脚亂，幾乎喘不過氣來！

這兒却祇有一個人是例外，我們掌櫃的劉大爺坐在櫃房裏的「太師椅」上，一支手拖着他的大肚子，一支手擺着兩個老核桃，悠然地默默地望着一股娘水往裏流，心裏一團高興無處發洩，手掌中捏着的老核桃擠得「刮拉！刮拉！」地怪叫。

發洩的機會立刻就溜上來了，他聽着春生嫂的聲音，馬上就從「太師椅」上爬了起來，可是等到他慢慢地擺到櫃台邊，春生嫂正要提起菜筐往外走。

「喂，還是上賬嗎？」曾扯眼兒的一支眼角望着外面，一支眼角瞟着劉大爺。

已經走到門口的春生嫂遲疑一下，但沒有答應，仍然往外走。

「叫她轉來弄清楚！」劉大爺拖着他的大肚子，望着曾扯眼兒擠眉弄眼。

她被叫了轉來，停頓在舖門外，畏縮的眼珠在他們的臉上打轉。

「請你回去給春生哥招呼一聲，賬已經拖到一百多吊了！」掌櫃的臉板起，聲調拉得很長，好像戲台上的道白，「我們的生意太小，也周轉不過來！要是你們送菜來，遲兩天給錢恐怕也辦不到吧？聽說如今你們的菜都往城裏送了……………。」

「那兒的話？劉掌櫃！」春生嫂不等他往下講，滿臉堆起不自然的笑紋，「你看，開春來天天都是風，雨水不好，地裏不出，拿什麼給你老送來？」

「其實，說句老實話，」掌櫃的肥臉脹得透紅，聲調突然轉得很快，「我到不大願意要你們的菜了，前次送來的白菜大半都是燒心的！」

春生嫂無話可說，呆住了；臉上的笑紋漸漸地消逝，眼光不敢再望對方的顏色，落在地下。

「曾先生，」掌櫃又轉過頭去發命令，「你給他們開一個賬，給她帶回去。」

於是，沉默。

進出的人們都奇異地把她望着，掌櫃的臉上突然糊滿了猙猾的笑，死啾啾的眼光把她釘着。

當她接着賬單打掉身的時候，曾扯眼兒靠近掌櫃的肩頭一拐，「這娘兒們到有意思……………。」

他的話在喉[illegible]打轉[illegible]，劉掌櫃走

向裏面去了。

此後好幾天，不但舖上他們沒有來過，就在地裏也見不到他們的影子！

就在同時，那個賣雜子兒的麻婆婆却天天都在舖上出現了，說是春生和他的小孩兒都病倒在床上，她來替他們買東西；奇怪的是沒有一次看到她給過錢，曾扯眼兒也沒有要過賬；我想，「春生哥的賬未必給清了嗎？」要不，曾扯眼兒也不會有這麽大的胆量，我們掌櫃也絕不能這樣大方的！

想不到，更奇怪的事情却跟着就露出來了！

一天早起，我剛到舖上去，看着正在開舖門的夥計聚在一塊兒交頭接耳，等我走攏去却不說了，大家都望着在那兒擠眉弄眼，我爲好奇心驅使，拉着他們追尋根底，好容易才知道原來是我們的掌櫃在昨晚上接來一個「掌櫃娘」！

我曾聽到娘說過，劉大爺的老家在山西，他到這兒將近十年了，他是一個人「白手興家的！」

這樣意外的消息總使我想不透，昨天還沒有聽到說過，怎麽今天就把「掌櫃娘」接來了，並且爲什麽他們都那樣怕說得？

我晚上回到家裏去，把這樣的消息告訴了娘，她却不相信；

「你不要亂說！你在那兒聽來的？」

「眞的！」我說，「舖上都在這樣說。」

然而，娘却很固執，祇叫我「不要亂說！」

但我却不服氣，在舖上隨時都在留意去發現我們的「掌櫃娘，」幾天過去了，却連一點兒風聲都沒有！

舖上沒有風聲，家裏的娘却不知道從那兒完全把這段秘密弄穿了！

娘說劉大爺接回去的「掌櫃娘」就是春生嫂，她知道得很詳細，說是這件事情是有約據的，春生嫂租給劉大爺，期限定的是半年。

「想不到我們這麽近都不知道！如今的世道眞是什麽怪事都有！春生這小子也太不爭氣了，胡老爹才過去幾年，就弄成這樣兒，這樣的事都幹得出來！」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望着桌上的酥油燈出神。娘停頓一會兒，又囑咐我：

「不要給別人說，不要管別人的閑事兒！」

過去的一切情形在我的腦子裏湧，要想哭，但又哭不出來！

「春生呢？」我這樣簡單地問。

「聽說同他的小孩兒病得要死了！」娘帶着一半同情一半責備的口吻說：

「那個女人要是有點節氣，也不能這樣扔掉就去了！」

我雖是不大同意春生哥的辦法，但娘的責備我却根本反對：

「到這步田地還說得上什麼節氣啊！」

「你小孩子知道什麼！」娘生起氣來了，不聽再說下去，「去睡了吧，別人的事情不要管他的！」

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來，祇覺得心裏被一塊東西緊緊地壓着，我祇恨自己還是小孩子，我祇恨我沒有「做大官」，春生哥弄到這種地步，我沒有一點兒辦法！

我一夜都睡不着，耳邊彷彿還不斷地聽着胡老爹說：

「沙和尙做了大官，我們還要沾光咧！」

幾天以後，聽說春生哥的小孩兒死了，他們的房子裏另外搬來了一家佃家，但我終於沒有看到過春生哥，以後才聽娘說，他進城去了；至於幹什麼，却誰也不知道！

娘去世的時候，春生嫂的租期還沒有滿，春生哥也沒有回來過，我就離開故鄉，流落在外面，算起來已經有七八年了！

小孩兒時候的事情祇有這點兒使我常常回憶到，也許永久都不會忘却的！

一九三五，五，十。寫於故都。

春的點綴

夢薇

古時的風俗的點綴以春天爲最多，大概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原因，所以特別注意春天，自二月十二日花朝起，於是節季點綴，也慢慢的多起來。有許多的點綴，雖然是基於迷信，然而對於農事有關的，也是很多很多。

在古時農民有聽蛙鳴以古豐稔之事，有諺云：「田鷄叫拉午時前，年在高田；田鷄叫拉午時後，低田弗要愁。」這意思就是說，蛙午前叫，則高田熟；午後叫，則低田熟。這倒不是一定是迷信，有許多農民是有這種經驗的。范成大有詩云：「薄暮蛙聲連晚鬧，今年田稻十分秋。」聽蛙鳴是鄉村農人的一種春的點綴。

在城市裏居住的人，不大知道鄉間的情形，大概鄉村裏的春的點綴，要比城市裏多的多。即以清明而言，古時的清明，是一個很重要節季。清顧鐵卿的清嘉錄云：「清明日滿街叫賣楊柳，人家買之，插於門上，農人以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諺云：「檐前插青柳，農夫休望晴。」插柳之事，與寒食節甚有關係。五代後周序云：「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楊柳插門。」宋周密之乾淳歲記云：「清明前三日，家家插柳，大家則加棗餌於柳上。」宋趙元鎭之詩云：「寂寂柴門村落裏，也敎插柳紀年華。」皆云寒食插柳，唯吳自牧「夢粱錄則云清明插柳。清明日婦女皆戴楊柳球，此種風俗，現在已沒有了。楊韞華山塘櫂歌云：「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綠雲翹。」吳曼云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杭人清明，多有采柳枝插鬢者，詩云：「新火才從竹屋分，綠烟吹作雨紛紛，楊枝最是無情物，也逐春風上鬢雲。」那時的諺語說：「清明不戴楊柳，紅顏成皓首。」這未免有點迷信，不過婦女們在這天都戴起碧綠的柳球，也是很美麗的。

時人彙誌



李登輝

李登輝，字騰飛，福建同安人。一八七二年生，現年六十三歲。美國耶魯大學學士及文學博士，並得有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美國地理學會及美國政治社會學會會員。足跡所至，有美英義法日本諸國及南洋羣島各地。歷任英文共和報主筆，寰球學生會會長，華僑聯合會會長，中華書局英文總主筆，一九一九年全國外交國民代表大會主席，寰球學生會學生雜誌總主筆，國民政府禁烟委員會委員，全國青年協會副會長等職。現任上海復旦大學校長，民生改進會會長，太平洋會議委員，中華道路協進會委員。

編輯後記

◎……孔財長的二十一，二年度財政報告書發表以後，有權威的批評文字尚不多見。本期所載稚言先生一文，對於報告書的內容，有很透闢的見解。

◎……佛泉先生的「考銓制度與行政效率」一文是繼續研究本問題的一篇經心力作。

◎……剿匪問題現集中川西，「建設新四川」是饒有參攷價值的一篇應時文字。

◎……本報陸續介紹關於太平天國的史料，頗受讀者歡迎，本期所登李開芳被殺一文，是敘述一位太平驍將北伐身殉的故事。

◎……本期的兩篇文藝創作，俱出自斵輪老手，很可一讀。

◎……下期將發表陶孟和先生所著轉變時代裏的人們一文，特此預告。

（編者）